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松龕先生全集

徐繼畲著

詩集·考略·叙傳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松龕先生詩集卷上

題朱生甫司馬先澤吳門送別圖步冊中錢辛楣宮詹韻
爲愛瀟湘一段秋騷人游覽入南州定知柔櫓輕搖處無數詩囊
壓小舟

一麾猶憶跨征鞍湘水衡雲次第看余以丙申年出守
時湖南寇亂初平
湖北尙未靖今日烽烟銷盡

否岳陽樓檻已凋殘

涇州取道湖南

朱生甫司馬以先澤太行秋影冊子索題步冊中原韻三首
風騷遺蹟手頻摩却憶青牛此舊過碣東先生會任交城少尉吏隱還同梅福早
詩才應比闡仙多一時名輩爭酬唱碣東之官山右張船山法梧門諸前輩皆有詩送行兩世清操
入巷歌棠愛重留唐魏土殘碑墮淚鬱嵯峨

文孫績學苦編摩京國前番載酒過唾手青雲君未晚搔頭白髮

我偏多雙松廳事誰哦句故李將軍許嘯歌相對頻看腰下劍太
行一脊認巍峨

蘭芽茁秀又肩摩雛鳳高翔千仞過畫省簪毫推俊父粉曹列宿
見英多臯比未撤仍談藝濁酒頻斟且放歌生甫主講上黨書院時招余飲叢桂留人
香滿座小山招隱望峨峨

朱生甫屬題先澤太行秋影圖內有徐禮菴詩黃谷音和之
蓋以險韻門奇者因用其韻贈生甫叙上黨團練事且以索
和

寓客有如君閒居有如我朝局無仔肩臥遊奚不可粵寇忽跳梁
時事關心頗投筆起徘徊號召先閭左教伍集健兒幟文翩婀娜
雉堞鞏金湯鱗原靖烽火指囷有諸賢無憚餓糧裹萬戶靜喧譁

羣神安侑安短後日馳驅皋比安能坐君本吳會英高情斥膚瑣
晉土卽枮榆務使平無跋我仕曾三黜壯懷徒蹀砌銜命來乘鄣
馬革志未果與君左右手忘形如袒裸所望吳楚平報捷馳雲朵
金甌自渾全蕩盡羣么麼

陳劍芝同年擢粵西觀察將有嶺表之行追憶昔年宦轍所
經賦長篇送別

我昔遊桂林山川猶在目君今赴嶺南萬里馳輪轂試以我所經
爲君徐往復夏口掛輕帆岳陽泛艤舳浩渺湖水平灣迴三十六
九面望衡山緣水瀟湘複南道走零陵漸覩奇峰禿永州山形已似粵西全州
粵門戶舍舟還就陸水路可達桂林惟斗河淹澗特甚故仕宦多由陸路夾道多喬松疎枝雲自宿
全州之南驛路皆植松高至十餘丈最憐幽絕處桃花間修竹過此爲興安湘灘泉一掬

山在城南二十里

俯看牆外田

可以籠時構此亭宜遠眺五龍山色來空濛
似鄧芳范禾黍歌年豐此亭遺址傳唐代年歲云在景龍中當時
明皇爲別駕龍蟠泥淖方厄窮王孫乃爲冷官屈料難裘馬誇豪
雄誰憐生日無湯餅典將半臂煩阿忠

明皇王皇后寵衰一日泣訴曰不記阿忠脫紫半臂爲三郎生日湯餅乎上爲

閼然王忠后之父也

經歷艱難非不早詎曰寡人生深宮奈何一代稱英主開

元天寶異初終韓休旣罷九齡貶弄權楊李蒙其聰鎮日打毬無
諫疏有時擊鼓稱天公沈香亭畔清平調傾城酣醉一枝紅遂使
胡兒萌異志漁陽鐵騎盡彎弓潼關忽斷平安火蒼黃下殿走蠶
叢豈非盈滿生意荒何如貧瘠抱謙冲回憶監州爲末吏始願又
豈及崇隆我來弔古長嘆息高吟柱頰送雙鴻

贈澤州陳淮生太守

太行一脊摩星斗河內在左河東右此地自古稱巖疆控扼端資
賢太守君家累葉紆紫青傴僂銘鼎相傳久裘馬安知輕且肥禿
筆殘書時在手磨穿鐵硯事未成粉署爲郎軼儕偶一麾望望出
長安砥柱析城來綰綬吏行冰上人鏡心陰雨膏遍東南畝前年
粵寇忽跳梁馳突三河如瘞狗野王城外陣雲屯天井關頭游騎
走郡兵寥寥不滿百吏民失色都箚口使君談笑自圍棋密運奇
謀讐羣醜其時相助有諸賢

陳劍芝司馬
李曉亭大令

號召良家多赳赳山頭列

炬萬人呼効賊汗流逃恐後由此境土獲安全不輟耕男與織婦
事後論功君不居守土幸獲占无咎豸繡頌來自九天君乃拜手
稽首受我來乘鄣望清塵筆札時時商可否合將師友溯淵源論
交何必在杵臼今年君自太原来乃得從容接杯酒意氣豪邁無

古人胸懷洞達空諸有東南半壁寄長城非君誰任此重負行看
雄職擢烏臺載咏皇華駢四牡

上黨卽事留別諸紳士

太行側畔又驚秋惆悵駒光駛不留敢道諸君皆健卒願哀老子
得遨遊蒼茫獨立誰青眼憔悴行吟已白頭建立功名須少壯何
人仗劍覓封侯

揭竿嘯聚蠭荆蠻誰射天狼弓一彎鼙鼓未休三楚地烽烟已靖
兩河間汾淮脫劍班師早謂僧
即漢志垣縣所謂邵郭之隣也本議設守
摩盾鼻行看干羽格苗頑

從來表裏有山河天險纔容一騎過濟源西界有隘曰封門口一夫當關之地
於此河東道張鶴生因其地係河南所轄防守
出境須加鹽菜銀兩棄而不守賊遂由此竄入
揖盜西來誰主閩棄軍北去盡投

戈

都司玉恒先遁
守備景亮遁之

紛紛塞路黃巾滿

賊由絳縣入平
邊遂不可制

藉藉墳渠白骨多

平陽曲沃兩城

屠戮

最多

逸寇緩追眞恨事

路人指點說摩訶

賊由摩訶嶺東竄諸逗留未進托將

軍孤軍遇賊致受鎗傷賊遂由潞黎

出竄

崢嶸百雉控東南卒伍寥寥見兩三遣騎探營來午夜登陴授甲

有丁男

時潞郡無防兵鄉勇回勇曾登城守禦

回車斷限眞奇計

西關行店有鐵釘
三萬餘箟連夜搬

遯入城賊覘者誤以爲火藥不敢犯

故攻城故以城宮斷門限爲比

衆志成城豈妄談乘鄣自慙無異策五龍山

下漫停驂

儒流何自習戈鋌披髮纓冠不讓先

舉貢生監在團練局者數十人皆
自備資斧時歷二年勤苦不懈

且脫

青衿衣短後羣操白梃競居前指囷盡出倉箱米解橐爭輸子母

錢紳士捐銀前後共二萬餘兩

養士百年宜食報諸君詎媿古人賢

局中捐資出力之請
紳民余爲先後上請

分別奏
得議叙

漢京名族重譜馮豐鑠於今見是翁

馮亦東太守屯留人年七十餘引疾家居奏派辦理防堵郡城練局其所倡率去

病忘家能破虜

亦東居屯留之風儀鎮聞賊已東來馳入郡城守禦賊過風儀家人星散財物盡爲所掠

鄧都郭塞且從戎

甘棠已植京畿遍

亦東官直隸四十一年到邊有遺愛

大樹還移里社中猶憶鄭瀛頻剪

燭

東堂先叔守河間亦東以辦堤河各工數數交鄰余時在署常得晤談

咨嗟往事意何窮

師道難同臣與徵武城避寇詎云非

朱生甫孝廉主講上黨書院賊將至或勸遜去生甫不肯與諸生亟招鄉勇日夜守

城

皋比未撤先投袂書帛纔成已解圍

朱生甫主講上黨書院賊將至或勸遜去生甫不肯與諸生亟招鄉勇日夜守

松樹雙陰峨廨舍

生甫因防堵勞績以同知選

用

杏花十里望郊畿

生甫明春仍上公車

匡時未許安閒散渡口還看羽扇揮

自嗟廿載濫吹竽嶺海周迴數剖符孤負恩施成棄物安排農圃

老窮途桑榆已迫傷遲暮葵藿徒殷奈槁枯但祝金甌渾無缺躬

耕十畝效征輸

蜀葵花俗名簪簪花北方到處有之有淡紅色一種花葉皆

似木芙蓉但草本耳戲名之曰草芙蓉綴以二首

不到秋江上芙蓉見一叢嫩紅朝浥雨疊翠晚搖風挺節還疑竹
裁圭宛似桐嘉名今肇錫檢點入詩筒

牆陰連井畔到處苗修莖不貴緣多見相輕爲易生黃蜂衙正鬧
粉蝶夢初成旅館能娛我看來倍有情

留別劉魯汀太令

我爲閩吏十四年與君未識徒想像論交杵臼今伊始却緣乘障
來上黨煦物陽和春氣溫處懷皎潔秋月朗絃歌小邑稱神君蚩
蚩常以兒子養前年劇寇走邢洛汲汲巖疆憂伏莽屯兵列戍正
紛挈司農無錢屋徒仰君乃號召下里民萬戶同聲應如響畫疆
守望不相侵井田遺制聊師彷和順大小十三口君以數
村守一口防堵極其嚴密領袖還招弟子

員短後還爲百夫長

國禁局生員數十人
曾分任各口巡防事

穩紳紳矜森無數大呼殺賊

臂同攘制梃原可撻秦楚矧此么膺如周兩聊固吾圉已二年未有鎗銖糜國帑我與君爲左右手相見恨晚悵疇曩晉國山川在咫尺愧我空疎竟惝恍君乃示我地理學剖析古今如指掌春秋戰國迄元明沿革分明毫不爽水經酈註証源流志乘紛紛安足獎前有二顧與朏明君乃與之相下上令我茅塞豁然開如飲醍醐吸朝沆怪君心腹與人同如何乃有十丈廣其中積書數萬卷蠹魚難飽空快快荒落我同沒字碑待君鐫刻留標榜方今四海寧澄清謀議孰如君倜儻畫沙聚米更何人安危此才還須仗士元區區宰百里驥足未展技徒痒嗟我蒲柳已衰殘瘦骨玲珑欲扶杖願君攬轡騁康莊盡安反側銷強獁他時旄節過并州故人

人陋巷駕宜枉虞卿窮愁有著書君當阿好一欣賞

張秋屏太守擢四川鹽茶道賦詩送別

原平君舊治

今崞縣乃漢原平縣

遐邇稱神君我爲閩中吏口碑遠傳聞言君

善折獄白黑劃然分當君未到時訟牘投紛紜君到裁數月乃將

筆硯焚吏胥忽不樂盤飧久無葷停半局戶蜘蛛雜飛蠶閒庭

花自落舒嘯歌南薰河潤逾九里蒙福及榆柳鄉民爭尺土虞芮

難解紛君來爲指畫兩造胥欣欣

五臺神腦村鄉民爭灘地訟數年不決委君來勘片言而定

更有賈盆

冤滅口埋孤墳君因鞠他獄鉤距乃云云淫凶竟伏辜歡頸溢河

瀆

五台有姑與人姦殺婦滅口之案官以自戕報正兇逃往崞縣因別事訟繫君廉得其殺人事置之法

憶昨歲癸丑我從并州軍

與君獲相見雅意良殷殷真氣豁城府宛是蘭臭熏醇酒飲公瑾
一酌已半醺叩君何以治君言惟清勤沽名求異術不免治絲棼

此語我心折服應常斤斤今君承帝簡牙繡揚朱幘褰帷試週覽
行穿棧道雲西蜀俗強獵稂莠賴鋤耘孔明與乖崖治譜留清芬
火烈勝水懦古訓誠懃熟人言君長者我知君逸羣鋒鍔自藏斂
出匣有龍文至仁在果斷霜雪澄埃氣願以斯言獻持之當一芹
祝君成政化劍外勒殊勳行看秉節鉞重來渡河汾

秋晚觀稼

紛鋪五色畝南東多稼如雲一望同漠漠川原畱夕照垂垂禾黍
動秋風豐穰自足銷兵氣禍福何勞問塞翁松菊荒蕪良可念併
徊天末送歸鴻

潘王城在瀘州府城內

瀘州之城過百雉其中強半田可耕內有土垣周數里云是明代

藩王城

在城內西北隅
周迴約二里許

前開牆磚爲門戶瞰之壠畝列縱橫風軒月榭

今安在華池曲沼已填平更無瓦礫留遺迹止有禾黍占雨晴當年建國在遼水靖難之後乃移并

藩王初封在遼東之瀋陽永樂六年徙封潞安國名仍舊

簡王實繼

高帝子

藩簡王模明太祖第二十一子

隆準有類父與兄衆建屏藩磐石固剪桐一葉

留宗盟特築此城興百堵崔嵬正殿連飛甍高樓聳擢軼雲雨洞

明制守土官皆以朔望朝藩王

房賓客殊幽明王官陪隸肅朝位

高冠長劍玉鏘鳴後

宮羅列燕趙女良人八子爭趨迎振振公姓日蕃衍支庶都分茅

土榮

明制宗王得分王子弟故簡王以下分王者二十餘人

尊賢好禮傳家範詩歌翰墨多閒情三

百年來稱善國翩翩儒雅黜驕盈

府志藩遼禮守訓世有令德無奢華之習康王憲王裕王皆好文學有著作傳世

一

朝流寇來關陝萬馬奔騰夜有聲嚴城不守賊騎滿嗣王面縛悲

裸裎

藩王迴洪以崇禎十二年鑿封流寇入晉城破焉賊劉宗亮掠去不知所終

可憐一炬成焦土何來綺疏與丹

檻曩日樓臺歌舞地。祗今阡陌有人行。
溯從護衛裁奪後，宗藩守府如寄生。
由崧遂爲福祿酒。賊破洛陽殺福王由崧雜鹿肉烹之謂之福祿酒。聿鍵一旅斥編氓。
唐王聿鍵起兵勤王護宗室爵幽禁之都城陷脫身南走黃道周等迎之於閩當時廢食徒因噎高煦宸濠煩徂征。
但憂吳楚成尾大竟無晉鄭效忠貞太廈既傾餘燼滅五王嶺海空。
支撑驅除止爲興朝用原非人力所能爭弔古茫茫百端集剪燭。
頻將濁酒傾。

秋夜二首

夜永難成寐。將眠又啓屏。
疎星低入樹。涼露暗侵衣。
憂國慙無分悲秋。客未歸。
悶來還剪燭。詩筆爲頻揮。

行年過六十。萬事付飄萍。
扶老貪寢尤驅愁。借釀醺。
敢爲雙眼白。聊對一燈青。
四壁蛩音起。悠然倚枕聽。

感懷雜咏五首

面目久不識攬鏡乃自知鬚髮十白九守黑惟雙眉耳鳴蟬隱隱
齒豁無豐頤壯也不如人矧乃年已衰棄置勿復道飲酒及芳時
少小弄柔翰書史窺一斑有時騎歛段繁弱未能彎簿書猶攢眉
何堪甲冑擐粵寇俄作擊躡躅兩河間城門與池魚利害原相關
粉榆豈不惜難爲柔者閑慨然衣短後投身卒伍班馬革誠至願
其如氣力孱烽烟漸寢息長吟歸故山

憶我通籍時朝野歌天保東觀抽秘書西臺焚諫草作郡出長安
人羨致身早五嶺遠七閩綿綿馳遠道讀書未讀律常愧官聲好
無何海波揚樓船致聲討霞漳當其衝防衛周羣島

道光二十年署汀
漳龍道沿海各島

港皆設防
遠夷行受撫市舶羅環寶魁性難馴重譯虞顛倒

道光二十二年撫閩藩任

包荒賴聖慈覆載歸洪造任重智乃昏算多謀未老終因

撫馭乖分應書下考

咸豐元年閏撫任內因
辦夷務未協內召改官

三黜從寬典疚愧繁懷抱剖

符十餘載囊橐空如洗太僕廁朝列重索長安米班生行登仙咫
尺瞻雲陞數馬石慶勤鶴班陪濟濟發憤乃上書狂愚人所訛何
幸邀咨俞帝謂乃心啓褒嘉有綸綺感激投五體芻蕘見採納念
之長零涕

昔年嘗珥筆未獲與文衡一揮作外吏此事已無成湛恩頒異數
輶車賦遠征吏久愧荒落猶幸心未盲鳥道盤秦棧巴江繞蜀城
既覽山川秀耳目多清瑩煎茶局試院開網羅羣英豈徒珍綺麗
將求律度精孤芳見採摘所得頗知名使事既已畢吏議斥編氓
因前在閩撫任內失察軍
台官犯脫逃部議革職幸補生平缺何惜拋簪纓曲終還雅奏豈曰非

奇榮

高鳥東南飛倦極思故林宦遊二十載鄉里乃重臨松楸幸無恙
故老杳難尋儕輩都頽白問之稔其音少年無一識歲月何駛駛
里中執經者就正多憫忱知我老學究師事懷虛心臯比坐未煖
羽檄頻相侵奉命當一面馳驅力難任甲寅二月奉旨督辦潞澤邊防堵駐上黨已一年有半且復倚

長劍何暇理素琴邇聞賊氛遠解嚴韜霜鐸乘鄣固當已懷歸思
不禁臺山近可望冉冉白雲深

太行綿亘上黨之東險隘林立述其在潞安境內者示朱生

甫

太行走北幹山勢何嶢屹河內與上黨兩界起峰巒潞州扼其吭
形勝留不刊壺關漢名縣大河流急湍大河村爲壺關東南衝要東通河南林縣新舊兩窟

鑿五丁鑿奇觀

大河村之西有新窟舊石窟鑿鑿

其北爲玉峽高嶺路紆盤

玉峽開在縣東北中

隔銷軍嶺極險峻

桃花

隔兩園斗絕不容攀

近可接望之雲漫漫

林慮山在林縣境內

再北爲潞城虹梯空際蟠

玉峽東南路險仄僅逼行人

林慮

潞城東數十里鑿石爲蹬盤迴十餘里閑僅二

三尺行人無敢騎而過者

五地設有巡檢

彳亍何人敢據鞍奇險由天造一夫可以完下有芣蘭岩義峩石

芣蘭岩在虹梯關之

東十餘里地亦險要

黎城古建國式微

劍攢岞崿怖行旅羣吟行路難

芣蘭岩在虹梯關之

東十餘里地亦險要

黎城古建國式微

東二十里地名吾兒峪即古之壘口建

關之地名王侯嶺跨山爲石大半殘缺

在黎城

戍守苦漫汗地利無可恃常憂兵力單

晉省東界惟此口平坦易行無險可恃

非重兵不能守咸豐三年粵賊即由此

出 枫園與石背要隘煩控搏

楓樹園石背底皆在東

陽關西北與涉縣交界

在黎城

邯鄲

出東陽四十里即至涉

縣再東即武安邯鄲

我行來乘鄣被命試師干請纓雖有志無如

氣力殫聚米愧未能括地借詩壇佇聞吳楚捷環瀛普父安

遼州五隘

有序

遼州險隘甚多要者有五余皆親行履勘繫之以詩告後來之乘鄣者

雲頭底

在遼州城南九十五里爲清漳出峽之地與河南涉縣接壤山澗紓寬無險可扼非重兵不能守其地山形最奇俗名人頭底余以其名不雅改曰雲頭

桂林之山天下奇武夷之山奇兼秀我昔游覽歎觀止二者寥寥

空宇宙今年匹馬走轍河

遼州漢混氏縣地後漢末置轍河縣

恍來嶺表逢其舊嶺阜崎

嶇路屈蟠避暑宮前闢岩岫遠望惟開一線天郤如穴中兩鼠鬪

高歡避暑宮在州城南數十里俗名高歡堂稍南峻壁夾峙關僅丈餘地名中家峻遼州南境之山石皆橫紋上生奇峯怪樹余所見閩之武夷蜀之劍閣皆如此

看旋轉成螺髻側似孤危同鷺堠何來天半朵雲垂又疑絕壁重

檻檻蘚斑苔印雜青蒼一皴一皴皆瘦透潭轢合并駛清流白石
磷磷堪枕漱薪水至此

花明柳暗見孤村

一縷炊烟時復逗駐馬多

時看不足惜此奇尤生僻陋若教移置近名都蠟屐雕鞍遊恐後
正如石隱有高人匿跡逃名無所就我因從軍來上黨倏忽之間

成邂逅心頭眼底默寫藏宛如讀畫消清晝人生遇合有天緣愧

無好句爲君壽

黑龍洞

在遼州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路通武安爲諸小徑總口地係黎城所轄

黑龍何處來此山爲窟宅古洞藏深井其深不知幾千幾百尺窺
之黝黑似有風怒號兒童不敢投以石夏雲摩絮走雷霆此井倒
流忽噴射奔騰湧澗競喧逐一條白練界青碧黑龍在何許無形
亦無迹但解利農田時時降雨澤此地屯兵亦最宜萬徑千蹊兀

可搃安得猛士來當關奮戟一呼皆辟易

黃澤關

在遼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路通武安爲晉豫兩省通衢地形如貞蟲之首頭旁夾以深溝盤道從龜首之右曲折而下所謂十八盤也以大石從

崖邊滾下萬人亦不能過此地

形之最險者其地設有巡檢

黃澤關行旅何班班萬年神龜鎖灼不得死化爲土石昂首懸崖巨壑之中間一徑蜿蜒盤領下如綰秋蛇往復還百人守之惟磔石萬夫到此亦難攀地險如斯不易得尙勿覲之作等閒

大摩天嶺

在遼州城東一百三十里路通武安遼州各隘此最高險其右有小摩天嶺故以大別之

一峰高插天去天惟一握磴道盤迴十二里行人牛喘汗如濯數行數息到峰前片石峩峩如筍角左轉平行出峰背仄徑灣環愈綿邈俯看深澗千百尋我頭岑岑似風聳稍東山凹開一罅寬不逾丈纔容幄雄關有遺址鐫題何卓犖

舊名峻極關爲豫晉分界之地明萬歷間建有門闕舊遺石扁尚存過

此一綫臨深澗何人走馬能橫槊守以巨礮卒百人萬騎雲屯且
跨踔如何勝國當季年夜半賊來人不覺

明末閩賊以二千人夜度摩天嶺人無覺者

乃知地

利賴人和古訓昭然宜善學

抓角嶺

在遼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由平地入深澗路通邪臺

平地忽下陷巨壑深無底磴道人所成其高逾五里盤迴數十折
登攀困行李人馬蟻旋磨頂踵接層累其上列營屯地險良可恃
備多患力分揮鋌斷其趾居人苦哀乞云此通鹽米輿情難遽拂
修復聊任彼余初令掘斷磴道以省兵力庶民以負販不便爲准其修復利害無兩全何言成與毀

夢見亡女漳生

生於閩之漳州故名

應門五尺少男丁弱女扶牀學過庭襁負携持千萬里巫醫調護
十三齡嬌癡初拜堂前月搖落何堪曙後星已付達觀憑幻化夢

中呼我淚偏零

白髮蕭蕭歲月侵向平心事杳難尋慰情聊比陶公酒識曲誰調
蔡女琴早道曇花成一現何如枯木老千林姻盟枉自稱冰玉每
顧東牀思不禁

上黨團練與陳劍芝同年經營一載幸得歲事行將遠別作
詩以叙其事

我昔踽踽來上黨欲呼將伯旁無友與君一見針芥投相須乃如
左右手維時守望已經年裏糧告竭行扣缶
潞安綫局已一年捐資籌措將議撤防 東望
烽烟苦未熄無術點金嗟掣肘
時直隸山東賊氛正熾 俠骨幸有宋公叔
謂宋甫孝廉 與君灑泣同開誘鄉人感憤出金錢同澤同袍仍固守君本廉吏
囊無錢募合武夫皆赳赳蒼頭特起眞異軍跳盪縱橫盡彪吼

劍芝

府署別隸義
事技舉其精

其中頗有貴賈儕藐視劇賊同芻狗爲酬死士典衣裘
萬金散盡家何有么膺殄蕩境宇完與君率獲占无咎君今褰帷
赴嶺表我亦騎驢返林藪劍芝擢粵西觀察將行余亦因防堵事竣將旋重此後相見知何年彼
此皤然兩老叟努力加餐互勉旅路歧牽袂徘徊久

重陽前三日

寒侵衣袂露爲霜幾處亭皋木葉黃落日孤村散鴉鵠暮烟衰草
見牛羊悲秋宋玉長吟望把菊陶潛自徜徉未插茱萸鄉思起聊
儲斗酒待重陽

秋深涼夜正超超坐對青燈轉寂寥纖月一鉤低欲隱繁星千點
靜疑搖攤書拉雜幾成獮和韻支離笑續貂漫說壯夫羞小技可
知白髮已飄蕭

輓同年武次南方伯

寥落晨星一榜中而今又失紫髯翁書來已覺衰機見

前年得其手書
字跡頗君心憂

其衰率真無
詎到俄悲舊雨空雅量自能副腰腹

君偉驅碩腹

天眞端不異童蒙性

城府隻鷄斗酒何時致訊問聊頻塞上鴻

君大同陽高人

白雲亭畔靜無喧獄剗于公自不冤

君在刑部最久治獄稱平恕

誰道爽鳩偏尚猛

且看駟馬爲開門閩中司筭煩籌畫

君爲福建鹽道正值謹務疲憊甚費擘齒

江左編氓賴

普存最羨急流知勇退蘇闇杯酒憶清言

余辛亥入覲君爲蘇藩已決計引退未久即告歸

九月望前步月

霜氣澄天宇冰輪乍到庭蒼烟沈夕照碧漢浸稀星雜沓書堆案橫斜菊滿瓶睡鄉難可到指引借湘醻

讀書倦臥

識字多憂患勞勞入夢魂待將拋卷冊何以度朝昏到處支禪榻隨時覓酒樽安心無別法面壁總忘言

哭王鶴舟大令

名文晉河南光州人道光辛巳舉人知安徽建德縣甲寅城破殉難

彈琴小邑抱恫瘝斗大孤城匝萬山蛇豕平吞天塹失

時晚省江北半爲賊擾

鶴

鵝不見陣雲閒

時建德無守兵

登陴誓衆朝鳴鼓殺賊羣呼夜守關

君與士民憑城固守

賊屢攻不能下

遮蔽江淮誰與共空教南八乞師還

君屢告急援兵不至

蜂屯蟻聚勢披猖力竭空拳更欲張取義但憑三尺劍

君以城破巷戰死

告

天曾爇一爐香壯懷不辨風塵色正氣能扶日月光千里故人慙

後死南瞻憑弔淚雙行

門牆著錄幾多時儒雅風流到處師

君初爲景山敎習後爲鄧州學正從學者甚衆

衙鼓聲稀開

講座訟庭人靜設臯比政成屢見豐年兆數定難將浩刦移循吏

忠臣應合傳還看，褒卹有專祠。

弋陽共硯憶當年

先君子遊光君從受學與余同筆硯者二年

假館春明割半虧

道光丙戌丁亥君與余假館於尙書阿寶

甫家同炊兩載下第劉蕡頻獻策折腰陶令竟揮絃奇文自合名山貯大節

還同皎日懸論定蓋棺君自足追思舊雨倍潛然

哭吳甄甫師

北渡連檣未許停磨牙吹血憫生靈中流擊楫軍聲壯漢上橫戈

戰血腥

詩江北郡縣半爲賊援公督師渡江擊之

詎料連營遭一炬坐看屬地隕長星

公乘勝進勦賊夜刦

營沒於陣招魂頗向南天望黃鶴樓前霧雨冥

乾坤正氣賴支撑憂國頻年白髮生笑比河清肅僚宋

公字采嚴峻言笑不苟

令如流水活波岷七閩越蔭留歧海三楚棠陰遍列城

公繼閔二年撫江右三年撫浙

三年由雲貴自愧禡衡勞薦牘西州慟哭爲吞聲

追光辛丑育曾明保公以舍名首登薦牘

陽城衛淇園同年以秋日感賦詩見寄依韻和之

近事我所知有詩未脫稿讀君感賦篇慨念庸人擾奸民虎負嵎
蒙茸尾不掉山頭望廷尉王章視殊藐首愚爲趙連城字振河王發國余屢向院司乞恩准其投首量我憂玉石焚乞
恩言了了宏開三面網名法蠲微纏余屢向院司乞恩准其投首量從未減動諭百端終不肯從狂且冥

不悟搏膺如摯鳥妄言勇無敵脅從惟恐少對壘狎官軍自詡強
哉矯鄉愚惄積威執梃隨旂旂在黃龍風神兩廟脅從近萬人用鎗礮旂轍與官軍對敵鎗礮轟如雷
飛走窮林抄官軍進攻黃龍廟鎗礮擊斃百餘人餘皆逃散懸崖墮婦嬰溝壑墳耄老可憐耕鑿
氓燎原如枯草作孽數狂夫無辜嘗荼蓼因念古循良赤子常懷
抱撫字寓催科何至煩誅討寬猛得其宜恫瘞時在抱稂莠早耘
鋤嘉禾罔枯槁寄與司牧人踐踏留叢篠

飲酒偶成用東坡送碧香酒與趙明叔元韻寄王英齋卽求

和章

我本山中一麋鹿野性何知慕卿相三載歸田百事休垂涎惟有思佳釀醉後高談不自由恒慮灌夫得嘲謗南望風塵苦未息聞鷄踏破梅花帳枯腸芒角怒欲生恨不鯨吞倒瓶盃惟當簞笠安耕鑿黍肉還甘童子餉

側聞吳楚氣甚惡顛危扶持賴彼相焚掠縱橫四野哭搶攘誰將和氣釀君澍膏雨數十年未有一言速官謗正當拯溺救燎原何遽歸來眠紙帳草笠芒鞋走山澤時覓幽花植盆盎與君相約汗漫遊白衣送酒誰相餉

立冬日作

夜半得微雨朔風聞怒號攬衣覺凜凜寒氣侵毫毛黃葉飄蕭下

雜沓飛林臯三時既已厯搖落隨蓬蒿獨有畦中花秋來抽嫩條
密葉數蒼翠宛同春日驕一朝遇寒凍萎敗如焚燒嗟爾生何晚
未榮先已焦溫肅有時令彭殤若自招試瞻山上松凌冬獨後彫
稟氣得貞固霜雪莫能搖此理可微悟淡靜留孤標

頃乘障上黨有留別諸紳八詩潞人泐石以當紀事余小欄
大令見而和之再疊前韻奉酬

脫劍歸來又一秋河汾教授此淹留藍輿欲倣陶元亮下澤還同
馬少游射虎殘年付杯底送鴻極目過峯頭要離塚畔堪埋骨不
羨人間萬戶侯

昔時乘障禦烏蠻繁弱曾經試一轡島嶼分明蛟窟裏波潮上下
鱗帆間百年已見華顛禿一跌常驚赤穀殷頭腦冬烘今若此且

憑鄉里笑癡頑

俄驚蟻穴潰全河遍地黃巾躍馬過車騎渡江空擊楫魯陽酣戰
幾揮戈側聞淮北完城少悵望江南戰壘多誰比關張能馘賊擲
將鉄硯憶摩訶

跳梁羣盜躡畿南烽燧遙連晉土三險扼太行陳甲士城環潞水
誓丁男白衣詎識韜鈴秘赤幟空傳載籍談幸值鯨鯢全就戮清
涼山下有歸驂

山城撤戍靖戈鋌仙吏車來甘雨先虛竹自生心舍內閒花紛落
訟庭前分無餘料支馴鶴剩有空囊選大錢官瘠民肥非創論誰
搜夾袋薦高賢

下車攘臂久嗟鳴失焉何湏問塞翁櫟社有詞嘲匠石竹林何處

著王戎升沈已作雲烟過身世全歸夢幻中獨繫神交惟偃室曲
高難和意何窮

塵生釀釜突烟微爲吏貪廉孰是非濁酒聊堪償夙債新詩定許
破愁圍循聲久已騰當路卓薦尋看入帝畿他日甘棠有遺愛部
民詩筆擬重揮

含溪高咏似笙竽例比蘇州綰郡符冷淡無妨作生活詩騷何必
定窮途梅開何遜吟方苦花夢江淹筆已枯詰屈東方良足酒壇
場角韻愧全輸

三江竹枝詞

閩江

南臺盡頭江海環長橋直跨不作彎橋東海船高似岸橋西却上

竹崎關

篾篷重疊遮太陽惟有船旁露水光鴉鬟青衫水中照何似蘇州
嬌小娘

石尤風緊不開船山頭濃綠照娟娟行客自愁儂自喜船中還住
兩三天

水口沿村集暮鴉送郎登岸莫嗟呀歸時相訪南臺路不在船中
卽在家

珠江

五羊城外水連天海珠海珠城外小島一粒大如拳無數玻璃水光晃知是

新添河泊船

放船名河泊船有
河泊所大使司之

風浪無憂繫木簰艙門三洞有層階素馨子懸羅幔盆蘭分向

雨邊排

短衫白袷淨無瑕
綉出連枝五色花
宿醒未解怕梳洗
勉自摩挲兩鬢鴉

昨宵送客花埭花埭在城北十餘里
東歸來却又阻南風
小舟一葉來相傍
鮮摘得荔支紅

浙江

溯流西上是長山
南望仙霞聳髻鬟
衢州城外雙流合
江山船在綠楊灣

順流兩日到蘭溪
船家歎客辛離離
雞阿嫂彈箏攘皓腕
阿妹酣歌未及笄

七里瀧過江水平
遠山疊翠眉橫富陽
城外沙如雪暗潮作響

已三更

隔江塔影認錢塘停橈相送淚雙行憑君莫道西湖好爭似之江
意思長

苗刀歌

三更風雨昏如墨鬼車滴血聲啾唧簷際鶴鶻哭且笑燈光如豆
眼光黑壁間劃然起白虹萬怪百靈一時匿意恐寶刀忽飛去摘
置枕旁始安息寶刀由來出苗洞苗人赤腳著布裙生兒賀禮悉
以鐵續鐵多多無與分待兒長成作刀劍千斤百斤鍊一斤秋水
沈沈愁鬼魅青花隱隱起龍紋苗人佩此走深箐斷虺斬鹿如鋤
耘我聞昔在乾隆季奸宄揭竿臺灣地嘗調苗兵助征勦苗人奔
走隨旗幟官軍縱擊萬人呼自天而下飛突騎

林爽文之亂前此台人無
馬海公蘭察以百騎渡海

賊望見披靡
所向無敵

苗兵助戰各揮刀寒光一瞥頭顱墜血流入海海水赤
爍枯折朽曾何異事平凱撤已多年此刀遺落入坊肆我昔作吏
來七閏偶得一枚意所珍裝以寶匣金作節時時拂拭燦如銀一
從教授歸鄉里低頭日弄毛錐子壯氣全消肺病多蕭蕭白髮垂
兩耳卽今豺虎滿江淮仗劍從軍多壯士據鞍顧盼獨無能反問
頻來徒髮指每聞人喚故將軍不覺汗流額有泚空留此刀隨我
身刀乎刀乎吾負爾

擬行路難

陸行忽登舟風波湧洞使人愁水行又登陸山路崎嶇傷馬足痏
啼猿嘯不可聞貂裘已敝空瑟縮不如歸去閉柴門敗絮自擁飽
餧粥

奮起忽投袂坐對妻孥不快意獨騎健馬如游龍經歷山川全不
計西過崑崙東至海南窮交趾北幽薊崦嵫漸迫氣力衰白髮蕭
蕭垂耳際挪揄徒受少年欺天涯遍走成何事

猿臂能挽強手拈僕姑射天狼天狼乃以千萬計呼羣嘯侶勢猖
狂矢盡弦絕甚矣憊歸來止有空拳張太息我無封侯骨分應白
頭爲走卒

引錐刺股股流血徹夜呻吟不能絕中宵發篋得陰符頓覺風生
口中舌取得金印大如斗阿嫂膝行况阿婦一朝白刃割腹中金
玉錦繡亦何有何不學仙從赤松冉冉白雲生戶牖

空中比翼鳥失偶不能飛山中駟獸獨行何所歸仗劍出門千
萬里度越山河快無比忽焉臥病羈旅中瘦骨支牀不能起此時

念我同心人參商遙隔不相親拋骨郊野何足計知音未遇一哀呻

大塊發噫氣南北東西不可知老樹勁竹隨之偃况乃弱草能自持人生踪跡故無定云有主者知爲誰錢刀屑屑藏囊篋兒孫乃笑爾翁癡胡不研鑰沽美酒燕姬歌舞及芳時

西施未膏沐東施理晨妝偕立偕行百步外妍媸誰與辨容光娥眉謠誣古所慨畫工空自誤王嬌何如椎髻自行汲頭插蒿簪裹布裳

皎皎天上月所照非一處人在窗櫺間待月昏至曙但願照已不照彼往昔褊心知誤矣願分清光百分一開我心顏一何喜無端天際片雲來手持長帚掃不開他家自明妾自暗形影不見空徘徊

徊露冷星稀聞禁鼓歸宿空房淚如雨

松龕先生詩集卷下

題趙丹臣畫雀

杏林著雨數枝橫瓦雀羣飛趁落英
煖意催來千百疇歡情並作
兩三聲緣階芳草鋪仍淺夾路梅花
糁未平爲勸提壺頻喚起買春
誰向陌頭行

謝石珊屬題山水畫軸

我昔揚舲衡嶺畔恍然忽遇米家山
松杉布滿沓濃翠上一下一碧
烟雲環斧劈披麻無著處宛如潑墨
絹素間乃悟襄陽書畫筋時
溯瀟湘見一斑信手揮來作畫稿並非有意
殊荆關睹君此幅用米法彷彿九面望孱
河北之山半枯瘦見此畫法生謗訕安得
與君載美酒再放扁舟明月灣

再題山水小幅

老樹翻紅葉蒼然已報秋山平隱苔蘚水靜見鳬鷗簾笠時還往
漁歌自唱酬閒窗風月好卷軸爲頻抽

初到平陶設帳閒吟學放翁二首

如雲意氣竟何爲一笑歸來只自嗤老不能耕聊借筆心無所用
漫裁詩鳥聲細碎隨風度花影迷離趁日移早悟投閒有清味罷

官已悔十年遲

有清味一作多樂事

官職聲名兩索然半存癡黠得天全狂花直待無風定病樹何勞
著雨偏一日拋書魚失水有時思飲驥奔泉獨嫌家室猶多畫安

得排雲學散仙

首句一作宦海名場兩索然

夜夢早朝二首

一從放逐遠長安京洛風塵久未彈鳳闕忽通千里路貂裘仍怯
五更寒似聞吳楚天戈捷又道江淮露布刊宵旰憂勞何日已夢
迴孤枕淚汎瀾

壯年曾忝鷺鷥班嶺海馳驅數往還葵藿向阡雖自信蓬蒿作柱
總嫌辱時難詎敢謀歸臥年邁端應得賦閒誰掃攬捨天宇肅夜
闌頻望斗牛間

讀元遺山詩二首

閨統金源氣厭遼中州文獻總寥寥詩篇賴有斯人在半壁猶堪
敵宋朝

生平學杜皮兼骨偶效蘇黃亦示奇禾黍故宮歌代哭淚痕多似
少陵詩

寄呈壽陽相國二首

憂國年來鬢早霜扶人勉拜乞祠章夢魂仍伴紫薇省杖履何心
綠野堂共祝溫公無返洛且看裴令再支唐秋風卽日能蘇病日
夕還宜理繡裳

蓬萊香案望如仙陸九蒙知在少年印解司農猶仰屋身離樞府
尙籌邊誰將決勝規諸葛詎屑登樓擬仲宣一裹蓑芩公座待江
淮且報靖烽烟

感事五首

嶺南設版自嬴秦雖結多年野性馴但有囂佗輸翠羽詎聞角竇
倡黃巾嶺南自秦漢以來割據間有中原羣盜無起兩越者鼠偷原在貪泉側龍吠俄來漢水濱洪秀

全初起廣東後乃入廣
西移竄入湘南湘北
坐視燎原成浩刦積薪厝火是何人

粵西不靖已數年
粵撫鄭不以聞遂

不可
制

巍巍黃鶴聳高樓鎖鑰東南控上游雷出地中鳴鼓角雲隳天半
壓城頭武昌初陷保城用地雷轟塌西城漢陽同時亦破青燐夜照龜蛇尾白氣晨迷鸚鵡洲倏忽金湯填瓦礫幾時波靜掉扁舟

百里迴環萬堞橫前朝恢拓重陪京龍蟠江表仍王氣豕突潢池竟阻兵玉軸揚灰宵有談賊以書爲薪焚毀殆盡金州流血黯無聲滿城後陷男婦皆圍死無生全者可憐一帶秦淮水猶趁春潮自入城

長淮鹹船鎮聯翩那爲江都好夢圓礮火聲中摧綺閣兵戈影裏碎花鈿平山慘澹啾新鬼明月幽涼辨野烟騎鶴仙人應太息何堪十萬裹腰纏

皖公山色早模糊

安慶先破皖撫蔣蔚堂死之

泗水重頒使者符

安慶既陷移省會於廬州

兵滿八

公皆草木城空百雉付萑蒲

江岷樵中丞與疾轉戰入廬州守備單弱援兵屯數十里觀望不進城遂陷中丞死之

登陴

徒見張騫怒與疾猶聞奮臂呼江令死綏周處隕淮南從此乏良

圖

周敬修漕帥在淮上捻匪猶未敢肆行以老病卒於軍旆匪遂不可制

哭祁幼章方伯

大江一夜湧長鯨鍾阜俄屯草木兵棄甲于思歸閣臥

江督陸敬於九江軍舸走回南

京托病堅臥賊逼至曰城斬袪重耳踰垣行

蘇撫楊本駐南京聞江督敗歸棄城急遁公遙道痛哭留之不肯聽

枉教宗澤吟遺

句

寺庫貯尚有十萬餘金江督以札提去賊已臨城請見畫守禦策陸還不見憤急歸署嘔血數斗頃刻卒

誰許張巡射虜營

殊批育若非該督畏葸退縮祁宿漢尚可稍盡血誠之語

熟血一團應化碧幾時尋向石頭城

公卒後五六日城陷柩埋後園淺土夫人亦殉死至

今均未

歸柩

夏日晚坐二首

行役今番歇馬牛高齋習靜醫全收雲含殘雨低將暝風送新涼

淡欲秋塗竈小文迷五色摩浮古帖認雙鈞詩篇但取吟成句誰愛推敲費苦搜

老來當暑怯衣單半臂仍須伴素紝走月入雲遲未出稀星窺戶久相看蠹魚只合書中死鷁蚌何勞壁上觀刈葷烹葵堪一飽此生長鋏不輕彈

城居悶甚偶行郊外有喜

性僻由來耽野趣城垣遮斷意茫然忽開青眼瞻林壑乍喜紅塵隔市塵山臥宿雲淹曉日樹藏深陽試炊烟老來唯恐少情味到處尋詩豈是偏

劉魯齋大令以午節詩見寄依韵戲和

村祠早過馬頭娘節至天中比正陽却怪人間誰作俑唯聞艾氣

欲流芳蓄來藥籠無三歲見別蘭庭又一方鬱疊神荼應協力祓除好爲護門堂

艾人

彈鋏長歌莫更論蘭池曲沼植仙根依蒲幾輩邀天寵仗劍何人報主恩繞指化柔悲越石中情已怯笑王孫秋風卽日能添勁三尺提携靖海垠

蒲劍

繅絲方賀婦功新虎變俄然技已神煖室三眠纔試浴寒林一嘯忽驚人伏波常誠畫圖誤王顯何堪品服眞十萬貔貅應敵愾莫將兒鬪試經輪

虎

世事已同風馬牛畦丁何事便相求如匏應繫不材木喘月難行陸地舟半艤荒園酣雨露一犁瘠土老田疇無勞叩角歌長夜不羨人間萬戶侯

荅牛

題靈邊溪畫松和原韵

禿爪蒼鱗自倚天春花何處鬪嬌妍孤高只許明蟾照醜怪端應
野鶴憐石友荒寒長伴影竹孫小弱未齊肩濤聲隱隱生虛壁恍
在空山落日邊

和泗心梁子足夢中句元韵三首

夢中好句見規摹道氣深沈渾智愚司馬朴誠自天性元龍豪氣
未全殊已平厓岸偕塵俗終露昂藏笑小夫頻欲就君消鄙吝衰
年頗憚道途迂

紛紛世態儘難摹此叟何妨辱以愚自笑裴休真措大敢誇臣朔
與人殊乘軒有鶴原叨忝撫枕聞鷄亦丈夫白首竟成村學究書
生面目本來迂

五禽遺法手重摹人笑衰翁意獨愚已解安心師慧可何勞問病
遣文殊彭殤自合歸司命瞿鑠猶堪作役夫日月跳丸何太速乘
閒搜句莫嫌迂

和梁泗心宿彭孫卦山書院二首步元韵

分襟將廿載魚雁結歡欣因作遂初賦重聯大雅羣棣花雙接萼
蘭袖兩含芬坡頴遙相望徘徊嶺上雲
郊君樂幽討遠迹卦山邊萬柏翳丹嶂一亭低綠天風來沁香氣
月照洗塵緣蠟屐如能到思嘗墜露鮮

七夕

天上逍遙纔一日人間倏忽已經年如何夜夜常相會猶悵銀河
少渡船

飛來烏鵲自填橋露冷衣輕環佩搖脉脉兩情相望久何能無語
度良宵

瓜果鋪陳炷瓣香引針穿線女兒忙牛郎只道蓑衣好巧思何曾
到七襄

纖月西沈影漸低暫時離別不須悲玉關一去無消息萬戶砧聲
訴阿誰

入伏後兼旬不雨劉月齋大令設壇步禱甘霖立沛詩以誌
喜

酷暑連旬炎氣多歐公軫念慨無禾拜章暗洒蒼生淚步禱偏從
赤日過驟湧黑雲飛霹靂旋傾碧落瀉江河歡聲雷動橫汾畔齊
獻神君孔邇歌

衰翁苦熱鎮行吟無術招涼汗浸溼蔭渴君真同樾樹兩人何幸
到枯林蕭齋八尺風漪展蔀屋千簷濁酒斟願就郊三晉誓他
年重話舊棠陰

懷人三首

有序

設帳平遙齋居閑靜迴憶昔年同硯三友遠在京華愛而不
見情見乎辭

張豫菴吏部

天末懷人秋月明久居京邑憶張衡山公啓事三銓肅潘縣裁花
百里清白首郎曹淹宦迹黃花晚節淡詩情尙君彼此頻相喚花
甲邇迴歲又更

白蘭巖祠部

才調香山妙軼倫致身清切近楓宸形庭獻賦徐兼庾粉署分曹
冬復春驥足終當開道路鳳毛且喜掌絲綸綿田却憶談經處樹
色山光迹未陳

張漢槎水部

文章樂府因青衫鐵硯磨穿劍出函鸞披詞章留舊價鳴鳩官屬
有新銜朱絲比直音偏古玉尺無瑕品不凡砥柱狂瀾君莫讓肯
隨下瀨颺輕帆

服先兄年逾七十生子喜賦

果然佳夢叶熊羆乍展來函喜溢眉人到古稀多鶴髮天教有後
育鱗兒啼聲雄壯神全足頭角崢嶸骨自奇錯寫弄璋君莫笑最
難好事到吟髭

廉吏江州司馬公箕裘付託紀羣同在原每歎頭俱白跨籠常憂
火不紅忽報新荑生老樹却教喜氣健衰翁竹林尙有藏書在盼
爾垂髫五尺童

題吳梅村詩集四首

長慶新辭入管絃歌殘簫史唱圓圓千秋才調推元白未必前賢
勝後賢

秣陵重到長荆榛掩淚題詩妙入神一代興亡誰訴說故留天寶
舊宮人

鉄崖未許白衣還詩卷淒涼涕欲潛高節才名兩相累悔拋薇蕨
在西山

讀罷遺編字字珠一錢不直莫嗟吁江南自有詩人墓蔓草荒烟

望湖湖

攬鏡瘦甚自嘲

看鏡衰顏忽自驚
稜稜傲骨此枝撐
瘦生恰好偕梅婦
肉食何因到管城
白髮尋人如有約
黃花似我亦多情
近來頗解吟詩苦
飯顆山前掉臂行

鯨飲多年不計觴
中厨斫鱠厭膏梁
偶然止酒師彭澤
却便長齋似太常
戲作五禽扶老憊
倦如獨鶴任相羊
癯仙正好居山澤
瓠白何湏羨飯囊

寄懷陳劍侯觀察

蕭然琴劍寄并州
李廣功成竟不侯
三晉雲山頻駐馬
一官瓢泊似輕鷗
何時桂水浮仙棹
且向苔岑話舊遊
休憶秦淮嗚咽水
好

傾濁酒慰羈愁

欲携姬人赴館因無屋而止月齋大令與諸紳士相商苦蓋
數椽感而有賦二首

斗室聊堪十笏量殘書拉雜滿繩牀抗顏儘可嘲韓愈舉案何由
著孟光令尹招賢開廣廈居停好客構山房腐儒未稱縑衣什慙
愧皋比坐講堂

欲徵熊夢勉隨時椎髻簪花亦自宜大令情多桃葉渡香山年邁
柳枝詞花間滌硯翻紅袖燈下縫裳理細絲幸得藏書留別院生
荑一任曉風吹

哀平陽

愁雲暗淡風酸烈鷄犬無聲烟火絕夜來寒月照空城惟見縱橫

拋白骨驅車欲進馬不前填轍骷髏粘亂髮我聞此地古堯都勤
儉俗與他方殊浩刦胡爲不擇地三萬男女一日屠傳聞閭左有
鄭姓編管嶺南及寬政導賊來此肆荼毒齧牙大恣虎狼性一夫
自復睚眦仇萬家遂併嬰孺命臨汾屠者鄭福犯罪充廣西軍投人賊夥引賊攻平陽城遂陷福尋爲賊所殺嗚呼蘊
而生孽非一朝元元阨運竟難逃生聚十年誠不易活我餘黎在
大僚

秋寶三兄殉難平陽賦二律哭之

半生未緩舊寒氈又向餐宮執豆籩君以廩貢援例恩訓導歷署多任迄未得補癸丑七月委署平陽府學訓導

藉闌千方百對案荏苒嘯聚忽生烟君屢任三日而賊至

有兵援無蟻子孤城破時平陽城中止

百齡軀類鴻毛一笑捐有子執戈能罵賊少子八十隨君殉難

忠魂依結到黃泉

紛紛白骨盡墳渠慘淡空城鬼一車平陽屠戮最慘死者一萬餘人血濺宮牆猶化碧

君受不傷魂歸箕尾自凌虛清銜已錫三廡上

贈國子

死學宮旁世賞仍延百代

監學正

餘世愛雲騎尉戴笠舊盟徒悵悒奠君斗酒重歎歎

余與君爲總角之交同筆硯者數年

戒酒

東坡十詩九言酒其實量小不容斗乃知酒是詩人料何嘗濡筆
定濡首淵明一生惟耽此摘菊宅邊杯在手遠公蓮社苦相邀一
聞戒酒攢眉走迨後乃有止酒篇或亦未嘗謀諸婦我與麌生素
莫逆五十年中不相負浮白飛觴那計巡醉後懸河奔出口迺日
衰殘肺病多河魚腹疾時時有生平酒徒半陳人獨酌徘徊苦無
友舉杯邀月月不來芒角槎牙揀枯朽本欲消除萬斛愁翻令愁
腸迴且九不如暫免醉鄉遊君子之交淡可久從此酒惟詩裏見
危言聊引龜堂叟

抵館後得友人書數十緘，嬾於作答，詩以謝之。

雙魚珍重屢相投，作答因循見恕不買菜。
詎嫌公府掾種瓜，休說故時候。白雲可悅難持贈，青眼高歌且罷休。
待我新詩成卷帙，不妨重覓寄書郵。

聞安姬病弱瘦損，勢將不起。

夭桃初放雨，烟和飄落無端奈。若何弱柳搖風原力少，幽蘭泣露
况愁多。劇憐秋圃銷黃蝶，無復春山畫黛蛾。一瞥因緣如泡影，朝
雲空自念東坡。

西風淒斷翠眉顰，一片浮雲寄此身。已老春蠶絲未斷，將歸秋雁
語猶頻。眼中未見紅顏改，夢裏依然玉體陳。休悵從今生死隔，姍
姍立望更何人。

甫抱衾裯遠別離行人目斷淚偷垂完他未了三生債換我無題
數首詩薄倖知難逃怨語沈綿猶自數歸期何時澆酒東原上三
尺孤墳二尺碑

曇花一現忽彫零悵望簷前三五星攬鏡我本頭已白捧巾却怪
眼偏青人間那得回春樹水畔難收逐浪萍嗟自無情情泥我半
窗落月夢初醒

讀王阮亭詩集

一代咸韶備五音無非雅瑟與清琴獨將神韵標真諦挂角羚羊
何處尋

東門報怨嗤秋谷南部爭強笑子才撼樹蚍蜉空費力問誰彈指
現樓臺

紛紛祧宋復宗唐平等看來集衆長採得百花崖密熟蜂房何處
更尋香

右丞獨擅詩中畫八百年來誰與倫讀得漁洋蠶尾集始知畫裏
更添人

七言絕句妙如仙供奉龍標讓後賢煮茗焚香吟一過泠泠天半
七條絃

或云學杜或云非拋却筌蹄逸興飛獨有吟鞭到秦蜀少陵結伴
許同歸

生平推重虞山叟祗爲詩名賴彼傳却似謫仙達賀監鏡湖那得
比青蓮

詩到新城第一流二王才調邈無儔西樵自是豪吟客其奈東坡

遜子由

彭詠裴司空拜協揆之命寄詩致賀

欣聞甌卜已登庸布路沙隄共幾重夜聽仙音宮樹發朝看金帶
院花濃共傳中國相司馬喜見南陽起臥龍滿目噭鴻都望嵩願
公早就富民封

絲綸閣下擅文章清切才高鶴鷺行內相人皆稱陸贊尙書誰敢
比黃香籌邊夜召衣霑露憂國年多鬢染霜爲祝堂餐湏努力時
方多難賴康強

黃巾擾擾遍南東吳楚蒼黎水火中出柙何人嬉乳虎荷戈幾輩
化沙蟲淮西獻賊湏裴相貝水平妖待潞公戰勝廟堂知不遠捷
書飛報小旗紅

八閩猶記使車巡玉尺量材長短均碧海搜奇沈密網紫陽遺緒見功臣姚崇自是匡時相絳老甘爲就役民一臥空山忘歲月無勞冠劍拂清塵

重陽遣悶

滿城涼雨正瀟瀟有客行吟破寂寥詎有黃花和露摘空憐白髮任風飄秋情每悵人千里令序惟酬酒一瓢門外催租聲不到裁詩強自慰無聊

憶昨從軍駐太行高秋兩度遇重陽連營戲馬霜華白乘障登高木葉黃行炙健兒能劍舞飛觴豪客有詩狂光陰迅速如彈指此日題餚又一方

悼安姬

姬溫州人不知姓名之曰安喜即以安爲氏

證果無由問宿緣巫山雲斷化爲烟小星纔照羅幃裏未到天邊
月再圓

桃蘇髻子挽初成爲惜梅花太瘦生可奈東風纔一度香魂飄墮
悄無聲

殷勤早起點茶湯紅袖仍添午夜香回到維摩方丈室散花何處
嗅餘芳

枯楊猶自盼生荑恰好吳娘正及笄蘭夢不成成噩夢醒來落月
伴烏啼

醫方頻換效茫然聞道花枝瘁可憐無計返魂徒悵望空將落葉
聽哀蟬

紙闌蘆簾傍小齋藏春別院早安排秦淮未許吟桃葉一水盈盈

顧已乖

西崦漸迫歎衰遲蠻素焉知屬阿誰占我墳傍一杯土免教白傅
放楊枝

眉嫵何嘗手自描初來却憶尙垂髫韋郎已向風塵老難說他年
待玉簫

戲題終南採芝圖

在閩時偶購此軸諸鉅公題咏甚多款曰吉甫似是閩中貴胄但未詳爲誰戲題四絕

此中佳處少人知用綺當年杖履隨一自紛紛開捷徑山頭無復
產靈芝

萬疊仙霞坤海環如何寄興在秦關閒煞武彝偏不到却携蠟屐
借他山

雲氣遙連鳥鼠秋蒼厓古木帶溪流遊仙自有新詩在何必靈苦

費苦搜

憶昔乘輶赴蜀中終南佳氣望空濛吟鞭一指匆匆過那得仙芝
到藥籠

書扇寄堦張少董

良緣繩就鎖鴛鴦正喜門楣賴有光却憶垂髫憐左女空教坦腹
義王郎百年已訂朱陳好兩姓人將樂衛方他日昌黎有遺集還
須李漢爲收藏

九月望前得月

連宵風雨過重陽乍捲陰雲見月光撲樹神鴉催落葉叫空孤雁
帶新霜頻搔白髮秋將老小摘黃英菊有芳却憶南征營幕冷寒
衣幾處到江湘

祁縣懷古

誰堪羈絇老風塵十九年來閱苦辛三士之中推舅氏兩言可寶
在仁親設謀已幸誅蠶妾與塊何妨拜野人表裏山河今未改徐
溝祠廟又重新

舅犯

搏虎何憂力不勝炎精已熄又將興應聲忽奮車前戟然腹餓看
南上燈鑄錯祇因遲赦令燎原那復見觚稜當塗易代關天數莫
爲中郎獨拊膺

王子師

典午應推第一流支撐半壁賴紆籌間關捧表來江左慷慨興師
壓上游却笑王敦如夢裏終看蘇峻望山頭獨憐絕裾留遺憾親
舍遙遙在北州

溫太真

台鼎三溫重帝京出羣才調讓飛卿八爻空汲龍門浪一第終艱

雁塔名作達古今名士習論詩中晚俗人輕義山雅可稱瑜亮宗派西崑子細評 溫飛卿

借書

一官誤我走天涯遠別書城散五車此日從頭開卷帙蠹魚穿穴已成家

編摩無復費冥搜過眼烟雲任去留休笑一瓻太微薄須知不是

借荊州

解館將歸戲作

自笑雕蟲技已疏縱橫勒帛漫相於非關見獵心猶喜此是顏公

乞米書

一飽依然仰硯田敢嫌脩脯太菱菱從前愧煞雙鷄膳日對流亡

食俸錢

壽陽相國以餽
劬亭詩集見寄詩以謝之

盛世元音見午亭太行佳氣鬱空青試從北幹尋支派綿蔓盤迴第五陘

曲江風格倡三唐少達多窮說已荒相業詩名兩相稱壽陽端合比歐陽

巨川濟了作虛舟一品詩篇自校譽何日高吟歸綠野雜花疏樹
繡韻
繞饅瓠

才盡江郎舌尙存學吟敢望涉籬藩詩僧若許騎驢過尙欲推敲
月下門

歎老

如馳歲月任蹉跎鏡裏頭顛奈老何短髮自憐知白少衰顏只爲
洗紅多百年生事穿書蠹半世功名赴火蛾濁酒一觴聊獨進參
橫月落且高歌

擬休洗紅二章

休洗紅洗多紅色變止見紅入水不見紅上練箱中檢出嫁時衣
古時衣樣女兒譏

休洗紅洗多紅盡脫魚餃不如菜裘破不如褐君看裙屐少年場
老人行步笑郎當

弛酒戒戲作

麌生向我言與君本膠漆胡聽萋菲詞云我能作疾疾疚由寒暑
何爲罪酒國試問古仙人壽考無短折靡仙不飲酒一醉生羽翼

曹瞞小丈夫惜費訛酒德豪哉孔北海抵書正其失竹林有高賢
阮劉曠無匹韜精惟賴酒亂世免荆棘陶公典午莫清風百代式
無日不重觴任真常自得太白酒中仙醉協清平律東坡飲不多
把杯轉親暱其在簪纓士名譽常修飾自恐失儀容號呶免戒飭
君今六十餘仕宦遭三黜皤然老禿翁筆耕非肉食縱或修小名
詎復一錢值醉臥酒家壚誰屑加訶叱君又喜漢書時時手自乙
下酒醉相宜無酒恐蕭瑟君近好爲詩撚鬚吟不輟斗酒入枯腸
能助生花筆百利無一害胡爲見遺軼我愧麌生言謝之以長揖
與君修舊好壺觴時在側

冬日夜坐

煨爐榦榦談將闌老去方知歲易寒作雪未成雲意冷敵風無力

客衣單鷺鳩自得榆枋樂鯰鮀安知江海寬執卷高吟聲動壁孤燈欲燼夜漫漫

六十二歲生日張豫菴梁彭孫張漢槎白蘭岩寄壽屏致祝同學諸子并集用放翁六十二翁吟元韻

一年又到早寒天斗室還如不繫船有舌尙存論今古無官那復羨神仙蕭騷白髮成何事孤負青春劇可憐醉裏重尋香國夢梅花萬樹晚山前

錦屏緘寄小陽天籜誦如登春水船大筆縱橫金馬彥揮毫洒落玉堂仙圖謀不朽竟安在刻畫無鹽祗自憐寄語故人須努力時方多難且居前

將赴平陶余大令小欄以詩贈行依韻和之

人非偶世夙餐霞覓句行吟書滿家老鶴一鳴靜鴉雀清琴微服
洗箏琶貯囊端合裁文錦籠壁還須用碧紗鬪險爭奇吾所怖騷
人香草自傳芭

琴堂人散靜無塵廚傳蕭然不道貧沱水波瀾飛作雨臺山冰雪
煖回春但憂民膜時披牘一任飢腸自轉輪輿論他年傳史筆如
公吏治合書循

漫許耕夫曳杖從誰知仙吏是儒宗非公未見澹臺至懸榻還當
孺子容已幸牧羣除害馬頻看詩筆矯游龍汪倫送我情千尺勉
和篇章興未慵

強設皋比汾水東輪蹕往復苦忽忽說詩自愧非匡鼎好酒何妨
效孔融差臺竹林無貴仕更欣梓里被仁風蘇蠻倘寄新詩到燒

荀文同一笑中

自題種松小照

昔人閉戶著書早種松皆作龍鱗老我此蒼顏亦種松非關鉛槧

窮幽討憶我生時感慈夢盈植小松供三寶

自注
先生時先母贈
太太人贈益植

小松置佛座前先師闡楣
先生爲命別號曰松龕

科名仕宦兩平平徒愧出山爲小草中

年似續頻關心擣壺子立榮懷抱偶然作此種松圖意望萌芽發
叢葆迄今白髮已披肩未見呱呱覓梨棗每顧此圖一慨然涼德
自慙申默禱無後之愆難謝責敢怨天公同伯道數卷殘書付有
人梯發枯竭亦自好

正月立春雪後適平遙館

河冰未泮便征輪襪被登途及早春殘雪在山晴露脊峭風吹野

溼無塵生平行路輕千里老去驅車怯浹旬猶有殘書盈數篋爲
翻載酒問奇人

簿書拋却擁皋比荒落應嗤沒字碑空撫懸腰三尺劍終輸補履
一錢錐鼈鹽風味今猶昔竹帛功名夢亦癡差喜詩情時欲動巡
檐鎮日撚吟鬚

古意

倚戶望行人行人逝不留料到前途去含淚屢回頭
寄書苦不達况乃鴻與鱗倘有平安報付與有心人

二月朔晨起仍雪

爭奈朝花事寥寂一天風雪散瓊瑤應嫌朔地春光冷萬樹梅花
落九霄

閨怨

燕姬擁髻住高樓遊子聞箏去復留自是無心思故里教人却怨
寄書郵

過野史亭

在忻州韓岩村

繫昔遺山遭國變白衣行哭歸鄉縣滄海橫流身不死兵火餘生
存筆硯女眞建國年近百詩詞不乏金閨彥中都已棄汴京焚累
朝無復存文獻遺山乃構野史亭河朔篇章蒐羅遍中州一集存
巨編微寓褒譏留小傳頓使金源生顏色不與夏遼同鄙賤人代
茫茫六百年滄桑變革如流電訪尋亭址早無存惟見春來秋去
燕好事幸有汪使君名本直
忻州牧野外一椽爲重建僅留短碣標亭名
竟無祠宇開別院我思雁代古邊陲長槍大戟誇豪健溯從漢魏

迄三唐太原以北無詩卷閒氣蟠鬱生異人杜陵英魄一朝見白
虹紫氣吐眉睫扛鼎十年力不倦鞭笞靈怪入肝鬲右手風霆左
霜霰睥睨陸范俯虞楊山魅野魈揮以扇石嶺雲霞發光彩開寶
元音今再見我昔乘傳錦官城浣花草堂開夕宴東坡祠宇太白
樓詞客常將蘋藻薦獨有遺山長寂寂難與社公分麥飯村氓那
解重詩人語及姓名不知羨安得賢牧如汪君爲構祠堂澆薄奠

驚蟄微雨

春仲得微雨飄蕭洒半空暮寒仍作雪雲漬不搖風河朔方耕野
江淮尙伏戎曾天思小憩默禱望年豐

次日早晴

入夜雨成雪其薄不盈寸朝暎暖氣蒸簷水滴深院土氣沁清香

柳條餘綠線近午有蜂來吟聲覺歡忭萬物乘四時迴環機不倦觀化及芳春此心多所羨

讀李太白詩

我讀太白詩如與仙人語袖中出明月清光照天宇獨立蓮花峰帝座近尺許不辨下方人攢眉互爾汝杜陵疲老翁頗堪作徒侶摩天兩赤轍亭亭自千古

平陽行爲韓生作

名世昌字支
百臨汾諸生

白日陰霾鼓聲死黃巾匝地流洪水十里之城百人守萬賊環攻如蟻子韓生搘大老且聾懷奇負氣非貪功爲捍粉榆矢節概魯連乃在圍城中蚍蜉援絕孤城破劇賊殺人手頻唾慘若剗羊與屠豕血湧街衢萬屍臥維時韓生走上城追者在後手無兵氣竭

昏倒女墻側羣賊瞥過目若盲醒來楚楚上城樓烟火未熄青燐
遊夜半潛踪飲行潦不托一梅何處求絕糧五日留殘喘梟鳴鬼
哭賊氣遠下城匍匐亂屍中餂血紛紛見鷄犬歸到村墟妻子怪
相持痛哭旋稱快已拚瓦礫覓殘骸豈料生還甚矣憊韓生多年
工鐵筆斯籀奇文窺秘密挾技遨遊諸侯間時有侯鯖供旅食卽
今白髮已披肩縱飲高談強有力我因教授來平遙與生邂逅喜
其豪奇人奇事動詩興春霄剪燭作長謠

春夜聞雁憶陳秋門

春宵寂寂月孤明嘹唳賓鴻又北征九轉湘灣誰送別一行邊柳
最關情稻粱雖美非吾土障塞頻來莫問程江漢故人書不至似
聞楚尾未銷兵

青雀篇

青雀來西方翔集房櫺端主人性仁愛飼養同鵠鸞黃花雜麻子
堆積溢銅盤雀感主人惠鳴聲常告歡飛集衿袖間依依刷羽翰
突有少年兒張弓發彈丸中雀雀未死負創入林巒林巒幽且僻
固無異患者惟念主人恩中夜鳴聲酸欲矢銜環報微軀恐不完
雲中盼庭院滴淚落花欄

房烈婦行

有序

烈婦姓李氏嫁於房居介邑之義棠鎮家貧以縫紉資生鄰
有惡少挑之婦罵之去恐其復至藏小刀袖中惡少果至裸
體逼之婦奮小刀刺其腹惡少負痛逃婦以目覩裸形不堪
其辱誓必死鄰婦解勸不聽乘間倒投水甕死有兒未離乳

不之顧也異哉與虢州參軍之婦爭烈矣作房烈婦行以紀其事

勁草生岩阿不畏終風疾美玉投泥中不變瑾瑜質烈哉房氏婦縫紉居蓬葦鄰家惡少年斜盼涎殊色游語試相挑霜面詈狂賊意恐去復來短刀袖藏密狂且心不死蹈隙橫入室哭罵鄰不聞裸體遽相逼大呼出短刀奮手刺其腹狂且負痛走淋漓血噴溢鄰里驚相問婦乃仰天泣身雖幸無玷玷已在兩目目覩無禮形瞑目事乃畢倒投水瓶中一死甘如蜜呱呱黃口兒拋棄不遑恤事聞例得旌綽楔樹道側拘得惡少年寘之三尺律我昨聞其事喟然爲心惻正氣塞天壤終古未嘗息匹婦撐綱常奚事通文墨詩有死虜篇風化良可述我是舊史官表揚宜載筆

題韓支百印譜

中山毛穎舊同方視已茫茫髮已蒼自歎中書今老禿羨君鐵筆
有光芒

璽法多年已失傳操刀競逐野狐禪瓣香誰嗣三橋法却在河汾
一曲邊

劉月齋大令招飲大醉詩以謝之

孤懷鬱鬱爲誰開下榻陳蕃喜暫陪踏破菜園羊入夢傾翻酒海
蟻浮杯樽前現在還堪鬪琴有成虧莫漫猜吐盡狂言三尺喙玉
山自倒不須推

講堂初成階前植雙柏

檀欒雙影露初含嘉樹珍於優鉏曇參得庭前柏樹子何如彌勒

竟同龕

側葉翩翩綴細枝參天黛色定何時鏡中白髮今如許却似香山種荔枝

題韓支百自修家譜

三晉初分勢莫強昌黎魏國耀軒裳羞從鼎族稱華胄不愧當年狄武襄

虎口餘生念水源且修譜牒隱鄉園公侯復始尋常事他日還開駟馬門

晚春眺望

城中二月尙無花紅杏緋桃隔晚霞寒食過時飛柳絮春波落後長蒲芽衰年未敢疏裘褐率土何嘗靜鼓笳白首頻搔曾感慨徘徊

徊天末數歸鴉

燈下讀書偶作

行吟幾暮朝百年身世總迢遙鏡中自笑鬚眉古几上空憐
髀骨消起舞昔曾同祖逖酣眠今祗學邊韶書城幸有藏身地良
夜編摩轉斗杓

登尊經閣望南山

無樹鳥不歌無山雲不駐僅有月與星仰觀時得晤我本山中人
性喜山中住開目見林巒欣然愜幽素高吟一謝詩曠懷起遐慕
一從居城中眸子限跬步拘如鳥入籠窘若猿遭錮庭中植花草
未逢時雨澍枯萎無顏色吟玩難成句傑閣創何年高以尋丈度
拾級試一登驟喜得奇遇南山自東來蜿蜒向西驚孤岐現隱隱

綿霍紛錯互嵐氣暗夕陽歸鳥破烟霧頓覺心神豁恍若逢其故
遐想山谷中樵牧應無數坐臥泉石間豈解尋幽趣我今望見之
如飲金莖露縱目旣無涯尋詩亦有路跔然喜足音聊作登高賦

足夢中句

短衣匹馬罷遊行枕藉殘書了此生寶劍七星懸在壁休教夜半
匣中鳴

贈董覺菴

世間誰復似君閒出岫孤雲自往還偃臥虛齋惟讀畫行吟空谷
爲看山囊中時有清新句夢裏從無得失關野史遺亭應咫尺溪
毛一握試登攀

和董覺菴留別元韻

耿耿疏星見少微山川深處隱光輝吟鞭一路閒行去携得雲烟
滿袖歸

立秋後旱甚

夏季纔一雨入秋仍亢陽花焦空汲水樹遠不招涼苦熱詩情短
愁眠夜話長豈穰安敢望中稔籲穹蒼

登閣晚眺

高閣凌城郭秋原見一斑遠峰窺睥睨夕照媚孱顏鳥倦還投樹
人閒總讓山何當構茅屋臥起翠微閒

山勢如奔馬安然閱古今田緣坡阪上石冒蘚苔深雲臥真人想
巖栖靜者心尋源探勝水憶昔濯清治

勝水出孤岐山頂館
介休嘗數數往遊

蠹魚二首

化生偏解嗜多文寢饋縹緲閱典墳愧我多年拋卷軸深知書味
不如君

錦繡笙歌孰啓函與君相見半青衫人間那得神仙字常近文章
已不凡

王雁汀中丞授四川節度賦以贈別四首

勞心撫字閱三年蟋蟀遺民戴二天野化鳴梟林藪靜田無碩鼠
委苗全杜鵑聲裏俄聞喜竹馬兒曹盡擲鞭宰相迴翔徒悵望憑
誰借寇且遷延

大旆翩翩赴益州夢刀人自羨公侯秦中稅駕甘棠遍蜀道褰帷
棧樹稠持節坐頽嚴武令籌邊重葺贊皇樓遙知賓佐開筵日定
有晴虹入酒甌

七閭作吏識風煙
養望東山幾暮朝
四海蒼生思謝傅
九天丹詔到王喬
鐵刀屢費司農計
襦袴頻聞下里謠
此日油幢更西去
州民揮淚望雲輶

前番乘障率偏師
正值劉琨按部時
匹馬獨行周要隘
雙魚頻到授機宜
南山射虎殘年在
西道鳴鸞幕府移
工部草堂如許借元
戎小隊入新詩

落日

落日淡秋雲
波紋起皴皴
登高試縱目
遙見秋山瘦
遲月月未出
暝色蒼然來

李朋南以鵝毛茵見惠詩以謝之

老骨支離怯雪霜
故人雅意惠重將
蕙衾已感綿袍意
鵝毳於今

又疊牀

輕於飛絮軟於絲雅合鵠夷號子皮醉臥只疑雲霧裏那知窗外
朔風吹

煖氣周遭勝綠熊遮寒却笑肉屏風梅花入夢知多少睡覺三竿
日已紅

坡老風騷久築壇一詩纔換兩尖團衰翁那有如仙句賺得蒙葺
過歲寒

四絕句不足酬也再用柏梁體三十韻贈之

駕鸞盤空入高冥極目望之如小星搏擊惟有海東青一瞥刺空
刷健翎利爪如刀嘴如釘呼號隱約猶可聽半天飛洒血點腥一
團白雪墮沙汀番兒啖肉羹以鋤馬漚釀酒罄其瓶空留毛毳光

晶瑩輕如飛絮未化萍捆載入邊千里經裝成茵褥勝肉屏柔如
女手舒娉婷緩如朔地醉醜醜嗟我鶴骨支伶俜每過天寒戶早
局布衾謂編常惺惺晨鷄未唱瞰窗櫺李君好我久忘形遺我兜
羅光瓏玲解衣一臥目欲瞑夢入華胥狎仙靈飯時呼起猶未醒
不知門外雪盈庭溫柔似此可延齡漢帝胡爲溺尹邢酬君詩句
愧撞蓮惟有寸心常鏤銘

張詩船侍郎於甲寅二月由關中入覲路出忻州寄詩代柬
余素不工詩久未屬和戊午在平遙館中度歲晴窗清暇檢
得前詩步元韻寄之

大雅今無匹何緣獲下交敲門僧遇島避雨客逢茅飲餞招豪士
分襟悵遠郊執鞭徒有願倦鳥已還巢

豪翰傳家學詩壇更首登高吟和鳴鳳健筆下秋鷹劍服嗤莊叟
仙舟望李膺掌珠今又獲啼笑情可勝

人日偶成用工部追酬高蜀州人日寄元韻

人日拈毫思有作意氣渺然殊落落鬢飛白雪耳鳴蟬頭顱自歎
今非昨憶昔壯遊江海間鷁鵬自謂翔寥闊每將道義勵時人好
究古今談大略一從屏迹入深山閉戶草玄甘寂寞止有閒心辨
魚豕何曾倦眼開鶻鶚半世知交屈指論晨星寥落幾人存音書
已自沈郵驛兵戈况未洗乾坤每笑塞翁多得失乃瞻衡宇載欣
奔書求善本親讐字盈植幽花獨掩門埋頭鉛槧情無厭數座皋
比道亦尊如此安身計亦得何須有子爲招魂

門人曹定齋贈曹素功舊墨一匣詩以謝之

曹生贈我九丸墨啓函斑爛多古色圭璧菱花各異形小兒轉睛
發勳黑素功造墨比庭珪舊作於今已難得驥子獲自長安中貽
我臨池揮醉筆我拙如鶩不工書姓名差記嘲墨豬飄鸞泊鳳何
曾解春蚓秋蛇定不虛佳墨允堪充寶玩煮茗焚香陳几案古澤
自可瑩心神劣書何必汙毫翰曹生靜者意常恬養疴閉戶晝垂
簾兩世藏書多善本頻年插架標牙籤千金散盡錢刀乏萬卷橫
排部署嚴書田却比稼田好坐擁百城堪待老劉蕡雖已謝科名
元方已自多文藻留君此墨思假年待我玄成還用草

丁巳平遙館中度歲植水仙數本立春盛開酬以四律兼索
和於同人

風饗雪虐正交加却遇仙人萼綠花翠帶參差攢薤葉素馨流溢

灑梨花園爐底用添香篆瘦椀惟應啜苦茶是我歲寒方外友人
間富貴不須誇

霞潭異種海濱來錦石瓷盆手自栽箭茁紅蘭包玉朵根埋銀蒜
孕瓊胎三冬愛日窗前曝一夜春風座上開爲覓同心聯臭味巡
簷索笑有寒梅

洗盡鉛華迥出塵三神山下問前身移情海上留琴操微步波間
賦洛神不作妖斜羞媚世獨標淡素自宜人扁舟若使逢陶峴供
養還如禮上真

陶峴自置一舟泛遊江
湖吳越之士號爲水仙

眞靈位業不尋常一勺清泉瓦硯旁雪案裁詩閒對影晴窗摹帖
靜聞香天寒未許蜂衙閻禪定無勞蝶夢狂試上蒲團參妙諦溫
柔何異白雲鄉

讀杜詩

太白詩如仙工部詩如神
神與仙異趣體物太無倫
星辰下精氣嶽瀆動殷
轔揮毫百靈集窮幽萬鬼
馴雲車謁闈闔氣象干天人
一呼風雨至動植隨之新
聰明旦正直所憂國與民
哀吟夢魏闕涕淚憫孤貧
與仙雖異路於人轉益親
馨香延百世位業此爲眞

二月初旬寒甚

積雪全消春水生薄冰連日又凝晶空梁未見尋巢燕凍柳難招
出谷鶯稍喜陽和蘇病骨那無烟景助詩情脂車好待清明後定
有風花送我行

白駒過隙暮還晨彈指年光近七旬山木祗應防自寇枯楊何意
又回春文章未古休論價卷帙難拋且拂塵但得安心如慧可不

妨帶索老長貧

晴窗偶吟寄渠泗心昆仲

小窗來旭日晴暖自相宜
滌硯凹痕溼焚香篆字奇
春風回暮氣鳥語問新詩
步屢知何往吟成寄所思

大風寒甚

風寒常鍵戶兀兀此閒身
慮淡都緣嬾詩清却賴貧煎茶
煨獸炭倚枕側烏巾寢饋殘書
在何勞問夙因

啗糠詞

有序

晉裕儉嗇石嶺關以北寒瘠尤甚豐年亦雜糠粃司牧者宜
念之也

富食米貧啗糠細糠猶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腸

初碾者爲粗糠再碾者爲細糠

八

斗糠一斗粟俗稱爲八兌一却似搏來沙一掬亦知下咽甚艱難且用療飢充我腹今年都道秋收好圃有餘糧園有棗一半糠粃一半米婦子欣欣同一飽昨行都會官衙頭粒米如珠流水溝對之垂涎長歎息安得淘洗持作粥

駄炭道

有序

石炭似煤而有烟太原以南煤炭兼產關北則有炭而無煤五臺南界產炭山路高險俗呼駄炭道民間農隙皆以駄炭爲業余所居之東冶鎮其聚處也自幼目覩艱辛雜方言作駄炭道

隔巷相呼犬驚擾夜半驅驢駄炭道驢行黑暗鐸丁東比到窯頭天未曉駄炭道十八盤羊腸蟠繞出雲端寒風塞口不得語啓明

十丈光團染窑盤已見人如蟻燒得乾糧飲滾水兩囊盛滿捆驢
鞍背負一囊高累累馱炭道何難行歸時負重來時輕人步傴僂
驥步碎石頭路滑時欲傾日將亭午望街頭汗和塵土面交流忽
聞炭價今朝減不覺心內懷煩憂價減一時猶自可大雪封山愁
殺我

聞客談南中事

游魂尙未脫黃巾千里江流映碧鱗淮蔡何人方李憩潁陽猶自
阻盧循蕭條林木巢春燕咫尺清波憫涸鱗八載宵衣勞聖主徒
聞送喜萬方頻

歸里有期

作客平生慣蓬廬置若忘有時歸故里轉似赴他鄉渡想滹沱淺

關愁石嶺長一芽初試抱却笑瓦同璋

上年七月生一女名
日松芽余猶未見也

二月二十日自賈令早發

旅榻眠難穩驅車賦北征曉風吹馬足殘月咽鶴聲道里非云遠
衣囊况復輕歸時春欲暮花柳笑相迎

己未元旦

改歲年年事居然氣象新靜中有孩意物外得閒身馬齒頻加長
鴻鈞又送春江淮當戰罷都作太平人

息影三年久閒與嬾並尋殘書拋復拾好句茹還吟目送惟雙鵠
身衰賴五禽淡然忘百慮何處更安心

贈薄石農姊丈四十韻

乾坤有清氣不賦裘馬人其所私授者孤介與清貧淵明倡其先

子美步後塵太白號謫仙鯨波葬其身昌黎豪傑士偶起當衰晨
嶺表兩竄逐數與死爲鄰其門有郊島韓公嘗引伸島由髡得官
主簿長江濱東野號寒蟲啓口多戇噭佐幕方捧檄遽死未拖紳
其詩特峻削三唐罕與倫一鳴如老鶴可以靜殷鱗一自昌黎死
覆瓿已千春東坡詩中豪苟論獨斷斷鄙之爲小魚荒穢孤芳湮
遺山後來秀仇孟如越秦直嘗爲詩囚不止詰畦畛從茲東野詩
騷壇無復珍定襄有畸士文慧來夙因其於古作者溫故能知新
白首因棘闡骯髒一頭巾生性不諳俗炯炯目有神獨好東野詩
自云此問津其詩兼韋柳唐宋往來頻當其得意處往往露性眞
學孟蓋謙耳亦以吐嶙峋與余孩提長重之以姻親趨庭相後先
詩禮兩人均我幸得一第君仍此遭迎我昔官嶺嶠君來到海垠

忽忽二十年鬚髮俱如銀迨我歸故里昔年人多陳君獨支瘦骨過從及良辰却似枯籟杖人嗤骨相屯獨餘此清氣猶復解吟呻兩耳聾已久雷霆誓不聞與君不能談枯筆代齒脣君覽轍大笑妙論響然臻久病能不死其年天所伸願君保耆艾長爲八百椿

寄贈王靖廷

有序

靖廷與予素未相識介老友平陽韓君寄素紙一幅倩予作書韓君來札詳述靖廷之爲人予不工書走筆爲長篇塗其紙以却寄

王子太原秀淡靜如列仙萬卷撐胸腹不取人間錢昨者嘗出山襍被遊幽燕將揮白羽扇靜掃江淮烟解裝未巾月慨然遠言旋買書控驢背歸來耕綿山難弟夙同志二陸皆稱賢將以著書老

無復履面塵聞我老而禿筆耕穿寒氈退寄尺素紙令作筆墨緣
我書拙如鷺蛇蚓相牽連無以答君意泚筆爲詩篇我未識君面
君友嘗後先石州吾畏友訂交松柏堅古學有三君

石州與河間苗仙
露道州何子貞太

史張子尤便便竟以坎坷死宿草久芊綿曙後惟一星念之每淒

然生平所著書散佚已不全獨存遊牧記嘔心事槧鉛道州何太

史曾許爲雕鐫太史旋轎車近聞已歸田此稿未付梓常恐遂棄

捐又有王喬者

王喬友大令
山東安邱人

循廉萬口傳小學最精審段氏愧盧前

所著許慎書纍纍富簡編壽陽祁相國貽我巨橐纏讀之欲下拜

自嗟已暮年倘或天假我猶欲事鑽研兩君我所畏王子聲氣聯

觀人視所友何必共賓筵居隔百餘里魚雁可傳箋相見或有日

欣慕聊執鞭

贈董覺菴

一覺蘧然萬事忘，莊周蝴蝶兩荒唐。
從今悟得人間世，收拾雲山入錦囊。

嗜好原非世所諳，臥遊虛壁湧烟嵐。
試將尺素臨窗寫，紅樹中間纂小菴。

門人冀子以正奉母命修族譜偕諸昆至鄖原祖塋抄墓碑
碣得千餘紙嘉其用意之勤揮長歌贈之

豐碑古爲懸棺設，漢氏旣東鐫以文。前有中郎後太傅，魯重禮器傳。
八分曲阜孔氏尼山裔，宇宙彪兩碑體如雲。自從前魏迄明代，古時碑溢滿秋墳。
翁仲倒地華表折，草木陰翳蟲飢蠭片石強半欹。且臥牛羊礪角何紛紛，風摧雨駁無完字。埋沒荒穢野火焚，搜剔

蘚苔良不易况乃千百多如麇晉國冀氏本華胄缺也破狱立奇勳郤氏驕奢獨先覆別支冀氏揚清芬介休之冀籍臨晉趙宋中葉徙河汾漢代鄖城昔成聚冀族居之多榆柳別支由鄖遷辛武瓜瓞綿如詩所云族大丁繁年代隔欲修譜牒苦絲棼冀有賢母伏波裔敬宗收族意常勤飭令諸子尋碑碣遍去鄖原習勞筋荆棘鉤衣露溼骭常從昧爽至夕曛燐火夜飛星點亂鬼車號哭聲悽羣抄得殘碑成譜牒一編縹帙香藏芸晨羞捧復高堂命母氏加餐意所欣我聞此舉爲起立堪厲薄俗如勦紂冀宗昌熾未有艾况有白眉更超羣千佛名經終有分焉能區區守一芹爲作長歌操左券秋風鶻鶚佇先聞

晚年生子

夜半厲生子求火恐似已我今殊不然似我亦足矣錢刀不可貪
布衣卽屬美但能爲端人乃翁應色喜

雨漂幽并涼三州

今地旁略

附沿邊十郡攷略

叙

五台徐松龕先生道咸間名臣也博聞強識尤長輿地考證之學所著瀛寰志略爲中士言外志者之先河久已家置一編不脛而走晚年益究心東西北邊徼諸地嘗取班范地理郡國二志與一統志互證參稽間下已意纂成兩漢沿邊十郡及幽并涼三州今地攷略二書意在疏通今古俾言邊事者得取攷鏡削稿既竣迄未行世今從孫吉午懼先著之就湮亟謀付諸剞劂手稿本來索一言元濟知識闇昧地學夙渺孽討於先生之書之懿無能有所闡述獨念當先生著是書時海禁初開疆圉猶謐凡所列漢時諸

邊郡非我行省卽我近藩當軸者視之固晏然衽席地也曾不百年而門闈洞開東西強鄰鷹瞵鴟視昔之行省近藩或則視爲机內禁臠宰割已定或方張周陁之綱盤遠勢以皋牢之甚者嗾我族類爲虎僂爲雉罔冀以逞其耿耿馳逐之私使我謀國之士目熒然於邊事外交繖繞紛拏而不可解於以歎事變之至如環無端而一二前哲深識遠鑒以匡居箸述之意動人以綢繆固圉之思其爲慮信非後人所能及惜乎先生此書未及與瀛寰志略同時踵出而令讀者恨發矇之已晚也民國二年仲春海鹽張元濟

謹序

兩漢幽并涼三州今地考略

五台徐繼畲著

漢樂浪郡

屬幽州武帝元封三年開有雲障應劭曰故朝鮮國也師古曰樂音洛浪音狼前漢二十五縣後漢十八縣省入縣增樂都○今盛京之東南境吉林之西南境

朝鮮郡治應劭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

訶邯孟康曰訶音男師古曰訶音乃甘反邯音酣

浹水水西至增地入海師古曰浹音普大反

含資帶水西至帶方入海後漢作貪資

黏蟬服虔曰蟬音提後漢作占蟬

遂成後漢志作遂城

增地

帶方

駟望

海冥

列口

後漢郡國志注郭璞注山海經曰列水名列水在遼東

長岑

屯有

昭明

南部都尉治

鑊方

提奚

渾彌

鄭古曰渾音下昆反

吞列

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後漢省

東曉

應劭曰曉音移後漢省

不而東部都尉治後漢省

蠶台師古曰古音胎後漢省

華麗後漢省

邪頭昧孟康曰味音妹後漢省

前莫後漢省

夫租

後漢省

案朝鮮爲箕子所封國戰國時燕人衛滿據其地漢武帝滅朝鮮分爲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昭帝省真番臨屯并入樂浪玄菟爲二郡樂浪一郡在極東揆其地勢大約在今盛京奉天府之東南境及吉林之西南境乃我朝興基發祥之地漢時各縣歷年久遠莫能指其方望卽漢志濱水帶水

列水古今異名亦莫能定爲今何水故一統志不能詳也至
吉林之東北境古肅慎氏地在漢時爲挹婁國今之朝鮮國
在鴨綠圖押兩江之南地形南伸入海乃漢時三韓地皆不
在樂浪境內

漢玄菟郡

國幽州武帝元封四年開濱海故真番朝鮮地前漢三縣後漢六縣其高麗侯城遼陽三縣故屬遼東安帝時改屬玄菟○今盛京奉天府自海城縣以東以南各屬

縣城戍皆漢

玄菟郡地

高句

驪驪國

部治遼山遼水發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應劭曰故句

上殷台

如淳曰古音駘郎古曰音胎

西蓋馬

烏訾水西北入鹽雞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一千一百里○今盛京奉天府之蓋平縣

案玄菟郡在樂浪郡之西南正地形西南入海之處今盛京奉天府南境之海城縣蓋平縣復州甯海縣鳳凰城岫巖城

熊岳旅順皆玄菟郡地然方望可指者止西蓋馬一縣耳

漢遼東郡

屬幽州秦置前漢十八縣後漢十一縣省遼陽以高顯侯城遼陽三縣改屬玄菟以無危險清房三縣隸遼東屬國○今盛京奉天府之遼陽州錦州府之東境北境跨

通外之楊樺木牧廠內蒙古東四盟之科爾沁札魯特兩部地

襄平郡治有牧師官○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治

新昌

無慮

西部都尉治應劭曰應音閭師古曰即醫巫閭後漢隸遼東屬國○今盛京錦州之廣甯縣靈義州地

望平

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地

房

後漢隸遼東屬國○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地

候城

中部都尉治後漢改屬玄菟

遼隊

師古曰隊音遜後漢省

遼陽

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後漢改屬玄菟○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地

險瀆應劭曰朝鮮王滿都也臣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浪水之東此自是險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後漢隸遼東屬國○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地

居就至爲山室舊水所出北至義平入梁也後漢省○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地

高顯後漢改屬玄菟

安市

武次東部都尉治後漢省

平郭有鐵官鹽官

西安平

文後漢志作汶

番汗

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汙水出塞外西南入海番音盤師古曰沛音普蓋反汗音寒

沓氏應劭曰沓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

案漢遼東郡在遼西之東樂浪之西玄菟之北在今盛京境

內方望可考者七縣餘十一縣無考候城高顯二縣後漢改屬玄菟當在遼陽州左近其餘大約皆在柳條邊外今盛京奉天府之承德縣舊名瀋陽漢時爲挹婁國地迤北之鐵嶺亦挹婁地東北之開原扶餘國地皆非遼東境也以瀋陽鐵嶺爲挹婁地一統志之說如此案後漢書郡國志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當是今吉林北境瀋陽鐵嶺當是夫餘地或高句麗地不應是挹婁地也

漢遼西郡

屬幽州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前漢十四縣後漢五縣以昌遼賓徒徒河三縣改屬遼東屬國昌遼注故天遼前漢地理志遼西郡無此縣名未知何

縣所改賓徒前漢作賓從○今盛京錦州府之西境直隸永平府之東境北跨長城外承德府之東境內蒙古東四盟土默特喀喇沁二部地

且慮

郡治有高廟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慮音臚後漢省

海陽

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虛水皆南入海有鹽官○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地

新安平

夷水東入塞外後漢省○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地

柳城

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後漢省○今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一百里大凌河之側即前燕之龍城縣在熱河之東

令支

永平府遷安縣

肥如

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也師古

肥如曰濡音乃官反○今直隸永平府盧龍縣

賓從

後漢志作賓徒改屬遼東屬國

交黎

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縣古曰渝音喻下同後漢省○接

陽樂

後漢郡治○今直隸永平府撫甯縣

狐蘇

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後漢省

徒河

後漢改屬遼東屬國○今盛京錦州府之錦縣兼甯遠州地

文成

後漢省

臨渝

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又有候水北入渝○當即今直隸永平府之臨榆縣渝易爲

榆後代傳寫之訛也

案

下官水南入海又有碣石水賓水皆南入官師古曰案音力追反後漢省○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

案遼西郡前漢名縣方望可考者今盛京錦州府之西境山海關內永平一府隸遼西者十之九惟瀘州之西境雜有右北平地前漢十四縣中且慮賓從文成三縣無考大約在今熱河左近土默特喀喇沁兩部界中

漢右北平郡

屬朔州秦置前漢十六縣後漢四縣省十二縣○今直隸永平府西境遵化州一屬順天府東路屬之薊州

平剛郡治後漢省

石成

後漢省

廷陵

後漢省

俊靡

瀘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瀘音力水反又音郎賄反○今直隸遵化州地

薺

鄧尉治師古曰晉才私反後漢省

徐無

今直隸遵化州地

字

穎水出東後漢省

土垠

師古曰垠音銀後漢郡治○今直隸遵化州之豐潤縣

白狼

師古曰有白狼山因以名縣後漢省

夕陽

有鐵官後漢省○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地

昌城

後漢省○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地

驪成

大揭石山在縣西南後漢省○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

廣成

後漢省

聚陽

後漢省

平明

後漢省

案右北平前漢十六縣今內地方望可指者七縣餘九縣皆無考疑當時北境當跨出今承德府之平泉州灤平縣一帶纂一統志時熟河僅設承德州未升爲府所屬各州縣尙未

設故無考耳

漢漁陽郡

屬幽州秦置前漢十二縣後漢九縣省三縣○今順天府東路北路二廳所屬各州縣

漁陽

郡治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有鐵官○今順天府北路之密雲縣乘懷柔縣地

狐奴

今順天府北路之順義縣地

路

後漢志作潞○今順天府東路之通州兼三河縣地

雍奴

今順天府東路之武清縣兼香河三河寶坻甯河四縣地

泉州

有鹽官○今順天府東路之武清寶坻二縣地

平谷

今順天府北路之平谷縣

安樂今順天府北路之順義縣地

庠奚孟康曰庠音題字或作蹄○今順天府北路之密雲縣地

獷平服虔曰獷音鞏師古曰音九永反又音穢○今順天府北路之密雲縣地

要陽都尉治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後漢省

白檀洫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洫音呼鴟反後漢省

滑鹽後漢省

案漢漁陽郡在今順天府東路北路兩廳者九縣惟後漢所省之要陽白檀滑鹽三縣無考大約當在邊牆外承德府屬之豐寧縣一帶蓋兩漢沿邊各郡皆跨邊外地也

漢廣陽國

屬幽州高帝置燕國昭帝改爲廣陽郡宣帝又更爲國後漢初併入上谷永元間又復爲郡前漢四縣後漢五縣省方城陰鄉以上谷之昌平軍都勃海之安次改屬廣

陽郡○今順天府東路西路南路三廳所屬大興宛平良鄉固安四縣地

薊

故燕國召公所封○今順天府東西二路兼屬之大興縣

方城

後漢省○今順天府南路之固安縣

廣陽

今順天府西路之良鄉縣

陰鄉

後漢省○今順天府西路之宛平縣

案漢廣陽國今爲神京重地漢時止四縣七國既平之後七國封域制皆不過數縣也迨後漢復爲郡嫌其太狹故割他郡三縣以益之

漢上谷郡

國幽州秦置前漢十五縣後漢八縣省五縣以單郡昌平改屬廣陽○今順天府之昌平州直隸宣化府之六縣三州在邊外者爲獨石口外上駟院之御馬廠張家口

外太僕寺左翼牧廠察哈爾之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其北境抵內蒙古東四盟之阿巴哈納爾阿巴噶蘇尼特三部地

沮陽郡

清孟康曰沮音俎○今直隸宣化府懷來縣

泉上

後漢省

潘

師古曰音普牛反○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地

軍都

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後漢屬廣陽○今順天府北路昌平州地

居庸

有關○今直隸宣化府延慶州地

碓督

孟康曰音句無師古曰碓音工豆反督音莫豆反○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地

夷輿

後漢省○今直隸宣化府延慶州地

甯

西部都尉治○今直隸宣化府宣化縣地

昌平

後漢屬廣陽○今順天府北路之昌平州

廣甯

今直隸宣化府宣化萬全二縣地

涿鹿

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地

且居

樂陽水出東南入海後漢省

茹

後漢省

女祁

東部都尉治後漢省○今直隸宣化府龍門縣

下落

今直隸宣化府懷來縣保安州地

案一統志今獨石口外之御馬廠張家口外之太僕寺左翼
牧廠鑲黃等四旗牧廠察哈爾之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內
蒙古東四盟之阿巴噶阿巴哈納爾蘇尼特皆上谷郡北境
今內地可考者十二縣惟泉上且居茹三縣無考或卽在口
外牧廠察哈爾及蒙古三部界中然境土跨連口外者亦必
不止三縣也

漢代郡

屬幽州秦置有丘原關常山關前漢十八縣後漢十一縣省六縣以鹹城改屬雁門○
今直隸宣化府蔚州之西南境山西大同府之東境兼直隸之易州境山西之代州境○

北境跨張家口外正黃等四旗牧廠禮部牧廠
察哈爾之正黃旗內蒙古東四盟之蘇尼特部

桑乾

郡治孟康曰乾音干○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及西甯縣地

道人師古曰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爲名

當城國門曰當桓都城故曰當城○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地

高柳西部都尉治後漢郡治

馬城東部都尉治

班氏秦地圖書班氏○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地

延陵後漢省○今張家口外察哈爾正黃旗地有延陵故城水經注延鄉水東逕延陵縣故城北

涿氏孟康曰涿音權氏音精○今山西大同府廣靈縣地

且如中部都尉治後漢省○今張家口外察哈爾正黃旗地有且如故城水經注于延水東南逕且如故城南今名兆哈河

平邑後漢作北平邑

陽原後漢省○今直隸宣化府西甯縣地

東安陽國門曰丘原有安陽故此加東也○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地

參合

後漢省○案後鹵城汙慮池至參合入慮池別其地當在今山西代州繁峙之間

平舒

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今山西大同府廣靈縣地

代

應劭曰故代國○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地

靈邱

澠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氏焉臣瓚曰靈邱之號在趙武靈王之前師古曰瓚說是也澠音寃又音苦侯反其下竝同後

漢省○今山西大同府靈邱縣○余案漢時黃河

尙由東北入海故澠河至文安入大河下澠水同

廣昌

澠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二行五百里并州瀘後漢省○今直隸易州屬之廣昌縣

鹵城

慮池水至參合入慮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師古曰慮音呼池音徒河反後漢屬雁門○今山西代州屬繁峙

縣之
東境

案漢代郡今方望可指者十四縣惟道人馬城高柳平邑四

縣無考一統志今張家口外正黃等四旗牧廠察哈爾之正

黃旗內蒙古東四盟之蘇尼特皆代郡北境大約五縣地皆

在張家口外

漢雁門郡

屬并州泰置勾注山在陰館前漢十四縣後漢亦十四縣省沃陽以晉無中陵改屬定襄以代郡之幽城太原之廣武原平改屬雁門○今山西大同府之大同懷仁山

陰陽高天鎮五縣應渾源二州朔平府之三縣一州代州直隸州甯武府之神池偏關五寨三縣北境跨邊口外豐鎮以北太僕寺右翼牧廠察哈爾之正紅旗鑲紅旗

鑲藍旗內蒙古西二

盟之四子部落地

善無

郡治後漢改屬定襄爲定襄郡治○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之南平魯縣之北約即今威遠堡一帶

沃陽

鹽澤在東北有長丞西部都尉治後漢省○今殺虎口外甯遠廳迤北察哈爾鑲藍旗地山西北境所食口鹽約即漢志所云沃陽東北之鹽澤

繁峙

師古曰時音止○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西境今代州屬之繁峙縣乃漢代郡之幽城太原郡之後人兩縣地

中陵

後漢改屬定襄○今山西甯武府五寨縣地

陰館

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干一百里師古曰累音力追反治音弋之反燕刺王傳作台字後漢以陰館爲郡治郡國志注云史記漢

蘇意軍勾注應劭曰山陘名也在縣南推八陵西隃雁門是也郭璞曰即雁門山山海經曰雁門山者雁飛出於其間○今山西代州直隸州北境及大同府山陰縣地

樓煩

有鹽官應劭曰故樓煩胡地○今山西甯武府神池縣地

武州今山西朔平府平魯縣甯武府偏關縣五寨縣地

涅陶孟康曰涅音汪後漢志作汪陶○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地

劇陽今山西大同府應州地

崞孟康曰音郭○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地今代州屬之崞縣乃漢太原郡之原平縣

平城東部都尉治後漢志注高帝被圍白登服虔曰去縣七里○今山西大同府大同懷仁

陽高天鎮四縣地

埒

馬邑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爲馬邑○今山西朔平府朔州甯武府神池縣地本有馬邑縣今省入朔州

彊陰

諸聞澤在東北後漢志作彊陰○今張家口外太僕寺右翼牧廠有彊陰故城

案漢雁門一郡在并州沿邊各郡中差爲近南與太原接壤今山西石嶺關北之代州甯武朔平大同四屬雁門得十之八九地望可考者內地十二縣口外一縣無考者惟埒縣一

縣耳據一統志太僕寺右翼牧廠察哈爾之正紅鑲紅鑲藍三旗內蒙古西二盟之四子部落皆雁門郡北境埒與彊陰二縣幅員安得如許之大蓋漢代與匈奴接壤開屯列戍烽火不厭其遠固不必在各縣界內也

漢定襄郡

屬并州漢高帝置前漢十二縣後漢五縣以定襄成樂武進改屬雲中以雁門之善無中陵改屬定襄前漢各縣止存桐過武成駱三縣餘皆從省○在今歸化城土默特境內歸綏二城迤東迤南和林格爾之東清水河之南北西抵

成樂

郡治後漢省○在今歸化城南水經注白渠水西北逕成樂縣北魏土地記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縣城以今地勢推之當在清水河之東北和林格爾之西托克托東界

桐過

在今歸化城西南濱河水經河水南入植林縣西北又南過桐過縣河西水於二縣之間有君子濟之名以今地勢推之當在托克托城西南濱河處

都武

後漢省

武進

西部郡尉治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後漢改屬雲中○在故成樂城東南水經汪白渠水出塞外西逕武進縣故城北以地勢推之當在今歸化城之南

襄陰

後漢省

武臯

中都部都尉治後漢省○在今歸化城東北界水經注汎干水南逕陰山西南逕武臯縣以地勢推之當在歸化城北牛心山之右

駱

在今歸化城土默特界內

定陶

後漢省

武城

後漢志作武成○在今歸化城西南十三州志武城縣在善無西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以地勢推之當在今朔平府右玉縣邊口外清水河之東

武要

東部都尉治後漢省○在今歸化城土默特界內

定襄

後漢屬雲中○在今歸化城東括地志定襄縣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以地勢推之當在歸化城東北寶山附近

復陸

後漢省

案定襄郡至後漢時以雁門之善無縣爲郡治其地在朔平府右玉縣之南內地乃有定襄郡一隅前漢之十二縣皆在邊口外內地無尺土也今歸化城土默特牧地自寧遠廳直北以西抵黃河爲漢定襄雲中兩郡地其大勢則東境南

境爲定襄地其西北則雲中地也今方望可考者八縣惟都武襄陰定陶復陸四縣無考大約總在歸化城土默特界內或在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兩部界內

又一統志朔平府表於右玉縣兩漢格內書曰定襄東境今查定襄郡各縣前漢時口內并無尺地迨後漢以善無改隸定襄爲郡治其地在今右玉縣之南故一統志以爲定襄東

境乃據後漢言也

漢雲中郡

屬并州秦置前漢十一縣後漢亦十一縣省陶林慎陵濱和陽壽而有箕陵疑即慎陵改名又以定襄郡之定襄成樂武進改屬雲中○今歸化城十默特境內歸綏二

城以西托克托城薩拉齊一帶西南抵黃河跨入河套內蒙古西二盟之鄂爾多斯地北境跨內蒙古西二盟之喀爾喀右翼地

雲中

郡治○在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初開於趙武靈王秦置爲郡而漢因之水經注白渠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以地勢推之當在今薩拉齊之東

咸陽

在今歸化城西水經注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以地勢推之當即今之薩拉齊

陶林 東部都尉治後漢省○在今歸化城土默特界內

楨陵

西都都尉治緣胡山在西北後漢省○在今歸化城西水經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注
陵緣孤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按楨
地勢推之在今托克托城西北濱河處以

犢和

後漢省

沙陵

在今歸化城西水經注白渠水過沙陵縣故城南西注沙陵湖以地勢推之當在歸化城之西北
克托城之北

原陽

在今歸化城西水經注匹干水南逕原陽故城西以地勢推之當在歸化城之西北

沙南

在今河套內蒙古西二盟鄂爾多斯左翼後旅與楨陵縣隔河相對

北興

中部都尉治閼頭曰廣陵有興故此加北○在今歸化城西界水經注武泉水又西屈
逕北興縣故城北

武泉

在今歸化城西界水經注武泉水出武泉縣故城西南西逕北興縣故城南

陽壽

後漢省○在今歸化城界內

案雲中爲今歸化城土默特西北境其方望大概可指惟水

經注白渠荒于芒干武泉四水縈帶於定襄雲中兩郡今一統志所繪河道與晉省石刻輿圖不同未知孰是又一統志纂成時土默特界內止有歸綏二城此外各廳俱未設故未能據以立說俟他日再詳考之

歸化城土默特界內河道有四最南者曰荒于水發源朔平之右玉平魯一帶至邊牆匯而爲一西流出大水口入草地迤連西北逕清水河之南至沙陵湖入黃河迤北者曰白渠水發源右玉之北西流出雲石口至殺虎口之北盤迴數折迤連西南逕清水河之北西南至沙陵湖會荒于水入黃河兩河在歸化城土默特南界武泉水發源陰山至寶山出峽西南行至和林格爾之北會岱海泊之黑河西行又西北至

歸化城之西會芒干水西南行入黃河芒干水發源陰山至牛心山出峽西南行逕歸化城之西石碌山之東會武泉水西南行入黃河兩河在歸化城土默特北界山西省有石刻地輿全圖繪此四水甚分明一統志則云荒于白渠入黑河與此圖不合然纂志時七廳未設親履其地者少此圖刻於乾隆五十九年七廳已設仕宦商賈數數往來其圖固應不誣也

邊牆外草地日漸墾闢蒙民交雜乾隆中年設爲七廳自豐鎮直北以東爲古代郡北境再東爲古上谷郡北境豐鎮直北以西至甯遠直北以東爲古雁門郡北境甯遠直北以西今之歸化綏遠二城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城清水河各

廳爲古定襄雲中二郡地大勢雲中各縣在西北定襄名縣牙錯於雲中之北灣環於雲中之東又弓抱於雲中之南以水經注合地圖考之其方望猶約略可指也前漢雲中十一縣今故城可考者十惟犢和一縣無考

漢五原郡

屬并州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前漢十六縣後漢十縣省固陵蒲澤南興

涇陽莫顥河曲六縣

○東接雲中西窮絕塞背負陰山陽山

面臨大河今爲內蒙

古西二盟茂明安烏拉特兩部地

南境跨入

河套內蒙古西二盟鄂爾多斯境內者一縣

九原

郡治

○在今烏拉特旗北

漢朔方之東北

雲中之西

今河套黃河東流處也

以地勢推

之當跨陰山北

茂明安地

固陵

後漢省

五原

在今烏拉特九原故城西

水經注

九原縣西北接對

一城蓋五原之故城也

臨沃

在今烏拉特九原故城東

水經注

臨沃縣南

石門水自石門障東南流逕臨

文國

後漢志訛作父國

河陰

(後漢志作河陰○在黃河南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境內五原地在河套內者惟此一縣以地勢推之當在鄂爾多斯左翼後旅)

蒲澤

(屬國都尉治後漢省○案屬國所治似當在陰山北今茂明安界內)

南興

(後漢省)

武都

宜梁

(在今烏拉特九原故城西水經注河水東逕宜梁縣故城南闕駟曰五原西南六里今世謂之石崖城)

曼柏

(師古曰曼音萬○在今烏拉特黃河北岸)

成宜

(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在今烏拉特故九原城西水經注河水自西安陽東逕田辟城南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原高故城)

稠陽

(東部都尉治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庫河城又西得宿虜城師古曰曼音莫安反虛音呼後漢省○在今烏拉特故九原城東

(北近雲中郡水經河水東逕稠陽縣故城南又東逕塞泉南而東注余案前漢志所云光祿諸城當在陰山北茂明安境內)

莫點

(如淳曰音切怛師古曰音丁葛反後漢省)

西安陽

(在今烏拉特故九原城西陰山南水經注河水逕朔方縣東北風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

河目

後漢省○在今烏拉特故九原城西陽山南高闕東南北河之間水經注河水自陽山

南南屈逕河目縣左括地志漢河目縣在北假中余案河目爲五原極西之境再西即

高闕古稱
絕塞矣

案漢五原郡據一統志在今內蒙古西二盟茂明安烏拉特兩部界內茂明安在陰山之北東西一百里南北一百九十里烏拉特在陰山陽山之南東西二百十五里南北三百里漢五原郡跨入河套鄂爾多斯境內者止河陰一縣其餘地勢之可考者皆在烏拉特境內無考之固陵文國蒲澤南興武都莫黜六縣或卽在茂明安界內蓋烏拉特河水所經有水經注以證之故方望猶可指茂明安在陰山之北水經注不言遂無可依據耳

一統志陰山俗名大青山西自河套北烏拉特西境東至歸

化城東北綿亘五百餘里蒙古土名隨地而異皆古所謂陰山也其實陰山橫障漠北南起賀蘭山蜿蜒而北爲古之狼居胥山又迤迤起伏而東北直至遼東廣甯邊外皆岡阜接連峯巒疊起中外土名以數十百計自套北至遼蓋三四千里漢書匈奴傳侯應言陰山千餘里蓋約略言爾

一統志陽山在陰山西河套正北與陰山接連以東西異名耳在烏拉特西北二百四十里陽山之前卽秦之北假蒙恬度河據陽山取其地名爲北假北假者以地假與貧民使墾種也其西卽高闕塞余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其云陽山在河北是也至云陰山在河南殊不可解河南卽今河套套內之山據一統志有二十餘然

大勢皆平土其山皆部婁崗阜絕無高大之名山陰山爲朔
漠障蔽橫亘三四千里卽所謂內興安嶺套內一片土將何
地以容之考前漢之西河郡有陰山縣其地大約在套內徐
廣或本此以立說然西河郡之陰山自當是套內同名之小
山豈可以區區者當朔漠數千里之陰山耶

一統志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東受降城在歸化城土默
特界內中受降西受降二城皆在烏拉特境內

漢朔方郡

〔并州武帝元朔二年開前漢十縣後漢六縣省脩都臨河呼道窟渠漫以西河之大成屬朔方○今河套內蒙古西二盟鄂爾多斯右翼三旗地西境跨出套

外今套西厄魯特等

阿拉善部之東界

三封

〔郡治武帝元狩三年城○在今套外黃河西岸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之正西今爲套西厄魯特阿拉善地水經注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

朔方

〔金達鹽澤齊鹽澤皆在南○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水經河水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

脩都後漢省○在今鄂爾多斯右翼界內

臨河

後漢省○在今鄂爾多斯河套內北河之南南河之北以地勢推之亦當在右翼後旅界內水經注河水自高闕南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又南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

逕臨河縣南○南
河北河說附後

呼迺

後漢省○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境內

窳渾

西部都尉治有道西北出鶴鹿塞屠申澤在東師古曰窳音庚渾音魂後漢省○在今套西厄魯特阿拉善部東境阿爾坦山之南騰格里湖之側

渠搜

中部都尉治後漢省○在今河套內朔方故城之東水經注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

沃壘

武帝元狩三年城有鹽官後漢志墾作野○在今套西河水北流一曲之西乃厄魯特阿拉善地水經河水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餉口東逕沃壘故城

南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又北逕西溢
於窳渾故城東又屈而東流爲北河

廣牧

東部都尉治○在今河套內故朔方城西水經注南河自臨河縣南臨戎縣北又東逕廣牧廣牧縣故城北

臨戎

武帝元朔五年城後漢郡治○在今河套內故朔方城西河向北流之東岸水經注河水北逕臨戎縣故城西

案河套一土東西北三面距河袤延數千里今并爲內蒙古

西二盟鄂爾多斯游牧地鄂爾多斯分左右翼各三旅左翼三旅在東境其東北在漢時爲五原郡之河陰縣雲中郡之沙南縣其正東及東南爲西河郡之大成富昌美稷等縣其西南爲上郡之白土奢延等縣右翼三旅在西境正漢朔方郡地在黃河東岸者朔方脩都臨河呼迺渠搜廣牧臨戎七縣皆鄂爾多斯右翼地三封窳渾沃塹三縣跨出套外在黃河西岸乃今套西厄魯特阿拉善部地據一統志漢朔方郡套內七縣皆在鄂爾多斯右翼之中後兩旅其前旅及中旅之西南境與甯夏接壤疑當有北地郡地但今無可考耳一統志黃河北流逕古朔方之西行五百餘里一支分爲二歧東注水經所謂南河也其北河流至套外之阿爾布坦山

南迤西溢爲大澤土名騰格里腦兒卽古屠申澤也自此屈而東流過古高闕南行二百里許稍東南流又折而西南與南河合水經所謂南屈逕河目縣左又南合南河是也自此直而東行逕古五原之南至大土爾根河入河處始轉向東南行過古東勝州境以地勢測之漢臨河縣在北河之南南河之北水經所謂自高闕南而東逕故城北者北河也自臨戎縣北而東逕縣南者南河也

水經河水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又北迤西溢於窳渾故城東又屈而東流爲北河余案據此說則南北兩河之間尙有枝渠一道故一統志河套圖西北隅河水分三股

漢西河郡

○并州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郡都尉治塞外翁龍埠是即古曰翁龍埠是二障名也埠音婢前漢三十六縣後漢十三縣以大城改屬朔方省二十二縣○地夾黃河兩岸東岸在內地者爲山西汾州府之西四縣暨介休縣之西南境西岸在內地者爲陝西榆林府之神木縣府谷縣葭州在邊牆外河套內者爲鄂爾多斯左

翼之前

旅中旅

富昌

郡治有靈官後漢會○在今河套內鄂爾多斯左翼前旅界水經注浦水東逕富昌縣故城南

鶻虞

後漢省

鵠澤

孟康曰鵠音告師古曰音古督反後漢省

平定

後漢烏郡治後徙離石○案漢書注後漢西河本治平定縣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叛徙於離石在郡南五百九里以地勢推之平定亦當在今河套內

美稷

屬國都尉治○在今河套內鄂爾多斯左翼中旅東南水經注浦水出西河郡美稷縣

中陽

今山西汾州府甯鄉縣地

樂街

徒經

後漢省

臯狼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地

大成

後漢志成作城改屬朔方○在今河套內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

廣田

後漢省

圜陰

惠帝五年置師古曰圜字本作圓縣在圓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今陝西榆林府葭州及神木縣地

益闡

後漢志闡作蘭

平周

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西南境

鴻門

後漢省

藺

今山西汾州府永甯州地

宣武

後漢省

千章

後漢省

北部都尉治有道西出眩雷塞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後漢省

圓陽師古曰此縣在圓水之陽○今陝西榆林府神木縣地

廣衍

武車後漢省

虎猛

西部都尉治後漢省

離石

後漢郡治○今山西汾州府永甯州治兼臨縣甯鄉縣地

穀羅

武澤在西北後漢省

饒

後漢省

方利

後漢省

隰成

漢後省○今山西汾州府永甯州地

臨水

後漢省

土軍 後漢省○今山西汾州府石樓縣

西都 後漢省

平陸

陰山 後漢省

覲是 蘇林曰覲音覽師古曰覲音倪其字從角後漢省

博陵 後漢省

鹽官 後漢省

案漢西河郡跨大河東西兩岸兼今山西汾州府之西境陝西榆林府之東境跨入河套鄂爾多斯之東南境前漢置縣至三十六戶十三萬六千餘口六十九萬八千餘家恢平一大郡也至後漢省爲十三縣戶止五千六百有奇口止二萬

八百有奇不及前漢二十分之一蓋西漢遭新莽之亂匈奴內侵邊氓流散迨光武定鼎之後百餘年中邊患總未止息故戶口耗減不能如曩時之盛耳其方望可指者據一統志內地有九縣河套有四縣餘二十三縣皆無考度古時西河爲邊陲要地初置時稍成聚落卽以名縣在河套者固不止四縣在內地者亦斷不止九縣等水經注無指証之文遂茫無可據耳又前漢志顏注翁龍埤是二障名其地應在河套內亦未詳爲何地

漢上郡

屬并州秦置項羽封章翳爲翟國漢高祖元年復爲郡匈奴歸都尉治塞外匈奴歸障師古曰匈奴者言匈奴歸附前漢二十三縣後漢十縣省十四縣增候官○今陝西綏德州一屬榆林府之榆林懷遠二縣延安府所屬之八縣腳州直隸州兼邠州地北境跨河套內鄂爾多斯左翼之前所中旅

膚施

郡治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今陝西綏德州及米脂清澗吳堡三縣兼延安府延川縣地

獨樂有鹽官後漢省

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塚後漢省○今陝西延安府安定縣

木禾

後漢省

平都

後漢省

淺水

後漢省○今陝西邠州屬之長武縣地

京室

後漢省

洛都

後漢省

白土

國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圓音銀已見西河國陰縣○在今河套內鄂爾多斯左翼中
族界

襄洛

後漢省

原都

後漢省

漆垣

奢延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界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

雕陰應劭曰雕山在西南○今陝西鄜州兼延安府甘泉縣地

推邪師古曰邪音似嗟反後漢省

楨林

高望北部都尉治後漢省

雕陰道

後漢省余案後漢書百官志主蠻夷曰道凡邊郡以道名縣者皆同○應在今陝西鄜州西北

龜茲

屬國都尉治有鹽官應劭曰音邱慈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後漢曰龜茲屬國○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

定陽應劭曰在定水之陽○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地

高奴有洧水可難師古曰難古然火字○今陝西延安府膚施縣兼安塞保安延川延長四縣地

望松北部都尉治後漢省

宜都後漢省

案前漢上郡二十三縣後漢省爲十縣十縣之中有候官後漢邊郡制也今方望可考者內地八河套二奢延一縣兼跨內外餘十三縣并後漢所增之候官皆無考大約有在內地者有在河套者又前漢上郡匈奴歸都尉治匈奴障顏注匈奴言匈奴歸附其地亦當在河套今無可考矣

漢北地郡

屬涼州秦置前漢十九縣後漢六縣省十三縣以鶻孤改屬安定以安定之參蠻改屬北地○今甘肅甯夏慶陽二府兼涇州平涼府地又兼陝西榆林府鄜州地西跨

邊外套西厄魯特

阿拉善部之東境

馬領

郡治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領頸也後漢省○今甘肅慶陽府之環縣兼陝西榆林府之定邊縣

直路

沮水出東西入洛後漢省○今陝西鄜州屬之中部縣地

靈武

後漢省○今甘肅甯夏府甯朔縣

富平

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師古曰渾音胡昆反後漢郡治○今甘肅甯夏府之靈州又兼甯夏縣地甯夏府東北黃河與支河中間有已省裁之寶豐縣

即漢渾懷
都尉治所

靈州 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師古曰苑謂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今甘肅甯夏府靈州地

昫衍 應劭曰昫音煦師古曰音香于反後漢省○今甘肅甯夏府靈州地

方渠 後漢省○今甘肅甯夏府已裁省之新渠縣

除道 後漢省

五街 後漢省

鶻孤 後漢作鶻觚改屬安定○今甘肅涇州屬之靈臺縣

歸德 洛水出北贊東中入河有堵苑白馬苑後漢省○今甘肅慶陽府安化縣地

回獲 後漢省

略畔道 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慶州界其土俗呼曰洛盤音訛耳後漢省○今甘肅慶陽府合水縣

泥陽 應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贊中○今甘肅慶陽府甯州及正甯縣地

郁郅泥水出郁郅北蠻中有牧師苑官師古曰郁音於六反郅音之日反後漢省○今甘肅慶陽府安化縣

義渠道後漢省○今甘肅慶陽府甯州地

弋居

有鹽官後漢注有鐵○案今甘肅靈州有花馬池產鹽州同駐札其地漢之弋居應即在此一帶

大龜

師古曰龜即古要字音一遙反後漢省○今甘肅慶陽府甯州地

廉

卑移山在西北○今甘肅甯夏府甯夏縣兼平涼府固原州地

案漢北地郡今甘肅省東北境一統志謂套西厄魯特阿拉善部爲北地西境今內地方望可考者十六縣惟除道五街回獲三縣無考或其地在套西也

漢書地理志昫卷縣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水經注河水自麥田山又東北逕於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又東北逕昫卷縣故城西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又北

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又北逕薄骨律
鎮城又逕典農城東又北逕上河城東又東北逕廉縣故城
東又北與枝津合又東北逕渾懷障西又東北厯石崖山西
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

余案地輿圖黃河至甯夏分爲兩支流百餘里復合爲一中
間爲古渾懷都尉治所地在兩河之間而隨水高下未嘗淪
沒漢靈州之命名以此其西一支河之正流也其東一支卽
水經注所謂枝津也

一統志黃河常爲中國患而甯夏獨受其利引渠灌溉無旱
澇之灾古本有漢唐諸渠年久堙塞我朝康熙雍正年間
發帑脩濬舊渠之外復開大清清塞惠農昌潤諸渠廣膏腴

數十萬頃深仁溥澤利賴萬世故民間有天下黃河富甯夏之謠而不知皆列聖之惠澤也

漢安定郡

屬涼州武帝置漢二十一縣後漢八縣省十一縣以租賄鶴陰改屬武威郡○今甘肅之平涼一府涇州一屬兼蘭州鞏昌甯夏三府地又跨陝西邠州地

高平

郡治後漢志注有第一城高峻所據○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

復累

師古曰累音力追反後漢省

安俾

孟康曰俾音卑後漢省

撫夷

後漢省○今甘肅涇州屬鎮原縣地

朝那

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淵祠應劭曰史記故戎那邑也湫音子由反後漢志注有湫淵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郭璞注山海經曰涇水出縣西丹

頭山入渭○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地

涇陽

升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師古曰升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今靈州東南土俗語訛謂之汧屯山後漢省○今甘肅平涼府平涼華亭隆德三縣之崇信縣

臨涇

後漢郡治郡國志注謝承書曰宣仲烏長史民叛留改曰宜民見李固傳而志無此改豈承之妄乎○今甘肅涇州之鎮原縣地

鹵

濯水出西師古曰濯音其于反

烏氏

烏水出西北入河都盧山在西師古曰氏音支後漢志作烏枝注有五亭牛郎草處出薄落谷○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地

陰密

詩密人國有晉安亭師古曰即詩大雅所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者後漢省○今甘肅涇州屬靈臺縣地

安定

後漢省○今甘肅涇州地

參緣

主騎都尉治師古曰緣音力全反後漢省

三水

屬國都尉治有鹽官後漢志注有左谷盧芳所居○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地

陰槃

後漢志作陰盤注舊有陰密縣未詳所并杜預曰安定陰密縣古密須國史記曰秦遷白起於陰密山海經曰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縣南入河郭璞曰水常溫○今陝西邠

州屬之長
武縣地

安武

後漢省○今甘肅涇州屬鎮原縣地

祖厲

應劭曰祖音置師古曰厲音賴後漢志作租厲改屬武威○今甘肅鞏昌府會寧縣及蘭州府靖遠縣地

爰得

後漢省○今甘肅涇州地

昫卷

河永別出爲河潯東至富平北入河應劭曰昫音匱日之匱卷音箇鎔之箇後漢省○今甘肅甯夏府中衛縣

彭陽

今甘肅涇州屬鎮原縣地

鶴陰

後漢志作鶴陰屬武威○今甘肅蘭州府靖遠縣地

月氏道

應劭曰氏音支後漢省

案安定郡今之平涼府地不臨邊本是腹郡而在漢時戎馬生郊固巖疆也今方望無考者五縣

漢敦煌郡

屬涼州武帝後元年(紀係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有蒲昌海應劭曰敦大煌盛敦音屯前漢六縣後漢同○今甘肅嘉峪關外安西州及所屬之敦

地
煌縣

敦煌

郡治中部都尉治部廣侯官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師古曰即春秋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今安西州屬之

敦煌縣

冥安

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西北入其澤○今安西州土魯番地

效穀

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漁澤尉敷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安西州屬敦煌縣地

淵泉

師古曰闕駟云地多泉水故以爲名後漢志作拼泉○今安西州地

廣至

宜禾郡尉治昆侖障○今安西州地

龍勒

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氏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渾溉民田○今安西州屬敦煌縣地

案敦煌郡在今嘉峪關外爲涼州極西北境武帝紀元狩二

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合四萬餘人來降以其地爲武威

酒泉郡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

之敦煌乃酒泉之所分也

漢酒泉郡

屬涼州武帝太初元年開紀元狩二年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前漢九縣後漢亦九縣無天限有延壽○今甘肅肅州及所屬之高臺縣又嘉峪

關外安西州所屬之玉門縣

祿福呼羣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後漢志作福祿○今甘肅肅州

表是後漢志作表氏○今甘肅肅州之高臺縣地

樂涫師古曰涫音官下同○今甘肅肅州之高臺縣地

天陁師古曰音衣此地有天陁阪故以爲名後漢省

玉門闕駟云漢龍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今安西州之玉門縣地

會水北部都尉治假泉障東部都尉治東部障闕駟云衆水所會故曰會水○今甘肅肅州

池頭今安西州之玉門縣地

綏彌後漢志作安彌○今甘肅肅州地

乾齊西部都尉治西部障孟康曰乾音干

案後漢郡國志酒泉郡有延壽縣而無天陁縣延壽縣注博物記曰縣南有山石出泉大如筥箋注池爲溝其水有肥如

羹肉洎羨羨水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據一統志延壽爲今玉門縣地不知係天陁改名抑別縣析置也

漢張掖郡

屬涼州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紀係元狩二十二年應劭曰張掖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前漢十縣後漢八縣以顯美屬武威以居廷則置屬國統居延一縣又別置張掖屬國統四部曰候官曰左騎曰千人司馬

官曰千人官○今甘肅甘州府之張掖山丹二縣涼州府之永昌縣

鱗得

千全渠西至渠泊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應劭曰鱗得渠西入澤羌谷孟康曰鱗音鹿師古曰孟音是也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地

○案一統志西域大澤皆謂之海餘並同

昭武

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地

刪丹

桑欽以爲道弱水至此西至酒泉合黎○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

氏池

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地

屋蘭

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地

日勒

都尉治澤索谷師古曰澤音鐸索音先各反○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地

驪靬

李奇曰音遲虔如淳曰音弓靬師古曰驪音力遲反靬音虔○今甘肅涼州府永昌縣地

番和

農都尉治○今甘肅涼州府永昌縣地

居延

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都尉治闕幽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今套西厄魯特阿拉善部西北境

顯美

後漢改屬武威○今甘肅涼州府永昌縣地

案武帝初開河西本武威酒泉二郡後分置敦煌張掖爲河

西四郡東漢初竇融據河西五郡則兼金城而言其地皆在

黃河之西也

漢武威郡

屬涼州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紀係元狩二年)師定曰休音許虬反居音直闔反後並同前漢十縣後漢十四城增左騎千人官以安古之鶻陰租賄張

按之顯美改屬武威○今甘肅涼州府各縣兼蘭州府地北境跨套西厄魯特阿拉善部地

姑臧

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

張掖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地

武威

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猪歷澤○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跨奎西厄魯特阿拉拉善
拉善部地奎西有武威故城

休屠

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地

捐次

孟康曰捐音子如反次音咨諸本作恣○今甘肅涼州府古浪縣地跨奎西厄魯特阿
拉善部地奎西有捐次故城

鸞鳥

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地

撲剗

孟康曰音蒲環後漢志撲作樸○今甘肅涼州府古浪縣地

媯圍

今甘肅蘭州府皋蘭縣地

蒼柏

南山柏陝水所出北至捐次入海師古曰柏古松字陝音下夾反兩山之間也柏陝陝
名後漢志作倉松○今甘肅涼州府古浪縣地

宣威

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地

案休屠王匈奴別部始與昆邪王同約歸漢既而悔不行昆
邪王殺之虜其妻子降漢其子卽金日磾爲官奴養馬武帝

識之用爲侍中以誅反者莽何羅封侯與霍光同受顧命

貴寵七葉稱爲忠孝世家匈奴祭天有金人故姓金氏

漢天水郡

屬涼州武帝元鼎三年置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爲名焉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改爲漢陽郡前漢十六縣後漢十三縣省街泉戎邑道罕升縣諸道清水奉捷六縣分成紀置顯親侯國以隴西之上郡西二縣改屬漢陽○今甘肅之秦州各縣兼平涼蘭州鞏昌各縣地

平襄

郡治蘭縣云故襄戎邑也○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

街泉

後漢省入略陽○今甘肅秦州之秦安縣地

戎邑道

後漢省○今甘肅秦州之秦安縣地

望垣

今甘肅秦州地

罕开

應劭曰开音羌肩反師古曰本破罕开之羌處其人於此因以名焉後漢省

絲諸道

後漢省○今甘肅秦州地

阿陽

今甘肅平涼府靜寧縣

略陽道

後漢志作略陽注有街泉亭街水故縣省○今甘肅秦州之秦安縣地

冀

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續漢郡國志云有緹羣山落門聚注來飲汲隗囂

勇士

屬國都尉治滿福師古曰即今土俗呼爲健士者也隋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遂改○今甘肅蘭州府金縣及鞏昌府安定縣地

成紀

後漢分置頡親侯國帝王世紀曰包犧氏生於成紀○今甘肅秦州之秦安縣地

清水

後漢省○今甘肅秦州之清水縣

奉捷

後漢省

隴

師古曰今呼隴城縣者也後漢志作隴州爲刺史治所注有大坂名隴坂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渭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顚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

汧隴無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

○今甘肅秦州之清水秦安二縣地

獮道

騎都尉治艾亭應劭曰獮戎邑也晉書後漢志注史記秦孝公西斬戎王○今甘肅靈昌府隴西縣地後漢乘鞏昌府安定縣地

蘭子

蘭子

案天水郡秦州地記謂因郡前湖水得名至後漢改名漢陽則因隴西郡之西縣改隸天水西縣爲西漢水發源之地因以爲郡名也

一統志隴山在清水縣東與鳳翔府隴州接界一名隴坂又名隴坻張衡四愁詩吾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許慎說文隴山天水大坂也隋書地理志清水縣有分水嶺元和志小隴山在清水縣一名隴坻又名分水嶺隗囂時來歛襲得略陽囂使王元拒隴坻卽此其上有水東西分流因號驛爲分水驛東去大震關五十里上多鸚鵡又大隴山在隴城東一百里金史地理志清水縣有中隴山又隴城有大隴山通鑑注大隴山在清水縣東北通志關山在清水縣東百

里卽隴山也

余案庾信蕩子賦隴水恒冰
合關山惟月明即指此也

府志盤龍山在清水縣東

五十里卽大隴之支阜形若盤龍上有大震關又二十里爲
關山磅礴三百餘里巖岫重疊層層遞高其坂十八迴上者
七十里至頂西下稍平案隴山延亘隴州靜甯鎮原清水諸
州縣境其峯巒巖嶺隨地異名然其實一隴山耳自後魏以
下始有大小之分水經注及元和志皆以小隴山爲隴坂而
大隴山不與焉今竝著之

漢金城郡

屬涼州昭帝元始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
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師古曰瓚說是也一云以郡在京師之西故稱金城金西方

之行也前漢十三縣後漢十縣省白石以枹罕河關改屬隴西○今甘肅蘭州府西
甯府各縣隸涼州府地西境跨入青海

尤吾

郡治烏亭逆水出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應劭曰尤吾音鉉于後漢志注西羌傳有唐
谷秦州有牢北山傍有三窟○今甘肅蘭州府皋蘭縣

浩亹

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尤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亹音皓水名也亹者
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鳬鷺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閭門河蓋疾言

之浩爲閻耳湟音皇後漢志注曰有雒都
谷馬武破羌處○今甘肅西甯府碾伯縣

令居澗水出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孟康曰令音連卽古曰令音零○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地

枝陽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地

金城今甘肅蘭州府皋蘭縣地

榆中今甘肅蘭州府金縣地

枹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枹音鉄師古曰讀曰膚本枹鼓字也其字從木後漢屬隴西○今甘肅蘭州府河州治

白石離水出西羌外東至枹罕入河應劭曰白石山在東後漢省○今甘肅蘭州府河州地

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後漢屬隴西○今甘肅蘭州府河州地○案今西甯府所屬有丹噶爾循化貴德巴彥

戎格四廳大約皆枹罕白石河關三
縣地貢德近接青海界即河關也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今甘肅西甯府碾伯縣

安夷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地

尤街

宣帝神爵二年置孟康曰尤音鈴○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地○案令居校陽安夷尤街四縣皆平番縣地平番今析置莊浪廳未知四縣孰爲莊浪地也

臨羌

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傍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尤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關駟云西有畢和羌即獻王葬地爲西海郡者也○今甘肅西甯府西

甯

一統志崑崙山在黃河源西書禹貢析支渠搜爾雅三成爲

崑崙邱書經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番界

今青海地

有三山一

名阿克坦齊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喇總名枯爾坤

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

積石山卽今大雪山番名阿木你麻纏母孫山在西甯邊外

今青海地

西南五百三十餘里黃河北岸其山綿亘三百餘里上

有九峰高入雲霧爲青海諸山之冠山脈自河源巴顏喀喇山東來中峰亭然獨出百里外卽望見之積雪成冰歷年不

消峰巒皆白形勢險峻瘴氣甚重人罕登陟番語稱祖爲阿木你險惡爲麻纏蒙古稱冰爲母孫猶言大冰山也河流其南至山之東乃折而北今土人以此山爲西海之望山四時禱祀焉其西海左右前後山之高大者共十三山番俗皆分祭之而以此爲最蓋卽禹貢之積石山唐時名大積石山元史所名爲崑崙者也

黃河源出阿爾坦河及鄂敦他拉在古吐番朵甘思西鄙今青海右境之西南東南流折西北又轉東北厯二千七百餘里至積石關入甘肅河州界元都寶窮河源至火敦腦兒而止今考河源實始於阿爾坦河又在星宿海之西自巴顏喀喇山東麓流出二泉行數里遂合名爲阿爾坦河蒙古呼金

爲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急也阿爾坦河之南有烏喀納
喀拉母拖羅海山之泉北有西拉薩拖羅海山泉及七根池
諸水俱會於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乃至鄂敦他拉其
地在西寧邊外今青海地西南一千一百四十四里南有都爾伯津
哈喇阿苔爾罕巴顏和碩諸山北有烏藍得什阿克塔齊欽
布呼吉魯肯諸山衆山環繞中間地可三百餘里有泉千百
泓大小錯列登高眺望厯厯如星名曰鄂敦他拉蒙古謂星
爲鄂敦水灘曰他拉卽星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火敦
鄂敦音之轉耳

湟河番名波洛沖克克河在西寧邊外西北今青海地青海之東青海
詳後源出噶爾藏嶺有三泉一名伊克烏拉古兒台一名土爾

根烏拉古兒台一名查哈烏拉古兒台南流二十餘里匯爲一水名波洛沖克克河其東有布虎圖嶺所出二泉南流三十餘里又與毛哈圖河相合流六十餘里入波洛沖克克河又東南流七十餘里至董郭爾廟南有土爾根插漢河自西南來流五十餘里其水始大乃轉東流四十餘里入西甯西川邊內是爲西甯河卽湟水也又東南流三百餘里至莊浪衛降唐堡入大通河又東合莊浪河又東南至蘭州西南入黃河

青海在西甯府西五百餘里一名西海王莽置
西海郡又名卑禾羌海閻駟作
畢和卽古鮮水也漢書地理志臨羌縣注有仙海鹽池仙海卽青海又趙充國傳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可分兵出張掖

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又上以書勅讓充國曰鮮水北去酒泉八百里又充國上屯田奏曰治隍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魏書吐谷渾傳青海周圍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之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舊唐書吐谷渾傳青海周迴八百里明統志青海在西甯衛城西三百餘里海方數百里有魚無鱗皆背負黑點西遊荄七十一道匯爲西海冬夏不溢不乾自日月山望之如黑雲冉冉而來案西海周迴七百五十餘里中有山名魁孫拖羅海有峰名插漢東西對峙水色青綠中流高起 本朝雍正年間大兵征青海曾湧泉濟軍効靈異詔封青海之神立碑致祭

漢隴西郡

屬涼州秦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此郡在隴

縣以羌道改屬武都以西縣改屬漢陽以金城之枹罕河關改屬隴西○今甘肅蘭州鞏昌二府各縣及秦州地兼陝西漢中府地西境跨連青海

狄道

郡治白石山在東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云狄道○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

上邽

應劭曰史記故邦戎邑也師古曰邽音圭○今甘肅秦州地

安故

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地

氐道

禹貢音弋向反字本作漾或作瀆又後漢書郡國志注云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縣之養

養山名養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歷南陽界出汎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汎故曰漢汎○一統志謂氐道不知所在余案今陝西漢中府所屬之甯羌州城據白馬山下爲古白馬氏羌所居養水

發源之嶓冢山俗名漢源山正在甯羌州城北數十里則今之甯羌州似即漢之氐道縣其地與今階州東西相接階州漢之羌道縣前漢屬隴西壤地昆連並無隔閼一統

志謂後魏嶓冢縣爲漢汎陽地甯羌州爲漢葭萌縣地汎陽今陝西漢中府之汎縣葭萌今四川之廣元昭化其間相隔三四百里則中間置氐道一縣亦固其所如謂隴西之縣不應雜入梁州則漢之郡縣犬牙相入者固甚多矣

首陽

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後漢郡國志注爾雅曰其鳥爲鵠其鼠爲鼴如人家鼠而短尾鵠似鶴而小黃黑色

穴地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安國尙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余案烏鼠同穴自古傳爲異聞交城武大令來雨在蜀中曾往來西藏云赴藏至察木多一帶平地穴中烏鼠同出烏如小雀黑色氣黑灰色鳥集鼠頭上啾唧鳴隨鼠竄走或飛離尺許輒還集鼠頭上聞人馬聲即同入穴天地之大眞無所不有也

予道

後漢省

大夏

今甘肅蘭州府河州地

羌道

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師古曰水經云羌水出羌中參谷後漢屬武都○今甘肅階州地

襄武

後漢有鄣縣襄武所析置○今甘肅鞏昌府隴西縣及甯遠縣并已省之漳縣地涼即鄣也

臨洮

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禹貢西頓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師古曰洮音吐高反抱讀曰膚頃讀曰傾後漢郡國志注馬防築索西城○今甘肅鞏昌府岷洮二州地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後漢屬漢陽郡國志注史記曰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今之西縣鄭玄曰西在隴西今謂之八充山○今甘

肅秦州兼鞏昌府西和縣地

一統志嶓冢山在甯羌州北禹貢梁州岷嶓既藝又導嶓冢

至於荆山水經注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卽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案禹貢嶓冢本梁州山漢志隴西郡西縣有嶓冢山水經則在氐道縣攷漢之西縣在今鞏昌府秦州界而氐道不知所在要之皆雍域非梁域至後魏地形志始云嶓冢縣有嶓冢山蓋縣本漢汎陽縣地隋爲西縣唐爲金牛縣宋爲三泉縣元爲大安縣隋志通典元和志寰宇記元大一統志諸書山在此地斯真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處而嶓冢之在隴西者自爲西漢水所出之山與漢汎絕無交涉梁州地當還之梁州地形志所言爲得其實

五丁山在甯羌州東北四十里其峽曰五丁峽亦曰金牛峽

峽口懸崖萬仞水自峽中噴薄而出下合漾水爲蜀道之最險者

漢水源出甯羌州北嶓山東流經汚縣南又東經褒城縣南又東經城固縣洋縣南西鄉縣東北東南流入興安府石泉縣界孔安國傳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汚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案禹貢所云汙漾漢皆指東漢水今甯羌川出者是也漢志以漾水出氐道爲東漢水之源移禹貢嶓冢於隴西西縣下謂西漢水所出至漢中之漢水則但載沮水出沮縣東狼谷不言與漢水合今氐道不知所在西縣之嶓冢別在秦州東西兩漢水源流絕無交涉出東狼谷之沮水乃東漢之別源禹貢所不言漢志所載與禹貢多所不合華陽國

志水經注承漢志之誤又移漾汎之名於西漢又謂西漢自

葭萌入漢謬誤逾甚今惟以合禹貢者爲正

西漢水源自秦州西南嶓冢山西南流經鞏昌府西和縣至禮縣南又南經階州之成縣又東經徽縣南入略陽界匯於嘉陵江按東西兩漢水絕不相合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水經注又以漾水之名歸之西漢舛錯逾多胡渭禹貢錐指辨之已詳又水經注以西漢水爲嘉陵江自宋以來皆以故道水爲嘉陵江亦不同

故道水在鳳縣北自鴈翔府寶雞縣流入又西南入秦州兩當縣界水經注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

川謂之故道水又西南合諸水謂之兩當溪九域志梁泉縣有嘉陵江又大散關西南有嘉陵谷卽嘉陵水所出自是方有嘉陵江之名方輿覽勝嘉陵江源出大散關之西去鳳州九十里通志故道水源出大散嶺之陽西南流鳳縣東合黃花川又西逕縣北一里又西合紅崖水入兩當界又西南至略陽界與白水合案水經注西漢水南入嘉陵道爲嘉陵水是古之嘉陵水本西漢水也九域志始以故道水爲嘉陵江或又指濁水爲嘉陵江蓋三水皆嘉陵上游故得通稱然惟西漢爲嘉陵之正源今西漢水別號犀牛江而故道水羣目爲嘉陵江皆沿訛也

余案東西兩漢水源流本不相涉自班志於隴西之氐道縣

下注爲禹貢養水所出又於西縣下注爲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裂尙書古文爲兩處混東西二水爲一流因而華陽志水經注因仍其誤展轉淆訛然兩水行地數千年並無改易其源流可案圖而考也東漢水發源今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境之嶓冢山俗名漢源山出山流十餘里五丁峽中之水會之即金牛峽又東北行至沮口沮水西來會之下游至沔縣而東趨會褒谷水又東行會諸水歷漢中興安鄖陽至襄樊折而南至潛江又折而東至今漢陽府之漢口入長江與禹貢導漾東流又東之文一一暗合此所謂東漢水也自春秋戰國以前凡載籍言漢者皆指東漢水無一言及西漢水者西漢水發源今甘肅之秦州一統志秦州有嶓冢山自是因班志始命此名與甯羌之嶓冢相去約四五百里漢以前有無

此山名不可知也近世仁和趙誠夫兩漢水考引尚書岷嶓既藝之文謂龍東之山皆可名嶓隴西之山皆可名岷其論雖迥然總是謂停班志之意未必遽爲確論太行八脈綱亘幾二千里然隨地異名不得皆名爲太行迤南之砥柱析城王屋迤北之壺口皆近接太行古文皆各自命名未嘗以太行概之名秦州之山爲嶓蒙亦此類耳

迴繞於

禮縣西和成縣之間至徽縣而南趨略陽會故道嘉陵諸水

入四川之廣元至昭化而會白水

與略陽迤北之白水江同名異派

古之葭萌也

又南流厯閬中南充至合州而東會巴江西會涪江南至重慶而會岷江東北出夔巫此西漢水之源流也其發源處不

名漾水經注以西漢爲漾水
自是沿班志之誤下游亦無汚之名源出邊塞而流入巴蜀分封會盟征伐之所不及故不見於古籍至漢高帝乃有

廣漢郡名其所屬之葭萌縣實爲西漢水經行之路

項羽分封謂巴蜀亦

關中地遂以之封漢王高祖自漢中還定三秦未嘗入蜀然巴蜀爲始封之地疑廣漢郡之名由此而起蓋即廣魯於天下之意因而境內大水輒以漢名觀漢陽郡之名起於廣漢後因流及源其故可想特無由一證其說耳

至東漢初以西漢水發源之西縣改屬天水

遂改天水爲漢陽郡因而和帝於巴郡置安漢宣漢漢昌等縣皆以西漢水立名與東漢水無涉也班志於氏道縣注曰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今考養水東漢水也自發源之嶓冢山東北卽入沔縣並無迂折若漢之武都縣則今階州之成縣及鞏昌之西和縣地在沔縣之西乃西漢水經行之路東漢水何由西行及此又班志不以嶓冢屬氐道之養水而移之西縣之西漢水李代桃僵實爲諸說歧誤之祖劉昭注補後漢郡國志引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氐道縣之養山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今考兩漢水乃判然二水非一水而二源改嶓冢爲養山明係因仍班志之誤所謂會白水經葭萌明明西漢水

也乃繼之曰入漢不知入於何處之漢若云廣漢不當去廣
如指漢中之漢是倒流而飛越矣又曰始源曰汙故曰漢汙
西漢水安得汙名耶或牽西而混於東或牽東而混於西總
是將兩漢水誤會爲一耳兩漢水發源之地相去約四五百
里其附入兩水之支流雖復縱橫猥雜而絕無涓滴相通謂
爲同源而異流已不可通謂爲異源而同歸則東漢水自西
而東至江夏入大江西漢水自北而南至巴縣會岷江隔越
數千里風馬牛不相及也水經注緣飾班志又有伏流潛通
之說亦可謂歧中有歧矣

一統志濁水在略陽縣西北水經注濁水自合故道水又南
逕槃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又南注漢水

謂西

通志白水江

在略陽縣北一百二十里自徽縣流入南合故道水卽濁水也余案此所謂白水江乃嘉陵江上游所會之小水在陝西略陽縣北仙人關之南本名濁水非羌道縣注之所謂白水也

西固城今屬階州

經階州南又東

一統志羌水自鞏昌府西固城流入西固城今屬階州經階州南又東南流經文縣界合白水水經注羌水自宕昌婆川城又東南陽部水注之又東南逕武階城西南又東南逕葭蘆城西洋水入焉又逕葭蘆城南又逕餘城南又東南左會五部水又東南至橋頭合白水余案此羌水正羌道縣注之羌水所合之白水乃由昭化入嘉陵之白水非略陽縣北之白水也一統志白水在文縣南自徼外流入又東南流入四川保甯

府昭化縣界漢書地理志甸氐道白水出徽外東至葭萌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宋書白水自西傾至陰平界氐居水上者爲白水氐水經注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至吐費城南注漢水通志白水江源出松潘衛界俗亦名清水江余案此所謂白水乃嘉陵江下游所會之大水卽禹貢西傾所因之桓水由四川松潘衛之東北流入甘肅之文縣即古平又由文縣流入四川之昭化會嘉陵江漢地理志所謂南入廣漢白水巴漢志所謂會白水經葭萌入漢者也與略陽縣北之白水江同入嘉陵江而一在上游一在下游南北相去甚遠固不容稍混矣

漢武都郡

屬涼州武帝元鼎六年置應劭曰故白馬氏羌前漢九縣後漢七縣省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以隴西之羌道改屬武都○今甘肅階州秦州各縣兼陝西漢中府各縣

地

武都

郡治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汚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澤在縣西師古曰以有天池大澤故謂之都後漢志作武都道○今甘肅階州之成縣及鞏昌府西和縣地

上祿

今甘肅階州之成縣地後漢爲秦州之禮縣地

故道

後漢郡國志注于寶瓈神記曰有奴特祠秦置旄頭騎始此○今甘肅秦州之兩當縣漢中府之鳳縣及留壩廳地

河池

泉街水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師古曰華陽國志云一名仇池地方百頃○今甘肅秦州之徽縣

平樂道

後漢省○今甘肅階州地

沮

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師古曰沮音千余反羨音夷○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地

嘉陵道

後漢省○今甘肅秦州之禮縣地

循成道

後漢省○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地

下辨道

師古曰辨音步見反後漢郡治郡國志作下辨○今甘肅階州之成縣地

一統志沮水在汚縣西自略陽縣流入卽東漢水別源也源

出汎縣北百八十里母豬山至沮口入漢余案班志於武都

陽縣

漢之汎

武都爲今成縣及西

漢最初之源由甯羌卽東入汎縣

陽縣

武都爲今成縣及西

和縣地在甯羌之西東漢水實無西行涉兩縣之事又班志於沮縣下注曰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

四千里今考沮水從發源之處行二百餘里卽至沮口入漾

沮口有碑曰
沮漾合流

漾水初甚微弱得沮乃稍大可通小船然漾爲東

漢正源沮乃別源今專言沮而不及漾未免以賓奪主且由

沮水發源之處至漢口不過二千里亦無四千里之多大抵班志於東西二漢水實有歧誤之處著書偶然疎舛亦何足爲古人病後之人必欲穿鑿附會以文其過其亦可以不必

也

一統志仇池山在成縣西一名瞿堆又名百頃山三秦記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曰仇池在倉洛二谷間形如覆壺仇池記上有池百頃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有樓檻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逾人功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上凡七里上則岡阜低昂泉源交灌宋書氏胡傳仇池地方百頃四面斗絕高平方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回上豐水泉養土成鹽齊書氏於其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牆所治處名洛谷水經注瞿堆絕壁峭峙孤險雲高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嵌岑隱阿者也左右悉白馬氏矣元和志仇池山在上祿縣南八

十里上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其地良沃楊氏故累
世據焉

增漢志沿邊十郡考略

兩漢沿邊各郡在北方者曰上谷曰代郡曰雁門曰定襄曰雲中曰五原曰朔方曰西河曰上郡曰北地其在今日半在內地半在蒙古游牧地在內地居多者爲雁門郡得半者爲上谷代郡西河上郡北地皆兼有游牧地全在游牧地者爲五原定襄雲中朔方四郡長城以內無片土其在內地者歷代更改地名大半皆非其舊而在游牧地者二千年來城邑鞠爲茂草更難辨析今從大清一統志中撮其大略以備遺忘

漢上谷郡在內地者爲順天府之昌平州直隸省宣化府之宣化赤城萬全龍門懷來懷安六縣延慶保安二州在游牧地者爲獨石口外之御馬廠太僕寺左翼牧廠鑲黃等四旗牧廠察哈爾之

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其北境兼內蒙古之阿巴哈納爾阿巴噶
蘇尼特三部地

漢代郡在內地者爲直隸省宣化府之蔚州西甯縣易州所屬之
廣昌縣山西省大同府之靈邱廣靈二縣在游牧地者爲禮部牧
廠正黃等四旗牧廠察哈爾之正黃旗兼內蒙古之蘇尼特部地
察哈爾正黃旗界有漢且如延陵兩故城皆代郡所屬也

案今山西省之代州乃漢廣武陰館二縣地屬雁門郡州名始
於唐實與代郡無涉

漢雁門郡在內地者爲山西省大同府之大同懷仁山陰陽高天
鎮五縣應渾源二州朔平府之左雲平魯二縣朔州馬邑鄉代州
直隸州甯武府之神池偏關五寨三縣在游牧地者自豐鎮以北

爲太僕寺右翼牧廠察哈爾之正紅旂鑲紅旂鑲藍旂北境兼內蒙古之四子部落地太僕寺右翼牧廠有疆陰故城察哈爾鑲藍旗有沃陽故城皆漢雁門郡所屬也

案兩漢沿邊各郡惟雁門近南內接腹地之太原今內地之大同朔平甯武代州隸雁門者十之九恢恢乎一大郡也然其北境跨長城邊外厯牧廠察哈爾直抵內蒙古之四子部落蓋戎馬嚴疆控制不嫌其遠耳

漢定襄郡在邊牆外卽今歸化城土默特各廳之地漢時其地分定襄雲中兩郡大勢定襄在迤東迤南約卽今甯遠廳直北以西及清水河一帶土默特游牧之地其北境兼內蒙古之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兩部地土默特境內有成樂桐過武進定襄武臯武

城六故城皆漢定襄郡所屬也

案今之定襄縣乃漢太原郡之陽曲縣後代遷改有定襄之名與古定襄郡無涉

漢雲中郡在邊牆外歸化城土默特牧地之西北境卽今和林格爾歸化城薩拉齊托克托城一帶地居河套之東北其北境兼內蒙古喀爾喀右翼地西境跨入河套在土默特境內者有雲中咸陽楨陵沙陵陶陵原陽北興武泉陽壽九故城皆漢雲中郡所屬也

一統志云古雲中在陰山之南黃河自西來折南流之處卽今歸化城以西地漢時雲中郡治雲中縣定襄郡治成樂縣兩地東西相距止八十里初不相混也後漢始以成樂定襄等縣屬

雲中及後魏初都盛樂號雲中於是定襄有雲中之名至隋以
雲中置定襄郡大利縣而雲中有定襄之名然相去不遠猶近
故地自唐以馬邑郡雲內之恒安鎮置雲州雲中郡及雲中縣
又於忻州置定襄郡定襄縣於是雲中定襄之名移於古雁門
太原二郡去故地始遠今謂大同爲雲中又太原府有定襄縣
皆唐以後所名非舊郡也

漢五原郡去內地絕遠乃今內蒙古茂明安烏拉特兩部地在陰
山之南河套北河之北屬縣有在河套內者西境之河目縣已接
陽山高闕入北假界中今烏拉特境內有九原五原臨沃宜梁成
宜西安陽河目柵陽諸故城皆漢五原郡所屬也

漢朔方郡在河套內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七旅遊牧之地兼跨套

西厄魯阿拉善牧地河套一土東西北三面距河南界長城袤延數千里其北境有五原郡地東北境有雲中郡地東境有西河郡地東南境有上郡地西南接連北地地而朔方一郡約得十之五六今鄂爾多斯右翼三旗卽朔方郡地也套內有朔方臨河渠搜廣牧臨戎諸故城套西有三封窳渾沃墾三故城皆漢朔方郡所屬也

案河套本秦新秦中地漢初入匈奴武帝元朔二年收其地置朔方郡徙民十萬以實之朔方郡領縣十故城在河套者五在套西者三前漢郡治三封在套西後漢治臨戎在套內脩都呼迺二城亦在套內特未詳故城所在耳

漢西河郡跨黃河兩岸在內地黃河東岸者爲山西省汾州府屬

之臨縣永甯州甯鄉縣石樓縣在黃河西岸者爲陝西省榆林府屬之神木縣府谷縣葭州又從榆林跨入長城外河套內鄂爾多斯牧地之東南陽今鄂爾多斯左翼有大成富昌美稷三故城皆漢西河郡所屬也

案前漢西河郡治富昌在今河套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直榆林府之東北後漢治離石卽今永甯州其以汾州府之汾陽縣爲西河郡治始於三國時魏黃初二年乃漢茲氏縣地屬太原郡與西河郡無涉也

漢上郡在內地者爲陝西省榆林府屬之榆林懷遠二縣綏德州屬之綏德州米脂清澗吳堡三縣延安府屬之膚施安塞甘泉保安安定宜川延長延川八縣鄜州屬之鄜州其北境越長城跨入

河套鄂爾多斯牧地之南境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有奢延故城
左翼中旗有白土故城皆漢上郡所屬也

漢北地郡在內地者爲陝西省榆林府屬之靖邊定邊二縣鄜州
屬之中部縣甘肅省甯夏府屬之甯夏縣寧朔縣平羅縣靈州已
省併之新渠寶豐二縣慶陽府一屬各州縣此北地東境也其西
境越長城跨入套西厄魯特阿拉善部界內特故城無可考者

兩漢幽并涼三州

附沿邊十郡

今地考略卷終

定襄牛誠修校字

右兩漢幽并涼三州今地考略一卷坿沿邊十郡考略總論一
卷五臺徐松龕先生遺箸也先生精研地理於兩漢志尤篤好
本擬成兩漢郡國今地考略一書創稿而未及卒事僅及幽并
涼三州其沿邊十郡尤爲入手初作然大匠之門尺題寸稅無
不精堅緻密細讀之考核務求虛心辨証務求確實爲考求地
理之要旨信後學之津梁也且其懇懃注意於幽并涼三邊尤
屬匡時憂事固圉保疆之至意他日規畫羌蒙舍是書何以惟
原書紛錯未遑編整茲就三州中刪去繁複撮取精蘊以沿邊
十郡各論坿後庶覽者粲然列眉無嫌羼混篇中如雲中定襄
西河代郡之改遷土默特四水東西兩漢水之辨極精確惟代
郡參合下考云案後鹵城注虜池至參合入虜池別其地當在

今代州繁峙之間桐案後鹵城注參合當是參戶之訛不得引以爲証此參合當以李申耆所考在陽高東北者爲是又鹵城下考云虧池水至參合入虧池別係引前漢志舊文桐案齊次風漢志考証以參合爲參戶之訛所辨最是此亦當改正民國四年陽十月初旬雁門後學張友桐謹識

徐氏本支叙傳題跋

咸豐庚申余渡河將北行以足疾留滯汾州過平陶晤徐松龕前輩爲余言五臺山川之勝人民風土之厚時篋中有縣志將發讀之先生曰此志舊矣近邑紳請續修焉顧今之爲志者類徇人之所好而不求其心之安樵歌漁唱十景八景粉飾山川人物藝文鄉賢孝友惟私家之言是據是何貴乎有志余曰不然爲人修志而徇人此其事殆有不得已者也先生家世五臺既飫聞五臺故事與其鄉之所宜表而出者矣若建置沿革山支川脈又先生所夙昔殫精而肆力者也及今而創爲義例凡其人其文已往而有徵足傳而可法者取焉否則舍旃或詳或略惟義之歸不爲人言之徇不爲無稽之聽烏在不得行吾志哉先生亦然余言翌日出

所爲本支叙傳相質余與先生同館三十餘年矣由臺諫出宦吾
閩最久比返而歸擔蕭然今上龍飛首上三漸宜防疏忠謙之聲
滿於輦下逮奉命防守關北移駐太行余適承乏茲土地方多事
危疑震撼之交吾兩人一乃心力惟義之歸時而可否相濟未嘗
苟爲雷同潞澤間卒以安堵今書札數十餘紙猶存也以此知先
生於叙傳無所苟於其言異日者建爲義例續成縣志不濫不誣
爲山靈光寵則此傳卽志中徵信之一端矣是歲秋八月秋分後
一日治侍生王慶雲頓首謹跋

自叙

寒族家譜創於先曾祖惇菴公係倣河間紀氏譜式越四十年叔祖魯範公續修之今又四十餘年矣子弟請續修終年研食并南竟無此暇舊譜僅載生卒配氏資貫而先人事迹未詳先大夫施南公恐其久而就湮也嘗作本支世德詩令子弟誦之

繼金

年垂

七十父兄皆逝世今爲本支家長嘗詢子弟以先人事迹大半茫然恐一旦溘先朝露竟從茲泯然無傳其罪重矣先大夫施南公

嘗訓

不肖繼金

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不加培養如惰農坐食倉箱

無不盡之理爾高祖以厚德起家至爾五世爾將加以培養乎抑竟坐食以待盡乎

繼金

悚然惕息自念服官中外二十餘年雖斤

斤自守幸未裂名檢以貽先人羞而爲郡守以至疆吏事權在手

安保無疎忽謬戾玩民瘼而傷元氣先人遺澤不加斲削幸矣遑
云培養乎年已垂暮補過無由乃以幼所聽聞壯所睹記撰爲本
支叙傳據事直書不敢有一字增飾以厚誣先人施南公世德詩
謹鈔於卷首冀修志乘者或加採擇而後世子孫或有能培養以
補吾過者是尤余所厚望爾咸豐庚申秋七月繼畲謹識

本支敘傳目錄

前載本支世德詩

本支總敘

四世祖家傳

八世祖甯夏府經歷美清公家傳

九世祖明威將軍廬州府守備蘭臺八公家傳

九世伯祖拔貢生爾香公家傳

高祖父贈奉政大夫品望公家傳

曾祖父贈資政大夫增廣生惇菴公家傳

和祖考贈資政大夫九江府同知秉治公家傳

顯考贈資政大夫施南府同知廣軒公家傳

堂叔直隸清河道東堂公家傳

曾祖母張太夫人家傳

祖母韓太夫人家傳

顯妣續太夫人家傳

庶母孟太君家傳

續夫人家傳

劉氏姑傳

薄氏姑傳

本支世德詩

有序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此洞徹造化之言不但一人一生爲然也父子祖孫合無算人爲一大生一氣之所流衍則亦一志之所貫串其志仁者其氣善其志純者其氣長志荒而氣之衰惡絕跡應焉是故書有無逸詩有生民皆所以勤念祖德也吾家自馬邑遷此以來時更兩代人溢千丁箕裘普衍本支尤盛是豈人家氣數適然云爾哉按牒繹之休徵感召有如桴鼓而其人日以遠其風日以微後生小子之或不聞予滋懼焉嘉慶壬申予官湖北施州司馬去鄉半萬里道途險惡子姪皆不從深以失訓爲虞因作本支世德詩寄之俾資感念嗚呼凡人讀書懷古流覽鄉風遇有嘉休輒爲之悠然神往感之深者至於流涕矧其爲祖考之芳徽者

乎今予所作詩歌雖疏略已甚而梗概粗具苟留心覽之亦可因以想見其爲人歌也思焉哭也懷焉寤寐旣深堂構之事不勉而肯焉當是時也康強逢吉之占獲如操券譬之一人一生德修而身自潤寢昌寢熾自然之符也借非然者繼體而不繼志形骸雖具眞精先亡無主餘氣游衍散漫非惟單弱而可憐亦實澌滅之立見危哉危哉小子可無慮乎哉嘉慶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潤第謹識於湖北施南郡丞官舍

布穀章紀文厚祖文達祖文源祖也自初祖業農四傳至文源祖襁抱失母兄文厚文達祖負抱而耕文源祖以報恩誓其子孫焉

布穀催耕兄淚盈盈有弟無母孰哺負我未耜抱我弱弟以

適於南畝苗既碩弟何小兄也顧之勞心草草弟既長兄已老弟也事之私心未了滹沱浩浩潭水一掬決潭益沱毋乃不足曰予世世子孫惟兄之子孫是親是睦敢或侮之神其不福

食報章紀五世至十世也

孝弟力田其事至庸祖宗修之食報無窮食報云何人丁先有傳至五世同胞者九傳至六世三十有六人如足如手丁既昌矣門戶張矣或文或武衣冠光矣其文伊何七八兩世兩泉先生書香兆瑞子美清公克紹厥志讀書於美清之窯遺跡流風於今未墜其武伊何九十兩傳時際鼎革率土烽煙我蘭臺公挾弓遊燕功功既遂歸治桑田馳馬試劍四子皆然流傳至今馬道稱焉

中興章紀品望公也

遠公者蘭臺仲子中年而殂家之索矣遺孤品望公中興績偉
漠漠邊城迢迢燕京年未及冠服賈遊行風霜雨雪辛苦經營公
圖既壯公業既修公室既完公志未休曰矛同氣之人生有未謀
時予之憂公之置產產值不爭曰予憫其已貧人之侮公公不與
計曰予胡爲其小器計公生平未遑讀書忠厚豁達天性固殊今
吾所居猶公之廬今吾所耕猶公之畚嗟乎公德良厚遂坐食歟
不其無餘

守成章紀惇菴公也

猗歟惇菴德著守成書香遙繼庠序蜚聲以厚宅心以正制行治
家以禮處鄉以仁急人之難濟人之貧人侮不較人取不爭鄉人
有競就公取平鄉中無賴畏公聞名尤所念者一本之親廣立碑

碣譜牒一新十要十勿以之修身卽以訓後書板懸楹行年七十循循書生周規折矩終日捧盈其色如玉其氣如春猗歟惇菴永垂典型

不染章紀東治公也

東治公不染塵浩浩蕩蕩純任赤心東治公讀書初惇菴公曰吁吾念乃祖未遑纓裾欲爾補之爾其勗諸公曰唯唯五品頭銜致於大父之塙墟東治公筮仕初惇菴公曰吁古有廉吏史册炳如爾能效之吾意所娛公曰唯唯不名一錢忍貧以遊於宦途東治公善述辭房師竹崖每亟稱之曰予大江南北文章淵藪不加於今茲東治公善政事曉嵐相國爲我論之我所謹記曰予已卯得人不足於四一荆道乾一折遇蘭一爲爾父皆能於官爾父及折

彫喪無端用之不竟令我長嘆東冶公善教兒曰學喫蔚喫蔚一
言可除萬私心地忠厚恒于斯行事孝弟恒于斯

本支總敍

吾宗故馬邑人或云北宋時遠祖自浙遷馬邑舊譜未載不得其詳始祖才甫明洪武間由馬邑遷五臺之大建安村才甫祖兄弟三人曰意甫曰通甫長幼行次無考通甫復遷河間意甫遷河南或曰仍回馬邑才甫祖娶閻氏生友諒友諒祖娶劉氏生二子曰義曰安安子文明無嗣吾宗皆義祖之裔也義祖娶張氏生文厚文達繼娶姚氏生文源三祖別有傳文源祖字百川娶張氏繼娶金氏生九子曰興曰盛曰增曰益曰倉曰廉曰厥曰昶曰糧孫三十六人曾孫七十二人徐氏之椒聊蕃衍自百川公始也方才甫

祖之初遷也明制撥給官荒地若干畝有一子兩孫力耕而食土著者悔之所種青苗輒放牛驢踐食以丁少不敢與校至百川公而多男家業日增合孫曾百有餘丁始有入庠序得拔貢者遂爲五臺著姓百川公子孫分九支分居十餘村至乾隆中先曾祖惇菴公修譜時合九支凡千餘丁所居之村曰大建安曰東治鎮曰河邊村曰大樸村曰永安村曰新村曰石村後堡曰北澗曰甲子灣曰甄家莊曰東寨曰橫嶺曰廣銀溝又有流寓直隸口外者始祖至三世祖塋墓無考大建安之老墳以百川公爲第一世盛祖字時隆百川公之次子爲第二支之初祖以厚德爲鄉飲耆賓娶高氏生五子曰環山曰鏡曰鏞曰琇山曰環山環山祖爲長房生二子曰鏡曰鏞鏞祖字覺世號兩泉以學問經

術重於時人稱兩泉先生由歲貢選武鄉縣教諭推升定陶王府教授娶曲氏生三子曰聯芳曰光濟曰光涉曰光澄光濟公二子曰綱曰紀光涉公三子曰聯芳曰桂芳曰齊芳桂芳公別有傳

光澄祖字美清以歲貢生任陝西甯夏府經歷始由大建安遷居東治鎮之東街別有傳美清公娶張氏繼娶趙氏又繼郭氏一子曰騰芳字蘭臺由武舉任江南廬州府守備別有傳蘭臺公娶張氏繼娶田氏子六長曰兆鱗早卒無後次曰仕鱗字宦府三曰徵鱗字成遠繼金太高祖也四曰仁鱗字愛之五曰祥鱗字聖瑞兄

第四人皆武庠生六曰振鱗早卒無嗣自蘭臺公以騎射起家令諸子皆習弓馬當國初時東治鎮東街居民皆在街北街南爲曠野有小堡蘭臺公築其下爲馬道坐小堡上觀諸子騎射故人稱

爲馬道徐氏

蘭臺公之後分四支宦府公爲次房丁最繁衍與先祖九江公同昭穆者十一人與先君施南公同昭穆者二十四人與繼金同昭穆者尤衆近則人丁衰甚四房愛之公居五級村有三子與先祖同昭穆者九人與先君同昭穆者六人近益衰微僅有兩三丁五房聖瑞公一子曰應魁生三子曰彥容曰天樞曰彩容彥容公字遠塵太學生性伉爽任俠尙氣好雪不平多材藝金鐵木石之器一見卽能倣造尤善畫山水人物家藏有墨描鐵拐李見者稱爲神筆書學蘇米筆力奇古善吹笛度崑曲每秋穫畢橫騎驢吹笛遊北里間錢盡卽返人莫測爲何如人一子純儒無嗣以彩容公次子倣儒爲後天樞公字拱辰附學生工書學趙承旨入神二子

曰政儒曰敷儒政儒公字寶三以字行幼聰異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二入邑庠乾隆己酉以貢生應順天舉挑四庫館謄錄不樂小官棄而爲石商歷辦大工公卿間多知名彩容公字彰五將卒之年豫知月日時無大病忽沐浴薙頭易衣冠視日影曰可矣已就枕復起曰衣未展整衣復寢一笑而逝人皆異之子二長致儒次倣儒爲遠塵公後五房一支與繼畲本支三房同居東冶鎮之東衝累世讀書同塾遊京師則同寓獨較別支爲親睦繼畲少遊京師前後十餘年祖行叔行皆視如親子姪不覺服制之已疎也故知之爲獨詳

吾太高祖成遠公蘭臺公第三子性孝友輕才好義蘭臺公官廬州守備病甚令四子仁鱗歸呼兩兄而仁鱗遲久不至比成遠公

聞信馳往則蘭臺公已卒畚柩由水路歸不相值資斧已罄謁蘭臺公舊僚皆辭不見有老僧見而哀之曰先公與貧道遊處久生平性慷慨寅僚假貸不立券然我皆知之蓋不下數千金今公子在患難中所需者路費耳負心如此令人不平乃以白布書其原委令成遠公負於背縞衣乞食於市諸人聞之乃遣人謝過稍有貲助奔歸治喪先是蘭臺公以家中田產析授四子令各治生業成遠公性慷慨顧大義不屑屑爲錢刀計又奔喪往返獨任其事不以累兄弟腴產盡鬻遂貧困年四十餘卒娶崞縣北社梁氏生三子長曰賜俸次曰賜爵三曰賜祿字品望繼畲之高祖父也是爲吾家近族三支同居於東冶鎮東街之當鋪巷當鋪巷者品望公起家後嘗於巷中構小樓設質庫故得此名

賜俸公字品一成遠公長子娶本村渠氏繼娶同縣兩澗村高氏
一子天香字馨菴太學生徙居大樸村娶同縣楊白村孟氏無子
以先曾祖惇菴公三子枚儒爲嗣枚儒公字太璞吏部考授從九
品先祖九江公同母弟也性精敏能事九江公官北河各工多公
所襄助多才藝尤精九章算法如勾股少商之類人窮年不得其
解公布指卽得暇則以是教子弟故子孫多知算法娶崞縣西坡
村續氏生四子曰闔第字太和曰開第字太占曰闡第字守眞曰
閥第字怡齋太和公能傳太璞公算法遊京師歷土作石作工程
處嘗坐一小屋繼金侍坐公曰此屋磚瓦木石共當得若干斤兩
汝知之乎繼金曰是安能知公卽起以丈尺步量數其椽數瓦數
石數以算子下上良久曰共幾萬幾千幾百幾十斤娶同縣十家

崖鄭氏繼娶定襄受祿鎮王氏一子繼培與

繼金

同歲口吃性愿

謹事母孝一生與物無忤娶同縣寨上王氏生二子曰銳曰鉢泰

占公年三十始入泮焚膏甚苦學使陳鍾溪侍郎

希曾

重其文置

第一食廩餼有潔癖所居無纖塵書卷筆研時時整滌巾盂衣履
布置必得其地手鈔書數十百本字皆工整頗而瘠性狷介一生
無妄語無失足設帳綿田近二十年以諸生終娶同縣兩澗村高
氏生三子曰繼折幼慧能文入泮後得風疾成廢次繼塾早卒皆
無子次繼坤娶崞縣宏道鎮張氏生三子曰鑑曰銘曰銓守貞公
資性機敏有幹局少以貧輟讀堂叔東堂公宰肅甯等縣俾公佐
理雜務事無不舉後遊京師佐族叔祖寶三公辦石作工程精敏
遠出儕輩上先大夫施南公嘗謂公有吏才而沒沒於商賈可惜

也援例得從九品晚歲家居以卒娶同縣北大溪王氏生二子長繼垣居大樸村務農娶西坡村續氏生二子曰鐸曰鍾繼娶同縣陳家莊胡氏又繼本村張氏次繼壻字先箎邑庠生援例選汾陽縣訓導防堵案內奏賞六品頂帶娶北社李氏生三子長曰鑄次曰樹嗣繼眷爲子三曰釜怡齋公有才氣入泮甚早旋食廩餉工

書能作大小篆八分璽法嘉慶癸酉學使周石芳侍郎系英選充

拔貢就州判職既而遊塞上應京兆舉卒於京師娶本村于氏生二子長繼城字雉甫廩膳生成豐四年在潞安幫辦防堵文案以訓導候選娶同縣王家莊閻氏繼北社胡氏又繼宏道鎮張氏次繼塘早卒無子

賜爵公字品碩成遠公次子娶宏道鎮張氏生四子長曰天秩武

庠生次曰天相三曰天池皆無後四曰天閑字雲錦邑侯以其長者舉爲約正化鄉閭娶宏道鎮張氏生二子長曰楷修號南崖次曰教儒字道修兩公皆諸生恂恂謹質家貧甚訓蒙鄉里終其身皆以東堂公貴贈朝議大夫南崖公娶同縣古城村王氏無子以道修公長子寅第爲嗣卽東堂公也由拔貢朝考以知縣用游升直隸清河道別有傳娶宏道鎮張氏無出續娶同縣河邊村王氏生四子長繼賢字象庭太學生娶崞縣上社郝氏庶出一子惇次繼實字秋園從九品娶西坡村續氏無子以繼貞子憚爲後由附生幫辦防堵文案得訓導候選三繼貢字亦文秀異工書行楷俱精早歲入泮旋食廩餼援例得訓導未選銳志科舉屢薦不售以卒娶同縣泉岩村楊氏庶出二子曰性曰恪四繼貞字又元太學

生娶同縣上金山村劉氏生二子長憚爲繼實後次慎議敍八品
銜道修公娶本村王氏生二子長東堂公爲南崖公後次曰宅第
字心臣從九品精敏能理家政與東堂公友于甚篤東堂公歷任
州縣皆在署佐理雜務後乃歸里治田園百務具舉暇整若無事
然中年以疾卒娶本村宋氏一子繼質字淳夫從九品娶河邊村
劉氏一子歛廩膳生

吾高祖父品望公成遠公第三子以孫九江公貴贈奉政大夫別
有傳品望公娶古城楊氏生一子天敍字惇菴繼菴曾祖父也邑
增廣生以長子九江公貴贈奉政大夫繼菴任閩藩贈通奉大夫
任閩撫晉贈資政大夫別有傳惇菴公娶同縣小竇村張氏生三
子曰敬儒字東治曰敷儒字魯範曰枚儒字太璞繼娶同縣溝南

村王氏生一子曰攷儒字日新東治公以舉人大挑一等改河工

歷升西江九江府同知

繼金

祖父也

繼金

官翰林贈編修後官閩

藩贈通奉大夫任閩撫晉贈資政大夫別有傳魯範公初應童子

試名噪甚州試得案首牧忤學使故黜其案首不錄遂援例入國

學不復應試後東治公宦遊直隸惇菴公命公筦家務遂並謝舉

業胞姪施南公官內閣典籍貳封公儒林郎自惇菴公至先大夫

施南公三世家政皆公主之性嚴毅與人語無款曲或面數其過

人皆諒之中歲供佛像晨夕誦金剛經一卷四十餘年無改九

一歲卒自始祖以來未有如公之壽考者也太璞公爲馨菴公後

已見前日新公太學生性孝友中歲卒

吾祖父九江公爲長房娶北社李氏無出繼娶同縣西峽村韓氏

是爲吾祖母韓太夫人生二子長爲吾伯父金堂公諱闢第次卽顯考施南公當九江公宦遊南北金堂公皆隨侍後施南公官京師公家居奉母鬚髮已蒼有孺子色吾祖母韓太夫人晚歲失明每飯必公以匕箸進始欣然飽韓太夫人大事畢乃遊直隸京師旣而歸里主家政至性純篤孝友出於自然沈默寡言溫溫終日無疾言無戾容終其身未嘗迂一人好象棋棋譜一帙不釋手人無敢對疊者公援例爲國學生弟施南公官典籍馳封儒林郎年七十一歲卒時施南公設館介休聞訃奭然傷懷亦遂於是年九月捐館舍蓋人琴之痛不能勝也施南公諱潤弟字德夫號廣軒乾隆戊申科舉人乙卯恩科進士由內閣典籍選湖北施南府同知

繼善

官翰林贈編修後官閩藩贈通奉大夫閩撫任內晉贈資

政大夫謹臚事實別立爲家傳金堂公娶同縣竇村盧氏無出繼娶本村孫氏生一子卽吾兄易田公又繼娶同縣北大溪村韓氏

又繼娶同縣寨上村王氏又繼娶縣城張氏易田公名繼疇字服先年二十餘入泮嘉慶壬申歲考一等補增廣生道光壬午中本

省鄉試副榜貢生就教職自入泮卽設館介休前後數十年道光

壬寅擢廣東臬使公乃辭館歸主家政蓋伯父止兄一子而

繼畲亦鮮兄弟兄長繼畲九歲自幼提抱攜持雖堂不異胞也繼

畲中外宦遊與兄恒不獲相見晚歲罷議歸田乃復聚首然鬚髮

俱皓然矣兄以咸豐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三繼畲在平遙聞其病

也前一月馳歸猶得進寢荼視含殮次年卜葬於村南之石嶺灣兄所自擇也兄性強毅質直中年時露鋒芒晚歲益恬和斗室中

手一卷世事勿問爲文氣清筆健或病其少文采後遂謝棘闈娶於本村郭氏一子木附生年三十九卒有一女而無男以堂弟井次子占益爲後顯考施南公娶於崞縣西坡村續氏是爲吾母續太夫人生不肖繼畲庶母孟氏生弟繼晚字薌農年十五將婚娶忽以水腫殤繼畲娶西坡村續氏未生子恭逢道光三十年恩詔時在福建巡撫任內當有恩廕立堂弟繼壠之次子爲嗣命名曰樹題報充廕生奉部給二品廕生執照時樹年六歲今已授室矣叔祖魯範公爲二房娶兩澗村高氏生三子曰閻第號西軒曰閻第字升九出繼四房曰閻第字勳臣繼娶本村高氏生一子曰閻第號塏軒西軒公早歲入泮最知名困於棘闈迄不得售科歲試列一等者十次迄不得補廩至嘉慶壬申歲考學使周石芳少宰

賞其文拔置第一始食餼而公年已六十皤然老矣公在介休設帳二十餘年後魯範公年高乃歸里佐理家政設家塾以教生徒先是惇菴公邃於醫魯範公繼之精於痘科至公尤喜讀長沙書長於治痘合吳又可余師愚二家之說施治無不效活人以千百計公偉碩多髭氣貌嚴重音如洪鍾子弟見之不寒而慄兒童方戲劇聞警歎卽逃匿制行端謹口不出戲狎之言足不履嫌疑之地自公卒而吾家子弟漸越檢閑無顧忌矣娶西坡村續氏吾母續太夫人胞妹也生一子繼秀字伯實質魯而勤於學年垂三十乃入泮性愿厚而迂亦精於醫娶本村趙氏繼娶崞縣朱家東社朱氏又繼娶兩澗村高氏生一子并又繼娶同縣南大溪村白氏并能傳醫術并次子占益繼木爲服先公後勳臣公嘗學賈亦精

痘科從施南公於湖北又遊京師病歸道卒娶本村趙氏生繼平
繼穎繼娶南大溪村白氏生繼穎繼平娶本村謝氏生二子白石
穎無子繼穎娶崞縣南白村侯氏生一子升塏軒公弱冠入泮嘗
刻意學科舉之文屢及秋賦不售從東堂公於河間景州筦雜務

後

繼翁

出守潯州爲粵臬爲閩藩公皆在署性坦率無城府與人

交無畦町以故人多親狎之年七十二卒娶西坡村續氏生三子
長繼穀字貽孫附生因幫辦防堵文案以未入流分發福建在延
平大營盤獲奸細九人以府經縣丞用署臺灣府經歷次繼耕出
繼升九公爲四房後三繼和字節之附生捐納縣丞在閩候補又
繼娶同縣南大興村張氏無出繼穀娶同縣石村薄氏生一子磐
咸豐庚申歲考以州案首入泮

叔祖日新公爲四房娶北社李氏無子以魯範公次子升九公爲嗣升九公嘗學騎射未獲雋娶同縣茹村張氏繼娶同縣東建安村王氏無子以壇軒公次子繼耕爲嗣防堵案內撫院賞六品頂帶娶南白村侯氏生二子曰雋曰賓

四世祖家傳

三世祖義公三子長曰文厚次曰文達三曰文源義祖娶張氏生文厚文達繼娶姚氏生文源義祖先卒姚太君亦相繼卒文源祖甫離繩抱有山田數十畝文厚文達二祖自耕之相與謀曰弟小弱置之室中恐爲嫂所虐晨起一人負田具一人携餅餌負弟至田所一人治田一人伴弟嬉更迭爲之晚則負之歸如是數歲文源祖長成乃已時在前明化治年間文源祖字百川有九子三十

六孫七十二曾孫誓子孫曰長房二房後人宜善視之有犯亦勿
校違者非吾種也此語流傳至今已五百餘年子孫猶識之先大
夫施南公世德詩有布穀章卽詠此事也

繼舍

每讀之未嘗不流

涕厚達二祖皆農夫源祖又異母弟乃友愛出於血誠政使有經
術者爲之亦無以過殆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耶至今吾宗
九支人逾千丁皆百川公裔厚祖一支稱老大股達祖一支稱老
二股以別於百川公九支之大股二股然兩支丁本不繁今僅餘
十餘丁累世皆耕氓亦無讀書遊泮者族人皆歎天道之茫昧

奮

謂不然報施之說爲中人以下言耳古忠臣孝子無後嗣者多矣
然綱維不墜乾坤不毀實賴乎此以王太保之孝而會稽譜王皆
弟覽子孫以嵇敬侯之孝而金貂七葉皆弟倫子孫記曰兄弟之

子猶子也卽謂吾宗九支皆二祖之苗裔可也二祖又何憾焉

八世祖甯夏府經歷美清公家傳

自吾七世祖兩泉公以文學顯八世祖美清公能繼之而書香蔚然起公諱光澄字美清兩泉公次子以明經貢太學選陝西甯夏府經歷知天下將亂履任未久卽謝病歸於所居大建安之潭西鑿土窯三洞穴小窗通明藏書塞滿晝夜披吟不出偶出則登潭上山頂俯瞰呼拖眺望南北山色蕭然終日謝絕人事晚歲徙居東治鎮之東街而公仍時時讀書於土窯土人稱之曰美清窑後以子蘭臺公貴贈明威將軍繼奮謹案公當明鼎將革之際肥遜不出因陶穴之舊俗而鑿土窯以讀書蓋卽古人因樹壘室之意非好奇也所讀不知何書大約非村學究所讀之書而漸柔變革

著述無一字流傳旋值中原鼎沸子孫肄武者兩世自吾曾祖惇
菴公以下譽序科甲乃蟬聯不絕而讀書之萌芽實肇於公美清
窯舊址繼奮幼時嘗往遊地屢易主窯亦坍毀過半然土人猶能

呼其名

九世祖明威將軍廬州府守備蘭臺公家傳

公諱騰芳字蘭臺美清公長子也少讀父書見明鼎將革土寇且
蠭起請於美清公願棄筆硯學弓馬衛鄉閭美清公許之遂入武
庠順治五年戊子中式武舉人第四十四名公沈毅闊達魁梧多
力又善射順治六年土寇作亂所至剽掠成墟公所居不敢犯嘗
入都會試路宿阜平夜聞店後有悍婦詈罵撲打聲又有老嫗呼
號聲問居停主人爲誰主人赧然曰某有婦不孝與老母訣語耳

公唾其面曰汝爲人子妻毆母而坐視耶主人曰渠闕如虎我與門輒傷以此不敢捋虎鬚公曰我代汝笞之何如主人曰幸甚三更後婦已睡主人潛導公公操白棓踏門入黑暗中婦不辨以爲夫也坐起叱罵公揪髮踏其背毆其脣股婦始哭罵繼而哀乞毆至百餘聲嘶呼母乞命嫗從別室呼曰兒可止勿成人命公乃出謂主人曰慎勿洩公從京師歸仍宿其店主人置酒密語公曰悍婦承代訓今能事老母矣公以會試揀選得江南六安衛領運千總數領運報最註冊候推升假歸教四子騎射皆入武庠尋推升江南廬州府守備時三藩俱反大兵南征半取道於淮肥公整飭營伍彈壓地方護送官兵儲峙事咄嗟立辦民不知兵當事倚如左右手昕夕不遑以勞瘁咯血成疾三藩既平上兩宮徽號覃恩

照加級封明威將軍封父母如其秩軍務既竣當事將敍其勳勞
請優擢而公遽以勞瘁卒於任矣

謹案

公之武勇又當國初

雲擾之時使得隨大軍南下何遽不開闢折圭乃初選隸漕營非
用武之職迨推廬州守備又以地當孔道當事倚之以辦軍興不
獲遂請繆之志李將軍之不俟不如妄尉以下儻所謂數奇者耶
然本支發科名登仕宦者皆公之子孫畢萬之後既昌公何憾哉

九世伯祖拔貢生爾香公家傳

公名桂芳字爾香兩泉公次子庠生光涉公之子美清公之胞姪
蘭臺公之嫡堂兄也公幼負才名美風儀有幹略爲文汪洋恣肆
不拘繩墨崞縣李中丞補爲晉藩儀賓有八女最憐少者擇佳婿
得公以少女嫁之順治二年乙酉本朝初開科取士公得拔貢生

性曠達不羈好聲歌蓄小戲一班教之度曲順治五年大同總兵
姜瓖叛代州土匪劉遷五臺土匪高山聚衆應之因而四鄉土匪
各推首領受僞職六年秋八月公夜方寢突有二百餘人排闥入
拔刀羅跪庭中曰某等將起兵無帥聞先生智略如神願執弓刀
受約束公從容諭之曰皇朝已受天命綏定萬方張李數百萬衆
俱爲灰燼奈何嘯聚山谷爲滅族計耶衆不聽曰勢已騎虎不能
下今日必得先生爲帥有死無二公沈思曰事不能已我亦無如
何然如此草草官兵一到卽虧粉能聽我言卽爲爾帥否則任爾
等屠裂衆叩頭曰唯先生命公曰爾等首事者幾人可報我衆曰
共十餘人公操紙筆令首事之十餘人各報姓名村落住址曰起
事非千餘人不可爾等歸可各糾人具械器造名冊取歷書視之

曰某日祭旛起兵大吉爾等速歸勿露風聲聽我部署衆譴呼羅拜散去公炳燭作密函並緘名單致縣令囑密速掩捕誅之令一優人置夾衣中僞爲入城定演戲日期者凌晨到縣密投之縣令吳琮立差幹役分路往衆匪方歸出不意悉縛之來立卽駢誅梟其首於市公度其必報復時元配李孺人先卒遣繼室朱氏子躍鱗躡鱗匿他所夜半潛入城將與縣令謀殄賊策路遇羣賊露刃脅之曰公不肯作賊當明言何乃設機心殺我頭目今不敢仇公仍乞爲我帥聽公令不者且殺公報仇公仰天大笑曰興朝初取士以我爲選首方思殺賊報國豈從爾鼠輩反耶因極口大罵賊攢刃殺之而去是時宣府總兵李延壽已襲破竇村賊巢衆匪無首不敢起事遂散而歸農

繼金

謹案爾香公殉節事縣志未立傳止載貢生張繩所撰墓誌銘敍殉節事殊未明晰幼時先大夫施南公爲詳述之如此補載家傳中以備修志者之採擇又公係順治二年乙酉拔貢生而縣志誤列之前明今照墓誌改正

高祖父贈奉政大夫品望公家傳

公諱賜祿字品望成遠公第三子長兄賜俸公字品一仲兄賜爵公字品碩與公同母皆梁太君出成遠公以中歲卒梁太君亦相繼卒家中落貧甚有薄田數畝老屋數椽時公年八歲兩兄以公未授室難析箸將待其婚娶而後分爨公曰貧至此不各努力同居相倚都作餓莩矣致富固不能僅圖衣食腳踢亦優爲之我願分析兩兄奇其言乃析產公分得田三畝破屋三椽瘠牛一破車

一盡鬻之腰金負一氈隨鄉人遊塞外販賣牛羊行冰天雪窖中手足皴皴意氣自如積數年稍裕乃娶於古城楊氏又十餘年遂小康時兩兄仍苦貧公乃與兩兄合貲而賈兩兄亦漸裕年四十不復遊塞外設木行於居宅之旁仍與兩兄合貲數年其利倍蓰遂稱富有公以幼貧讀書未卒業而性明達仁厚出於天性家既饒每歲終人或以田產求售公度力能舉卽問價曰擬若干卽邀中署券如其數產主遠巡曰意公必駁價故多索實止索若干公曰君棄產我置產理當如是自後求售者皆以實價告公或以爲少轉爲增之公赤手起家而鄙笑守錢虧戚友丐貸推解無吝色冬月重裘表以紬食必有酒肉曰自刻以遺子孫且折其福然時飭家人以儉素曰浪擲粒米寸縷卽爲暴殄天道之所惡也一生

不躡絲履日足下踐泥土可惜也嘗自恨失學設家塾延明師教
本支子弟度量恢闊能容人橫逆之來談笑受之有堂姪某者兄
弟武生與公居隔一牆恒嫚罵公公不校一日携壺升屋且飲且
呼名而罵公爲弗聞也者時同堂子姪八人同塾年皆成童聞罵
皆裂私議曰渠敢罵叔我等何不可毆兄當制梃撻之各抽束薪
斧作棒塾師窺見密語公傍晚放學公默伺於門側見八人循牆
走出突出間皆蒼黃失措搜之則腰下各藏短棒公唾之曰某一
人作禽獸不足合汝等而九矣率之入塾令塾師悉予杖罵者聞
之慙悚斂迹公以長孫九江公貴贈奉政大夫配楊太君贈宜人
一子卽吾曾祖惇菴公別有傳當公之初卒也惇菴公爲卜葬地
未定一日從城中騎而歸夜已半逾望景岡遙見北山坡下有小

城異之停騎睇視則見小城有堞隱隱露燈光有頃不見默識其地勢而歸次日依蹤尋之則地名兩爵院者也後延葬師韓生來遍閱北岡地皆不愜望見此地急趨而往周迴審視曰地在是矣卽惇菴公望見小城處也遂葬公於此子孫祔葬者四世

曾祖父贈資政大夫增廣生惇菴公家傳

公諱天敍字典五號惇菴父品望公赤手起家止公一子晚歲不復增市田產曰財多則損其志且慮以生產妨其讀書也公承志下帷攻苦入泮知名補增廣生爲文有清氣好學成宏體簡貴無枝葉以此不利名場學使蔣時菴侍郎元益督諸生嚴歲考每縣劣等嘗百餘人公補歲考題爲有爲神農之言者全章牌曰默寫全題時四屬補歲考者數十人寫題多錯漏皆受戒飭獨公不訛

一字文復清老學使大激賞之奉諱後卽謝棘闈潔斗室讀書其中終日危坐無跛倚時有盛德和氣睂然見者如坐春風中治家以禮內行修飭閨壺無譁笑聲教子弟嚴長子九江公年十二初學吸火烟未敢令公見飯畢赴塾適吸烟望見公急袖烟筒立道旁烟未燼落掌中恐公見不敢擲於地展轉握之三指皆焦實則相隔尙二十餘步也性仁厚好施予戚友丐貸無難色值歲大饉米價騰翔人有菜色公盡出藏粟查本鎮乏食之戶計口造冊次貧者減半價平糶極貧者捐給於門外設囷五日一糶邑侯親拜褒獎并頒其式於各鄉出粟未及半而市價已平全活不可勝計鄉人有爭競輒就公取平徐以一言剖決咸悅服罷去宗族至戚或有糾紛苦心排解不使成訟或有爭利不決者解囊默付之皆

感愧寢息又或骨肉之間將釀變故陰爲消弭不令人知其事指
不勝屈德普而尊鄉人敬之如父師每行街市無少長皆肅然起
立或前問起居公應接不暇每出迂道而行不敢由街市長子九
江公以大挑一等撥河工公訓之曰河工與地方不同而總以操
守爲先不廉則事事受人挾制能亦何補河員所取之錢皆由偷
工減料來盜臣庸愈於墨吏乎以此具豚蹄祖宗不享以此作滲
瀦我不能下咽必若因公賠累家中薄產任汝耗之無悔也九江
公稟庭訓遊宦不名一錢以此訓先大夫施南公施南公以此訓
不肖繼斧繼奮受兩朝恩遇才能短淺溺職之愆終身莫補而斤斤
自守幸未蹈簠簋之譏者不敢忘先人之訓也九江公擢永定河
南岸同知迎養至署閱所修河工喜曰能盡職且無不潔聲我目

瞑矣居兩載思歸行至阜平之李家莊曰我覺體不適數盡矣令
覓衣冠口占一聯曰天地是籩廬到處處可以養生可以送死兒
孫非木石一個個要好行事要好存心占畢長笑而逝時年七十
三公以九江公貴封奉政大夫繼畲官福建布政使晉贈通奉大
夫巡撫任內又晉贈資政大夫四子長卽九江公別立家傳次魯
範公三太璞公出繼四曰新公皆見前總敍繼畲生晚未獲侍公
幼時伯父金堂公嘗出一麻紙小幅大不盈尺曰此汝曾祖遺像
也戴皮冠面長而癯眉高聳目秀而長鬚分三縕望之飄然有清
氣曰汝曾祖自固安將歸里前一日至幕友處辭行適案有片紙
友取破筆濡淡墨畫成此像曰將來可作小照見者以爲神肖後
再畫之不似矣令繼畲持示家人無識之者惟先母續太夫人三

叔母續太君一見識之繼金遊宦多年晚歲歸欲令善畫者補作
遺像覓此紙已不知所在

祖考贈資政大夫九江府同知東治公家傳

公諱敬儒字魯薪一字東治東治者祖居村名而又隱合公名故取以爲號也惇菴公長子幼穎悟篤於學入泮後治舉業勤甚乾隆丙子同里謝元暉中式報馬馳過門外惇菴公嘆曰用功者乃獲雋耳公感憤次日立課程書四書題數百各作小卷置篋中凌晨起燃香一炷拈一題略構思卽落筆香盡而稿未成卽焚之初不能成既而成既而有研練暇乃截香令短脫稿後背鈔五經三傳周禮儀禮已乃誦所選時文惇菴公不善飲而公飲酒不醉賓客來率令公陪以巨觥酬酢客或至夜分客寢必補完一日之課

齋中置酒一壘油一壘油以繼晷倦則以酒當茶一日家人送午
餐來油麥蒸角也以醋盤置硯旁公方構思且食竟則硯上墨
瀋已空脣指皆黑盤中醋未動也惇菴公聞其寢不解衣庭中曬
紅黍乘公外出握黍置衾中隔四月餘視之黍如故如是者三年
至己卯一舉而捷先是闈中得題公炳燭爲文初九日午前得長
篇三短篇三拈鬮卜之得長篇三藝皆千五百字時七百字之功
令未立也主司爲河間紀文達公明本擬元因文太長置二十四
房師爲江南王竹崖先生正茂金壇王罕皆先生高足也公長身
玉立氣貌甚偉音吐閑爽論事動中窓會文達一見許爲國士兩
試禮部不第丙戌會試文甚愜意領出遺卷則藍筆僅點一起講
而句之誤點者四時已大挑一等乃決意謝公車掣籤分發直隸

至省撥入河工

時三河工員皆大挑人員至省後掣籤分撥與後來事例不同

借補霸州州判又兼

署東安縣丞施署二角淀通判公逐日往來河濱與老河兵雜坐

河工人員三汎安瀾升轉始合例

升漕運通判駐張家

灣值大水接印之第三日潞河決公急募夫役堵合晝夜立泥淖中下令曰送料一束予錢五百土一畚予錢五十居民爭赴兩晝夜而決口塞民田雖有淹浸不致成災費至數千金皆出假貸方河之初決也或謂履任三日失事吏議輕宜速報請帑公曰遲一刻民田受一刻之害比請帑來百里之內且爲魚竝決口旣合或謂原修限未滿宜稟請追賠填此債公曰我自急公何與他人事在漕運任數年百廢具舉值鑾輅南巡御舟將由潞河抵天津前一日已駐蹕通州而御舟黃鬱繩未備局員惶急無措公曰已敬

備矣出之則紵繩染鵝黃色柔紐而長縛板亦油成黃色其數敷水程之用衆驚喜謝公旋升永定河南岸同知南岸當全河喫重之處前此數年一決糜帑無算公日厯河干閱其隄岸或改而取直或改而取紓或加埽築衝或加高培厚得健驛駕車能日行三百餘里人稱爲飛車徐公自凌汛至霜降無日不馳驅河側以故全河形勢瞭如指掌每有改作輒移報北岸曰不可以鄰爲壑也每年歲修之帑皆歸實用未嘗以一錢入囊橐患河兵偷惰予之錢令作簖取蟹設罾撈蝦不離汎地得利則俾養妻孥有險失報則重責在任數年迭逢異漲北岸屢失事而南岸無涓滴入民田制府周公元理知公行治擬俟永定河道出缺奏請超擢適正定府缺守兩司請以公題升詳已上矣忽奉部文以前在漕運通判

恬

任內失察守備高某冒領工銀三百兩照例降二級調用院司皆爲惋惜旋聞訃丁外艱將奔喪歸里值永定河北岸決口日久未合欽差滿侍郎某公漢侍郎劉公恬駐蘆溝橋督辦兩公與制府合奏請留公差委工竣回籍公厯北岸相度時正溜已奪大半公曰不開引河不能掣溜龍口何由堵合乃於南岸別開月形支河暫分正溜北岸水勢弛緩乃得次第施工公在蘆溝橋南搭席棚棲止督工忽一日午後有一騎從北馳來至棚前下馬則一少年冠珊瑚戴孔雀翎衣葛衫束帶突問曰欽差兩侍郎何在公曰某處工尤要兩星使赴彼查閱因詳言施工情形少年曰我不能記靴中出草紙數片曰以此書之公操筆立盡數紙少年懷之曰我卽以此復命矣上馬馳去急詢之則御前侍衛春山高宗時駐蹕

圓明園遣視河工者也兩侍郎聞信馳至曰且爲奈何公卽依前說代創疏稿兩公於次日馳奏旋奉硃批贊其胞合機宜硃筆加連圈者數處大工旣竣星使與制府合奏請開復原官服闋後仍發北河交部又議駁星使劉公贈四千金爲治喪捐復費公謝曰士爲知己用大憲知我分當竭力捐復費無幾力尙能辦僅留賄儀二百金卽日奔喪歸里服闋捐復赴部選江西九江府同知先是江西漕運北上屢以遲延獲咎上憲知公廉能派爲總運公察河水敷用而船行特遲滯遣人於水中錐探乃旂丁於例帶木料之外又於船底暗懸大木故笨重不能行公大怒呼集旂丁謂之曰前運官分爾肥故任爾作弊無敢聲我未携尺木何所挾持而敢如是衆工陰喝汗流叩頭若崩角公命斧斷竹索大木悉浮水

面曰姑貰汝罪汝自留人賤售由是船行駛甚先期抵壩公坐船泊張家灣候押回空患時疫投藥不效時親丁皆未隨夜渴熱躁甚僕從皆熟寐昏督中從船窗中望見水探身取飲墜入水人覺救起則已卒矣時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年五十二公性剛毅明決遇盤錯迎刃立解常有餘裕純任赤心無城府無迴曲方於事上無一事詭隨而禮恭氣和未嘗失之傲論事口若懸河聽者欣欣忘倦強力不憚煩曠持大體不察淵魚以故事無不舉性惡華飾衣裘無值十金者座師紀文達公嘗曰君有政事才他日必爲名封疆勉之在北河在江右上官皆倚以集事爭欲薦剡乃一厄於吏議再厄於歲年竟以郡丞終文達公聞而嘆曰生此才而不盡其用何如不生於虧其可悲也已公爲制義敏甚一日可得二三

十篇在北河日日驅車中無事拈生僻小題遣悶有公餘小草數百篇奉諱家居偶至家塾值課期問何題卽口占令子弟書之一兩刻卽成皆作生新無庸熟氣生平所爲文不下數千篇

繼

幼時所見猶六七百篇均未授梓稿本爲外人所攘竊祕之枕

中希塲中一遇雖欲借鈔不得也詩學東坡到處口占卽成遺稿

亦散佚無存孫繼官翰林院編修官福建布政使贈通奉大

夫閩撫任內晉贈資政大夫三子長爲伯父金堂公已見總敍次

爲顯考施南公別叙爲家傳

自九江公以下三傳文皆冗長因欲使子孫知先人事迹故不憚齷縷名曰家傳實行述也若入志乘則須刪節大半

顯考贈資政大夫施南府同知廣軒公家傳

名秉韜
漢軍舉

公諱潤第字德夫號廣軒九江公之次子將生時母韓太夫人夢一老病瞿曇偏袒入竈寤而生公韓太夫人居母家一嫗抱公在門有相者見之曰此兒頭角異人目有清氣他日當以學問文章顯年十二卽能屬文弱冠應童試三韓王含溪先生令五臺

人後爲東
河總督

奇其文取爲案首州試復第一以第二人入泮旋聞九江

公訃時九江公以河工賠累家已中落王公招公入署教其二子並教公以科舉之文後調榆次署代州擢保德州公皆從之遊由五臺至保德取道西山中林莽深昧時聞虎嘯聲公控匹馬往來意氣自如戴文端公衛亨督學山西公應科試題爲天下有道全章公破題云聖人論春秋之天下惟有道可以易之也文端拍案賞之文僅四百餘字批曰橫勁似陶菴大力遂以第一人食餼乾

隆戊申中本省鄉試第四十一名房師爲知五臺縣江南屠公
屠公江南名士有文名先是王公知五臺縣勸合縣捐資立同善
會以生息銀立崇實書院並各鄉義學屠公履任那移四千金王
公署代州知其事委員查提屠公不得已傾囊還庫時公從王公
遊屠公疑爲公所言銜之次骨實則同門史華亭耀文孝廉言之
公不知也乾隆戊申春學使者按臨代州以屠公有文名訪五臺
諸生孰優爲科試選拔計屠公曰能文惟徐某一人然品不端確
不可拔科試入選拔場學使賞其文而因有先入之言五臺竟缺
額不拔是年鄉試公卷適分屠公房屠公以其文類已力薦中式
拆彌封則公名也錯愕不已中丞某公戲之曰屠明府以五臺官
薦五臺卷得毋列門牆者耶屠公起立曰實係暗中摸索然其人

虎而冠好訟多事中之適爲鄉閭害正考官周蓮塘先生

兆基

艷

然曰主司能衡文不能衡品副考官方碧岑先生

維

曰安知不出

恩仇之口奈何於公堂作此語屠公不敢復言遂墳榜公會試謁

兩座師乃知其事以知遇之感事之盡禮不存芥蒂屠公亦愧悔

甲寅在京執贊於滇南楊碧泉先生

昭

之門文益精乙卯恩科會

試中式第四十二名是科山西止中二人公與焉殿試三甲第八

十四名引見以內閣中書用時祖母韓太夫人年高多疾公假歸

將母研食介休者二年韓太夫人責以大義乃入京供職時內務

府大臣佶公

山

爲堂郎中延公教讀受業者卽內大臣大司馬阿

慤勤公

靈阿

嘉慶六年丁內艱歸時堂叔東堂公初署肅甯縣請

公往教治法公悉心爲之講求官聲頓起服闋入都補舍人尋轉

典籍時軍機有洩露機密者不得主名有旨漢章京全退出別保
慎密者以聞不須考侍讀將以公名上公以貧不能治車裘又不
肯酬應外官爲抽豐計力辭之仍館於阿慤勤家慤勤家有小園
大木數章砌石爲小山公樂其幽靜恒坐花樹間窮研周易並讀
先儒理學書慤勤侍坐聽講授恒至夜分僥直之外不妄請謁人
同官中訂交者惟先師高蘭墅諫給名鶚公戊申乙卯同年翕從之受業桂香岩少宰名齡大學
士百文敏公之胞弟楊啓庭太守名書紹後知河南彰德府談文之友則蘭墅師與山左徐郁亭
顯文兩人而已房師太湖李蔭垣先生麟長森罷外任回京同門在京者設筵公請房首玉文恭公麟曰師來得依函丈幸甚徐同門
高如徐孺子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雖欲下榻無由也今得
一聚尤以爲幸先生曰絕人逃世似亦太狹公謝曰非敢然也館

內城貧無車馬過從或不值徒勞往返且道義之交天涯無異比
鄰奚必酒食徵逐乃爲密友哉先生笑曰士各有志嘗僕直宿典
籍廳有小僕突入以摺匣置案上曰中堂飭明早遞此言畢匆匆
欲去公阻之曰此間無遞摺之人不敢收僕曰公何姓公曰汝但
告中堂言典籍徐某不收此摺中堂者慶丹年相國也桂聞僕言
怒曰屬官不聽使令宜劾侍讀葉雲樹先生繼叟趨進曰遞摺乃
侍讀事徐典籍不敢越俎無過也相國乃釋然葉公以摺匣詣公
曰某明日軍機上班今夜須歸寓協辦者未來侍讀有
協辦公代遞可乎
公曰同僚相代微勞何惜卽爲代遞嘉慶戊辰補儲濟倉監督收
新漕見稜米潮濕督花戶風晾入倉既而各倉新米皆霉變凡六
十餘萬石倉場兩侍郎罹嚴譴十三倉監督褫職著賠者十八人

獲免者四倉儲濟其一也既而中西兩倉白米案發虧四十萬石

仁宗震怒四監督繯首誅書吏花戶十餘人新任侍郎戴公

聯奎

知公廉能檄令兼署中倉事時中倉官吏皆伏法空無人新充者茫無緒公兼署七日條上應辦十三事戴公以爲能奏調海運倉初公之抵任儲濟也集書吏花戶諭之曰倉中無名雜費例無支銷者皆爾等任之卽稍有所得濟公之外以贍妻孥分所應爾監

各倉監督每歲
賚廉三百兩

足供膏秣不爾分也然有萬不可作之弊一

發則不保首領監督豈能隱忍隨爾赴柴市皆叩頭曰公推赤心置人腹某等有天良豈敢負公以此倉中積弊釐剔一清查倉御史某公者谿刻喜事欲得他端以自爲名百計搜訪卒不得毫髮私乃默然寢息公旣履海運倉任閱各廩有黑豆六萬石已霉變

繼畲

成灰土駭問其故皆曰此豆霉變已多年歷任無辦法逢本倉應放豆皆以新豆頂放公曰倘新豆不來奈何曰折錢與之無不願者公以各倉兩興大獄官吏誅竄一空雅不欲再發難端兩侍郎亦堅囑以勿再搜求生事例限滿一月卽須出結意欲引疾謁業師楊碧泉先生決之先生滇人官京師三十年不携眷時爲給諫餚居古廟中支櫛神座旁神案陳欽定五經方讀周易公具述前事請決先生曰倉事我不能知然據君言險也見險能止謂之健引疾是公卽日引疾歸省松楸而海運倉黑豆案果以辛未年發厯任監督革職分賠次年庚午回京候補仍寓阿慤勤小園慤勤時猶應禮部試繼畲年十六將應童子試公爲兩人批改文課兼教以立身涉世之方嘯歌甚樂是年冬補舍人辛未二月選湖北

施南府同知施南在楚北極西南古夜郎國境壤接蜀黔本土司
地乾隆中乃改土歸流水陸皆奇險又瘠苦不供兩餐向來選是
缺者率請京師要人信求留省差委履任者少公獨無信臬司周
季堂者由佐雜擢監司最惡科甲一見公卽曰君從鳳閣來人稱
爲仙班典籍廳有匾曰鳳閣
仙班聖祖所賜也

施南山水清奇花香鳥語足稱雅量高致

可遠往也公亦不樂居省垣遂接印而行

前數任皆未履
任故印在省垣

時先母續太

夫人以多病未往

繼奮

因試期近亦未隨侍僅庶母孟氏與堂叔

動巨公從至荊州買舟西上行至巴東之南沱猝遇風暴舟覆船

人急從船窗援公出衆皆從出舟橫臥順流東下瞬息三十里遇

漩水迴旋成渦謂之漩
南沱有三漩奇險

船漸下沈水至腰衆皆號哭公神色不動惟撫

心仰視天船忽自浮起停不動有划船飛駛近舟衆乃掖公登甫

畢登大船翻滾順流去時六月暑甚上下衣履皆不全小舟泊岸望見山坡有茅舍步行投之則一翁一媼高姓煮芋以進對岸有巡檢署望見差人送長衫來延公至署夜半報大船淤於五十里外印已獲衣箱亦在晒衣數日雇兜轎而行山路奇險地名有蛇倒褪鬼見愁上瞿塘峽乃入小河抵施南時南豐譚蘭楣先生爲郡守名光祥乾隆癸丑進士由庶常改戶部少宰古愈先生之子素知公郊迎之同知駐利川縣前任皆不自惜鬻獄供饗殮公初至閱點卯簿胥役逾八百名訝曰何多也詢其故則半屬游手無藉之徒掛名充役鈎鄉戶之殷者唆人捏控得賄則上下分肥公喟然曰畜虎狼數百而啖其搏噬之餘是盜賊也何以官爲擇留愿樸者數十餘悉汰去架控者重懲之條教簡重風聲肅然而市月而頌聲起譚公稟請調郡審積案公剖決如

流居半載結控案三百餘暇則與譚公講性命之學時民間有畫
諾坐嘯之謠譚公聞之笑曰但令實惠及民吾固甘之譚公因案
調省以公權府事屬吏皆懔然不敢以五日京兆相視民間苦川
匪時入境搶掠公與譚公籌商分要隘設卡譏察令民間守望相
助捕得川匪卽送官杖斃行之暮年川匪裏足先是公抵任未久
卽欲退感譚公知已未忍去且無資斧不能歸門人阿實甫即阿慤
勤公
張申甫名之翰
介休人聞之由京裏寄六百金公遂出文告病譚公留之不
得揮淚作長歌以送之公亦作序留別時譚公調首郡偕行至省
強留公佐其幕數月而譚公病卒兩門人寄金已耗盡又坐困武
昌門人王瑤峯名祁嘉慶辛酉舉人
舍溪先生之長子爲河南光州牧乃遣人接之至署
佐其治爲門人講學趙君珍譖王君文
鼎文晉督廣州人作臆說又有荅門人王冠山講

學書

名郊瑤
峯胞弟

居四載瑤峰丁內艱庚辰三月公隨其柩眷回京時阿

慤勤公官員外郎仍留公下榻其家冬十月歸里設教於東冶鎮

壬午設教於晉陽與張靜生舍人

名廷鑑卒酉唐吉士改中書舍人

講學作中庸私解

逍遙遊解又讀張舍人所鈔傅青主書作雜言癸未設教於崞縣

之北社丙戌設教於介休之胡龍白氏賈村侯篤齋

培餘副車富

而好禮慕公品學延請教其季弟

步餘

丁亥春移館於賈村自庚

辰至丁亥讀書偶有得隨手書之專言易者曰說易曰圖說餘統

名曰劄記是年九月偶感時疫臥病三日卒於館舍年六十七篤

齋移其太夫人壽梓以斂丁丑與先妣續太夫人合葬於兩爵院

祖塋公貌清癯劍眉方口廣額目有毫光射人中年齒全豁聲音

清越高亮夜分聞數十步外性沈毅有大節當官守正不阿遇事

立斷如刀裁物平易通達未嘗以詭激沽名自少至老無日不在艱難困厄中而所學益邃所守益堅輿馬服飾之類一生未嘗屑意服官數十年衣不盈兩笥交遊最寡所師所友皆當世名賢先後及門者百餘人多能修德行樹名節工文章非若世俗之僅以科名重也生平於儒先之書讀之殆遍旁涉道藏內典壬遁風角中歲專心學易前後近四十年剝精造微所讀儒書皆以易象證之一一融合制義以理法爲主探原於史漢八家獨得乾坤清氣生平講學及雜文繼畲袁集付梓曰敦艮齋遺書制義多散佚檢其存者二百餘篇付梓曰敦艮齋時文偶有吟哦不存稿嘗記京邸臥病一篇云殘燈明滅影孤單病裏秋風分外寒聞道明朝西羽發附書猶自報平安蘭墅師以爲眞得唐音云書法中年學歐

晚年學顏行草兼二王六朝自成一體擘窠大字筆力尤古勁鄉人重公書有力者多以重價購之子二長卽次繼晚庶母孟氏出未冠而殤繼眷不肖繼眷續太夫人出福建布政使贈通奉大夫官福建巡撫晉贈資政大夫

堂叔直隸清河道東堂公家傳

公諱寅第字虎臣號東堂道修公之長子繼南崖公爲嗣

二公皆見前總叙

二老皆以諸生訓蒙家貧甚公成童卽凝重不妄語風儀秀整讀書穎悟絕倫年二十二入邑庠研食以養二老相繼卒公益下帷攻苦爲顯揚計文秀潔工詩賦小楷尤精墨色如漆嘉慶庚申應科試時甫服闋未與歲考學使爲會稽莫寶齋先生晋古場閱公詩賦楷法驚異取第二正場第一充辛酉科選拔公附生未補廩

也壬戌朝考二等三名引見以知縣用分發直隸委署肅甯縣時制府爲連平顏惺甫先生檢是年拔貢以知縣分發直隸者四人檄令各抒所見陳吏治纂創稟稿皆陳言公意不愜時先大夫施南公在署別創稿曰職寢人子甫離青氳安知治體顧嘗聞古人之言曰以勤補拙以儉養廉職訓蒙以養親不勤則館必脫館脫則菽水無所措故未明卽起教童子讀書矻矻終日未敢有一時之偷惰蓋嘗習於勤館俸初止三四十金後乃至五十金事畜皆出於此食指嗷嗷粗糲常苦不飽故通籍以前未嘗衣帛家食未嘗得肉蓋嘗習於儉竊願以處蒙館之儉移之牧民庶乎可以補拙以處蒙館之儉移之節用庶乎可以養廉纂見稿大笑謂且干申飭公遽令繕發制府閱稟大喜曰吾固知徐令之與衆不同也

細圈細批抄發通省州縣以爲法旋丁內艱服闋赴省署甯津旋
補威縣皆有頌聲又丁本生母內艱服闋補內邱部駁旋補故城
故城近傍運河河在境內者八十里糧艘北上恒苦淺澗公親赴
河干督夫役剝淺挖淤駛行無滯嘉慶十八年滑縣教匪李文成
據城反長垣定陶戕官應之皆與故城相近人心惶惶公馳稟請
重兵彈壓制府發兵五百一叅戎率之駐城內人心遽定密訪境
內有滑縣人郝振芳者寄籍傳教適相驗夜過其家密縛之來訊
之則弟子四十人已於某月日赴滑縣公密計時日比其至滑已
在大兵圍城之後不得入且返於近地逆旅伏幹捕密伺之旬日
之中四十人悉成禽無一漏網訊明駢寰家口連坐尋調河間河
間附郭當衝徭役煩重公悉心均調民不擾而事集額設驛馬一

棚有半

八十四
烏一棚

前任多接連倒斃公在任三年馬悉肥壯斃者無幾

時穆耕珊先生守河間

名揚阿滿洲
紐祜祿氏

倚公如左右手十一屬控案悉

委公招解之案稍有疑竇者亦委公覆訊公剖決如流一訊卽結常有餘暇遇水潦偏災公分別村莊造冊有豐稔無災者照常征收仍帶征積歉有歉收而不成災者止征本年成災輕者緩至來年上忙成災重者緩至來年下忙兼散口糧等殺分明朗如列眉姚亮甫方伯極贊之頒之通省以爲式予以卓異升補景州嘉慶二十五年秋升順天西路同知公爲州縣凡二十年以勤儉爲立身行政之本自奉不改寒素彊力能理繁劇昕夕盡心民事別無嗜好決獄聰察如神案無留牘風裁嚴峻人無敢干以私者一時有笑比河清之目所任多瘠苦之缺洗手奉職卓面不取一錢而

量入爲出歷任交代倉庫無絲毫短缺服官崇實政不解沽名而
所至頌聲旁溢上官皆刮目相待倚之以解盤錯姍於律例要稟
要案皆手自創稿老羣咸斂手昨舌宛平西山有門頭溝京城所
用之煤皆產於此煤窑二百餘所開窑者皆遣人於數百里外誑
僱貧民入洞攻煤夜則驅入鍋火鍋火者宿食之地壘石爲高牆
加以棘刺人不能越工錢悉抵兩餐無所餘有倔強或欲逃者以
巨梃斃之壓巨石下山水漲屍骨衝入桑乾河泯無迹又有水宮
鍋火窑洞有水驅入淘之夏月陰寒浸骨死者相枕藉生還者十
無二三尤爲慘毒府尹相國盧文肅公蔭
溥申鏡汀中丞啟賢後官
訪聞其事公甫抵西路同知任卽奉檄往查公騎一健驃隨兵役數
人遍厯各窑各鍋火遭鋗之煤丁悉轟然投出窑戶不敢復禁檢

得近日毆斃之屍律究擬抵稟請禁革水宮鑄火毀其垣屋各窑戶造名冊巡檢分四季往查煤丁有死者卽報官詣驗不報則治其罪積年慘毒之害一旦革除煤丁皆讙呼額手兩京兆以爲能檄兼署南路同知四路有控案多委公鞠讞壬午冬河間缺守顏惺甫先生再督直隸密疏請以公守河間得俞旨公歷任河間五州縣民聞公來欣欣有喜色走相告癸未畿輔大水河間一屬尤重時襄平蔣礪堂相國攸督直隸奏請賑濟并截留南漕六十萬石公督州縣逐村細查分別成災十分至七分又按戶口分別極貧次貧懸賑榜計需銀十七萬有奇米稱之藩司以爲太多駁令核減公曰救之而不活何如勿救聖主軫念災黎不惜銀米而有司也膏可乎堅執不移竟如所請災民十餘萬咸感泣曰太守活

我水旣降千里長堤及境內各河皆潰決有淤成平陸者相國議以工代賑修治之觀察某公奉檄來公曰以工代賑幸甚然代賑之例施之土工則可塞漫口須稽料亦將責之災黎乎觀察曰憲意如是公曰憲意欲救災民非苛之也某不敢妄測度爲大憲斂怨觀察歸謂公沽名不肯用工賑例相國怒以檄切責之曰料卽不可土工奚不可奈何不顧大局止知要譽耶檄發而公議已上乃與相國所言同是時滇南程月川侍郎含^章奉命督辦畿輔水利堤工河工各分段興工公分得四分之一工竣侍郎來閱公所挖之河寬深過原估且出土在河岸五丈以外所修之堤高厚過原估雖試悉堅實與別段迥不同大悅薦於相國先是省中以公屢梗成議頗有違言相國意不能無疑次年春閱伍河間收公所修

堤河各工曰君眞實心任事者愧相知晚譬爲文理法皆備所少者文采耳公謝曰性迂拙不能爲也乙酉秋委署通永道是歲江廣糧艘抵通甚遲公慮凍阻稟請後至者截卸天津無誤回空相國從之丙戌春交卸回任那文毅公彦成來接任久知公適通永道又出缺仍委公接署是時逆裔張格爾反回疆陷四城調索倫勁旅徂征或曰行塞外或曰行內地迄無的耗公揆度事勢謂必行內地飛檄沿途州縣備儲侍車馬部署甫定而前隊已抵關門矣那文毅公語公曰微君在彼幾缺軍興獲大咎是年秋回河間任次年春獻縣有教匪孫榮者年六十餘蓄叛謀公密訪聞得其姓名住址遣經歷林安佐夜半往會縣捕之得四十餘人搜其家則刀矛盈一車訊之則已定某月日將戕官刦獄相隔不及一月也

解省訛明伏法時屠方伯之以公辦理密速將保奏公以失察在

申署直督奏升清河道復入覲上知公司大用慰勉甚至公報圖益

筠

切相國琦侯履督任委心倚任辛卯秋兼署臬篆公感知遇治獄秉燭達旦人皆拭目冀公當大任乃未幾而難作矣深州牧蔣

某

某者公同年友以征解遲延撤任怨公之不庇也投書列款誣詆

筠

或勸焚其書公不肯上其書於制府制府入奏上命刑部兩侍郎

往鞫蔣所揭各款皆誣惟節壽陋規屬實擬革職發軍臺効力蔣

筠

以險詐擬城日諭旨有徐寅第平日居官非聲名狼籍之人等語

公感激恩知單車赴戍毫無怨尤在臺二年以讀書作字自娛甲

午秋感寒犯瘓嗽舊疾冬十二月卒於張家口寓所年六十有二

子四已見前總叙

繼畲

自幼爲公所鍾愛視如子自庚辰至乙酉從公於西路廳河間府通永道各任所故知之爲最詳公之行治已受宣廟深知數年之內當卽任封圻秉節鉞而小人無端作難使公不竟其用良爲可惜然瀛鄭遺民至今思慕不衰有談之而泣下者則公之樹立亦可以爲不朽已

曾祖母張太夫人家傳

太夫人姓張氏先曾祖惇菴公元配也同縣小豆村懷仁縣訓導肇修公長女曾祖父三世爲校官有家法既歸惇菴公相之以立家規吾家喪祭嫁娶之禮皆太夫人準母家儀式與惇菴公創定者也惇菴公好客太夫人治鷄黍無倦色惇菴公教子嚴太夫人

尤憲姑息以故諸子皆成立生三子長卽先祖九江公次叔祖魯薪公三叔祖太璞公九江公官南岸同知贈太宜人曾孫繼金官福建藩司巡撫晉贈夫人

祖母韓太夫人家傳

太夫人姓韓氏先祖九江公繼室也同縣西峽村庠生盛修公女韓氏七世皆諸生在五臺爲儒素清門先祖元配李太夫人崞縣李中丞楠元孫女早卒無出韓太夫人生二子長爲伯父金堂公次卽先大夫施南公東治至西峽七十里無車路山徑崎嶇坡陀上下太夫人往來毋家抱兒於懷控黑白衛而行不以爲苦九江公宦遊南北皆隨之佐內政九江公既卒歸里率兩婦操井臼年過五旬猶能刺繡性好花木鶴鳴卽起昧爽卽掃滌庭中修灌花

木木木草本森翳滿庭施南公幼穎異能讀書太夫人望之綦切而督之甚嚴責之甚備施南公成進士官中書舍人以冷官不能迎養太夫人又年高多疾乞假歸設帳介休者二年無仕宦意太夫人責之曰爾幸得一第當思顯揚爲祖宗門戶計非我所得私也爾兄爾婦在室自能事我奈何株守鄉井空擲壯年孝之大者在養志爾讀書竟不知耶施南公涕泣受命遂入京供職數歲失明以施南公將補缺堅諭安心供職不許歸省辛酉春聞施南公患中消遣先母續太夫人撫弄之握其足曰兒脚肥當有福氣不似乃父之瘠也勤儉不異農家所遺衣服僅一天青綵白鶼補花即繡於補面

後來無此製

餘皆繻袖與布以覃恩封宜人

繼眷

官福建藩撫兩遇覃恩

贈夫人女一適同縣金山劉氏別有傳

顯妣續太夫人家傳

太夫人姓續氏母家崞縣西坡頭村西坡頭距東冶鎮二十五里續氏聚族而居無雜姓自入國朝前後舉孝廉者十餘人列庠序者百餘人在吾鄉爲清門望族與寒族世爲婚姻外祖庠生昶公字宅南有盛德爲合族所尊仰生四女皆同母適吾家者二太夫人第三四適堂叔西軒公太夫人及笄歸於先大夫施南公時先祖九江公官北河太夫人隨姑韓太夫人居住所迨九江公選九江郡丞止伯父金堂公侍韓太夫人往九江公既卒韓太夫人歸里治家嚴伯父金堂公屢斷絃繼室年多穉而太夫人已中年韓太夫人委以主爨鷄鳴起不燈而櫛銜總髮之繩於口黎明腰布

幅詣韓太夫人前敬問早何餐偕嫂氏入廚下潔治醬醋蠶豉皆
手自爲之自施南公入泮後卽研食四方未嘗家居太夫人獨事
姑嫜以婦代子嘉慶辛酉施南公病韓太夫人令挈薄氏姊與繼
眷往省冬月聞訃歸施南公服闋入京以貧不挈眷乙丑乃偕子
女往居三年歸嫁薄氏姊遂未再往與施南公相敬如賓未嘗有
一語觸迂辛未施南公選湖北郡丞太夫人以道險遠不往令庶
母孟氏隨之任先是太夫人屢生男不育至乙卯夢有比邱尼贈
盆植小松樹甚葱茂供之佛前越三日而生不肖繼金喜曰松爲壽
木是或可長命矣愛之如珍寶自啜粗糲以餅餌飼兒少長教之
甚嚴每予錢市瓜果必捧歸令太夫人嘗之未嘗不敢入口八九
歲與羣兒嬉偶罵之太夫人聞而呵之曰再爾且笞故繼金終身

不解罵人不解作市井惡賴語皆母教也壬申繼畲年十八入泮第一科試復第一食廩餼次年癸酉中本省鄉試第四名太夫人喜甚曰爾父未入詞林嘗以爲憾爾如能得館選我心慰矣繼畲

困躉禮闈六上公車至丙戌乃成進士改庶吉士而太夫人已不及見每思之未嘗不泫然也太夫人患內熱中年卽多病丙子繼畲

主講五臺書院侍醫藥七月二十一日卒於內寢年五十八施南公官中書敕封安人繼畲官福建藩撫累贈夫人女二長適崞縣續氏次適定襄薄氏薄氏姊別有傳

庶母孟太君家傳

太君姓孟氏直隸廣昌縣人年十八李壽山姑丈永恒贈施南公爲妾施南公選湖北郡丞續太夫人以道遠不往令太君隨之赴

任行至宜昌府之巴東舟覆幾沒於水至施南生弟繼琬旋里後又生妹全來弟繼琬年十五將授室忽患水腫殤逾月而施南公

卒於介休館舍未及聞也迨

繼奮

繼奮

服闋將入都太君願家居守墳

墓修祭祀

繼奮

由御史放廣西潯州府妹已字韓氏太君仍家居

妹幼聰慧十二歲如成人忽以痰厥暴殤太君不勝痛隨於道光

癸卯卒於家年五十三

繼奮

寡兄弟太君生一弟一妹方喜同氣

有人門庭不至岑寂乃未及婚嫁先後俱殤而太君亦隨逝於塵其可悲也已太君性渾厚而柔婉事施南公垂二十年敬慎無失慈愛好施予本族男女貧急者隨意衣食之不計有無其卒也哭之無不痛者施南公墓門已封不敢再開葬太君於兩爵院之墳

東以弟繼琬附

續夫人家傳

夫人姓續氏母家博縣西坡頭村與先母續太夫人同族祖家修以大挑舉人官廣東東莞縣知縣父銳以副榜官襄垣縣敎諭敎諭公有四女適徐氏者三長適族兄庠生浩次適族兄從九品慶恩夫人第四年七歲字於余時先祖母韓太夫人已失明欲一見二叔祖魯範公次女適續氏夫人之堂嫂也引之來韓太夫人捫其髻捫其面捫其支體手足又問其眉目顏色喜曰兒福相可配吾孫年十七來歸端重不苟言笑先母續太夫人多病余遊學不能家居夫人自入門卽朝夕伴姑夜則同榻眠爲之撫摩扶掖炊爨縫紝皆獨任續太夫人晚年耳聾夫人時附耳說笑以博歡心嬌癡如女續太夫人憐愛之與薄氏姊均事姑七年如一日續

太夫人以嘉慶丙子七月卒夫人旦夕哭啞不能聲三年內夢中
猶時時呼母也時施南公館於河南光州余偕夫人往省之夫人
事舅如事姑施南公亦以女視之後歸里令夫人主內事家貧甚
施南公與余皆設帳館俸無多外供賓客內具甘旨支詘良苦夫
人竭力籌畫不使有內顧憂道光丙戌余入詞館丁亥春施南公
命偕夫人入都候散館冬十月聞訃歸經營喪葬夫人備極勤瘁
庚寅服闋偕入都僦屋而居僅一嫗一婢兩餐皆夫人自爨嘗夏
月爲余溫燒酒酒飛越燃葛衫胸臂皆傷成泡月餘乃痊丙申冬
余由御史出守潯州偕之任所由粵西而閩由閩而粵東旋由粵
東回閩余性不解度支出入一委於夫人夫人量入爲出無浪費
所任皆瘠苦之缺而不至窘乏五十以後體貌倍豐碩而恒苦乏

氣丙午五月晦忽夜半汗出不止急投以獲乃定次日閏月朔醫方診脈訖忽又汗出如豆氣脫而卒年五十三歲夫人性機警明決見事常早於余處事立斷無游移從余宦遊中外凡十九年親友之來署求助者勸余從厚御下最寬待婢媼無厲色余署汀漳龍道英夷攻破廈門漳州一水相望勢危甚余督兵勇晝夜防守志在與城存亡謂夫人曰城如不保陳忠愍公祠內吾盡節處也卿且奈何忠愍公名啟泰盛京人官汀漳龍道鄭錦攻破漳州合門殉難署內有祠堂夫人笑曰相從俱死耳此事豈待商量時同官有私送眷口出城者婢媼私勸夫人夫人叱之談笑自如無驚懼意艱於生育數數小產前後生兩女皆不育常以此戚戚傷懷妾謝氏生長女漳生視之如已出畫則懷之夜則擁之眠將卒之夕女猶在衾中也傷哉咸豐元年覃恩贈夫人余

歸田後得埋骨之地日倉城三年冬先葬夫人於此俾驅狐狸令嗣子樹以時拜掃

劉氏姑傳

先祖母韓太夫人晚而生一女時先祖九江公官永定河南岸同知名之曰永定河適同縣上金山劉氏劉氏書香世族舅溥元公以弱冠成進士宰河南內鄉縣強幹有政績生四子姑丈貢生法祖公其長也姑于歸時內鄉公已卒事姑白太孺人能盡婦道白太孺人以家政委之三叔皆幼一家縫紝姑獨任之先祖母韓太夫人年高失明扶掖洟便先母續太夫人與姑更迭爲之年二十九以乳癰卒白太孺人哭之慟食不下咽者數日生二子二女長子升瑨武庠生次子升瑞歲貢生事繼母趙太君皆純孝趙太君

病衣不解帶者數月教弟升璠極嚴不避異母之嫌也長女適郭氏次女適郝氏

薄氏姊傳

余同懷女兒二長適續氏嫋婉有婦德產一女而夭適薄氏者其次也薄氏本定襄望族明季乃有遷居五臺之石村者而籍仍定襄家世讀書入庠序多雋才有翠峯公者尤清異詩文皆卓犖不羣先大夫施南公愛其文訂爲婚姻家在滹沱北岸三遇大水漂沒廬舍家遂中落翠峰公文名噪甚遇選拔垂得復失鬱鬱以卒子承硯卽姊夫也姊年十七于歸奉孀姑家貧甚不以爲苦姊夫亦清才逾弱冠以第一人入泮銳志進取忽得怔忡幾危病十餘年姊事老姑病夫數米而炊備極艱辛無愠色無怨尤語先大夫

施南公既歸里姊夫從之學施南公制義以理法爲主姊夫盡得其傳爲文清矯獨絕而迄不利於名場余守潯州巡延建爲閩藩皆往遊好吟哦得詩盈篋姊適貧家強力支持數十年勞瘁成疾後甥于達長成遣之來閩余自教之而姊以丙午七月卒年五十四姊長余三歲自幼携之嬉後遊學四方每歸里猶得數數相見自庚寅入都散館從此遂與姊訣余同氣惟姊一人而今已多年宿草煢煢一老四顧彷徨俯仰今昔其愴懷可知也姊性明決嫻於大義目有清氣似施南公語言敏快口給者不能禦先母續太夫人以爲非婦德所宜嘗訓誠之然性如是不能改也姊夫不再娶買一老妾執爨耳聾甚與予晤常以筆談今年七十猶健在甥于達以縣案首入泮有四子姊兩女一適陳氏一適趙氏姊教之

嚴皆能修婦道

松龕先生傳

太僕寺卿前福建巡撫徭公家傳

鄉寧秋渭楊篤撰

公諱繼菴字健男號松龕五台人父潤第乾隆乙卯進士同知施南府以理學名世公其長子也幼穎敏成童工屬文周石芳侍郎督學山西大器之補諸生食餼年十九舉嘉慶癸酉鄉試道光丙戌成進士朝考第一選庶吉士遭父憂服闋授編修轉陝西道監察御史時公釋褐十年矣雖讀書中秘而於部曹事例郡國利病靡不窮研洞曉思有所建白及拜台諫一月章數上當是時宣宗屢降旨切責內外諸臣空文無實每得公疏必稱善再四風示有位海內翕然想其風采以爲賈生陸宣公復出也最後論政體宜崇簡要尤切時務疏入上大感動立召對與語移時詢及民瘼至

於流涕明日卽擢爲潯州知府甫到官遷福建延建邵道延平於上游四府爲要衝嶺谿盤亘奸宄時發道光初總督趙文恪公設法懲治始少戢公申明條約督所屬實力奉行巨盜某尤梟黠蹤跡跪密屢捕弗獲公一夕偵知所在掩擒之並其黨數人生磔諸城門見者股慄比去任境內肅然海防事起庚子四月敵艘駛入穿山洋入閩騷動乃調公署汀漳龍道甫至而廈門告警距漳七十里居民日數警公連夜購大木爲排椿塞鎮門各港扼險固守敵知有備不果犯旋舍廈門去事平擢廣東鹽運使未至改按察使癸卯遷福建布政使丙午授廣西巡撫未至復調福建公旣久駐嶺表益究心洋務於外國山川道里政事風俗一切戰守之勢張弛之宜無不燎然心目如聚米畫沙燭照而數計旣受事則堅

守要約疏闊節目務以恩信相羈縻通商諸國咸傾心嚮慕商民輯睦侯官林文忠公時督雲貴聞之弗善也及歸里倡議盡驅西商出城責公畏葸公不之辨發數難曲詢之林亦不能答也意稍解而閩之新近喜事者日相與媒孽競爲蜚語聞都中同官皆爲公危公屹不動始公入覲時宣宗詢及海外形勢各國風土公具以對遂命纂書進呈公歸未嘗以語人及書成曰瀛環志略未表進而宣宗升遐至是言者摭中外交涉事劾公並指是書爲口實欲中以奇禍文宗旣召見知公無他顧左右曰徐某乃老誠人何謂欺詐命留京供職補太僕寺少卿公念上方初政當以養德爲先上三漸宜防疏一曰土木之漸二曰宴安之漸三曰壅蔽之漸特旨嘉獎命書之屏風置座右是歲咸豐壬子鄉試卽簡公爲四

川正考官異數也試畢未復命以前在福建起解犯官遲延再被議落職公自居台諫迄膺方面一歲或數遷莅職皆不久卽去獨撫閩五年與洋務相終始遇事持大體具卓識不以小數沽名激切譽衆有所籌畫動出萬全議者未能深悉卽不安於位而天下益以多故乃嘆服爲不可及家居十餘年值粵逆北犯當事奏派督辦防堵旣而陝豫軍並興復奉命總辦各府州團練同治四年詔有司趣之入朝兩宮皇太后慰勞甚至授太僕寺卿通商衙門行走以前在籍團防功給二品頂戴尋充總理同文館事務大臣居三年以老乞致仕優詔許之歲癸酉距公鄉舉六十年矣故事重宴鹿鳴大吏先期奏聞賞加頭品頂戴其年七月卒年七十九公偉軀幹言詞樸納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爲文博大宏深制舉

業尤成一家言蔚爲當代宗工年六十始爲詩具張王體格每一
篇出人爭傳誦遇人甚和易而耿介自信在翰林日時相慕其名
屢招致之卒不往罷官不名一錢主講平遙資脩脯以給平生論
學大旨以不欺爲本忠愛特出於天性其再出山年踰七十矣自
知衰老顧以受先帝知遇冀得展布所蓄因時補救及見事勢大
異則感歎歎欷欷鬱鬱不自得然各國使臣聞其至皆額手相慶爭
先覲面或攜榼酒造邸爲壽國之君主亦時時寄聲訊起居其敬
服若此而所著瀛環志略中外刊布羣奉爲指南云

楊篤曰余讀林文忠公使粵奏稿輒嘆以彼其才不竟於用讀公
書又疑之乃曉然於地勢敵情與事變之所由來也兩公深謀遠
慮持論不同而爲國之心則一其時士大夫顧多是文忠而非公

果何如哉果何如哉秀全旣熾朝廷畀文忠以討賊之任未至而卒海內尤同聲痛惜謂爲生民之不幸而不知公之身係安危者其事又相若也初宣宗旣簡公撫粵西旋命鄭祖琛撫閩粵西地褊瘠獨撫臣以歲食潯梧關稅稱贍仕鄭時相門人也意有所屬乃於上前咸稱公才謂粵幸無事閩方通商宜兩易公行至潮州而膺新命鄭素奉佛旣撫粵日持齋戒殺遇會匪劫盜專務姑息不以實奏秀全遂無所忌而難作矣雖創鉅者潰或遲痛深者愈難速然使公當之必不匿情畏事釀患若是其極論者徒冀幸於功成不追維於禍始天下旣定更無言及之者吁曲突徙薪無勞可見而况其在幾微之先乎余故備著之以俟後之知人論世者